

輔仁文苑社負責人

顧問編輯

社編

長輯

經理員

郭禹清	查顯琳	徐荷卿	朱瑾章	王金聲	英孟昭	李景慈	張秀亞	趙宗濂	陳祥春	儲皖峰	李霽野	英千里
-----	-----	-----	-----	-----	-----	-----	-----	-----	-----	-----	-----	-----

版出社苑文



年一四九一

查顯琳詩集

上月元現已出版

◎定價二元五角◎

(外埠加郵費五角)

本書因為裝訂排版力求精美，所以出版展期兩月，這集子是用一百二十磅厚白書圖紙洋裝而成，封面燙三色板，並加有瑰麗圖案書皮。茲為便於讀者收藏遞寄起見，另外附帶封套一個。雖處於印刷紙張昂貴的今日，作者本諸不想賺錢之宗旨；使得這集，「上元月」，質和量的方面皆盡美盡善，至於其中的，「詩」若何，也無需乎來虛誇，讀過的人是自然可以給他一個更公正的批評的。

印書無多，購者從速！

輔仁文苑社總發行

輔仁文苑第六輯要目

論 文

從詩境的領會說到船山詩譯及其他

文藝中的理想與寫實

詞瀋(續)

詩與自然

由柴霍甫誕生八十年代年終說起

又是敘事詩的問題

恢復自由的囚犯 *Le faizai libere*

二酒店 *Deux auberges*

冬青樹

尋母記(中篇連載)

施診日記

山洪

瑞的故事

大榕

彌格安琪樂 (續)

法曲論

新詩特輯

失落



劉佩章 (一)

郭麟閣 (四)

孫蜀丞 (八)

李業勤 (九)

趙宗濂 (一二)

秦佩珩 (一五)

兩果作 (一七)

法國都德作 (一九)

王爾德譯 (一九)

寧懿莊 (二二)

白峯著 (二八)

王爾德插圖 (二八)

舒申 (三三)

劉植蘭 (三八)

張華 (四六)

蔓芸 (五二)

郭時敏 (五五)

石井文雄著 (五七)

孔彥培譯 (五七)

南星 (六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輔仁文苑第六輯要目

罪惡	李曼茵 (六二)
水上琴聲	張秀亞 (六三)
晚步	張介人 (七五)
漱雪草	藍沙 (七五)
秋雨篇 (外一章)	張之潤 (七七)
念	夕艸 (七八)
電影院中	沈寶基 (七九)
村晚	陸人 (七九)
落桃花	查顯琳 (八〇)
煙捲和爆竹	管士瀛 (八一)
晚景二畫	白金 (八三)
失題二章	張弓 (八三)
寄	劉從藝 (八三)
談睡眠	何漫譯 (八四)
草原之夜	曹原 (八七)
海行憶	梓水 (八九)
愛	乙清 (九一)
卷末的話	(九二)

從詩境的領會說到船山詩譯及其他

劉佩章

「領會」二字，是讀詩的祕鑰；得之則千古寸心，從容涵泳，無往而不自得，不然便面壁十年，仍舊一舉足一投手都無是處。尤其是對於溫柔敦厚的「詩三百篇」中勞人思婦之辭。因為「領會」，換一句話說，便是對於詩人想像的了悟；而勞人思婦之辭大都又是，積思成痼，因痼生想，由想生境；此境表現便是絕妙的詩歌。是由「想像入」更由「想像出」的東西。對此欲加欣賞，只有仍從「想像入」。這由「想像入」，便是領會。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便又是領會的絕好轉語。蓋所謂志，是一個心的作用，意又是一個心的作用。以一個心的作用與另一個心的作用接觸；其情況正猶陰陽兩電相遇，正猶黑暗中手觸蚊蝸；其結果是爆起燦燦的火花，是嚇了直跳起來；故以意逆志的結果，也便是「立時得了一個完整的解」。這「完整的理解」，便是領會的結果，其過程則係領會的本身。其微妙處全在以意逆志的一個逆字，逆，迎也；能從此體貼，便是領會的三昧。須知詩境，尤其是勞人思婦之情的領悟，本是不立語言文字直指心傳的；到別有會心，相視而笑的境地，始為真諦。故孟子切說「毋以辭害義」。至於漢以來經生們治詩的整理功勞終不可沒，那乃是件公案，不必與此相提并論。此兩者的分野正猶謝靈運向荀顛所說：

「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前些年胡適之錢玄同兩先生和顧頡剛魏建功諸公討論「野有死麕」的「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老也吠。」正在議論紛紛；俞平伯先生冷不悄的提出一個解釋，於是羣倫俯首；胡先生還說：「畢竟是詩人了解詩人。」便是明証。（詳見「古史辯」卷三下冊）

不過求之古人中，如此說詩的畢竟還不多見；有之惟王船山（夫之）。我對船山先生的學養，本不十分認識。雖因熊子真先生「論易」說：「船山每多神解。」而讀了「周易」內傳，實在也并不覺得怎樣；似乎總不甚喜歡他的風格。但既讀了「蕪齋詩話」中詩譯；覺得船山說詩實在高明而大儒所以異於通儒者，便在此等處所。他的看法幾乎完全是用唐人詩境來與「三百篇」詩境對比，開闢說來，無一不是詩人本旨；覺方玉潤「詩經原始」拈出原始兩字，反仍隔一層。而其說中我所最喜歡者，更有兩段。其一云：

「庭燎有輝，鄉晨之景，莫妙於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變黧；但以有輝二字寫之。唐人『除夕詩』殿庭銀燭上薰天之句，寫除夕夜之景與此彷彿；而簡至不逮遠矣。花迎劍珮四字，差為曉色朦朧傳神；而又云星初落，則痕迹露備，益歎『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由有輝二字領會到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變黧，真是絕妙文心。因有輝二字所表現的情狀，的確是赤紅的火色與迷濛煙色的變遷；而庭燎的情趣又非如此不足以表現。是去年

冬天吧？因輔仁大學同事艾克教授約吃晚茶；在一個彤雲密佈的黃昏，步向大翔鳳胡同他的住所。一進門便聽見鑼鑼兩聲，其初不禁愕然，再一看院中居然放了兩架庭燎；火篋有七八寸高，作赤紅色，被寒風颭的忽明忽暗，而朦朧的黑煙，却迷漫了一院子；大翔鳳胡同本來便冷靜，再這一點綴，真疑走入了古人詩句中。因而想起三四歲時，家住在日本西京，每達到櫻花節季，公園中松燎夾路，閃爍的火光，朦朧的煙色，芳的松氣，迷離的花霧織成一片異色時更夾雜一兩聲燒松枝的畢剝之聲的清味，二者雖有靜鬧的不同；而庭燎的意趣是相同的。今日看船山用「赤光雜煙而黠黠」七個字來作「有輝」的轉語，往事不禁又浮上了心頭。真是船山妙而詩尤妙，詩妙而船山亦妙；這境界，不能領會詩趣的人，是不能了解的。其二云：

「唐人『少年行』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獵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想知少婦遙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於取影者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啾啾，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玃狁於夷。其妙正在此。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建旌旗，舉矛戟，車馬喧闐，凱樂競奏之下，倉庚何能不驚飛而尙聞其啾啾；六師在道，雖曰句擾，采蘩之婦，亦何事暴面於三軍之側邪？征人歸矣，度其婦方采蘩而聞歸師之凱旋；故遲遲之日，萋萋之草，鳥鳴之和，皆爲助喜，而南仲之功震於闐闐，室家欣幸，遙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曲盡人情之極至者也。」

等等說春日遲遲一章，全是征人想像中的境界，真是妙極；其設身處地，曲體人情處似乎較前節更勝一籌。這便是詩境的領會，便是「更從想像入」便是老僧入定的工夫；從前以爲佛家所謂定是不作一會，既讀華嚴乃知却是專作一會，易言之便是專一深入的想像，詩境的悟入，便當從此處入手。

同時想到詩東山之三章：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洒掃穹窒，我征律至，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其意味情境，與此正同。也是久戍遠歸的征人，對於行將歸去的家庭底懵懂，與來日室家情況之追想。前四句寫當時實境，鸛鳴於垤四句寫室家現況之推測，有敦瓜苦四句寫過去的追想及其慨歎。將來譯成白話便是：

「自從到東山來，好久好久沒回家了！」

今天開始從東山向回走，又趕上這濛濛的兩天。啊！像這樣的陰雨中，門口土堆上的老鸛又該叫了，妻正在懷會征人而歎息吧？但也許已經得到了班師消息，在打掃屋子，想到征人便要回來呢？噯！不說這些，便蒸乾柴上那鍋苦瓜，不見而也三年了。」

完全是一片想像，完全是征夫的起伏思潮的記錄。尤其是末四句，是慨歎，也是安慰，有喜悅，也有酸辛。是苦悶後的緒餘，也是喜悅時的熱淚。因爲說：連這東西也三年不見了，更何況其他，是從靈魂角落裏運動全面悲哀的手段，大有些「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情味；所以慨嘆。進一步想，則別誠久矣，但快晤便在目前，又不覺怡然自得，所

以又安慰。更進一步，回想三年來的別離滋味，痛定思痛，故又不免酸辛。杜工部的：

「劍外忽傳故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事雖不類；而描寫思潮的起伏，情感的閃灼，却頗相似。却千古的絕妙好辭。

至於作者所以能描寫深刻至此的緣故；便因其能「從想像入」同時更能「從想像出」；我們經船山說破，便也聯想至此者，也因我們也能從想像入。此「從想像入」，易言之便是以意逆志，便是領會。讀「三百篇」中管人思婦之辭，皆當作如是觀。

又此節所謂一鍋苦瓜的鍋，便是說的有敦瓜苦的敦；敦

是一個物名，是古禮器中盛黍盛具；周禮天官王府云。

「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的便是。參考傳世古器物中的敦并推想古人制器情況，便也就是烹煑之器，其用處正是鍋之屬。這章詩，照此講去，無往不通；倘依原來箋注：

「敦猶專，專也。蒸，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辦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蒸，塵；栗，折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折薪，於事尤苦也。」

則其奇處，真游夏不能贊一辭。但如詩人溫柔敦厚之本旨何！

文藝筆花

天空充滿了密層層的雪片，活像佛騰的白米粥。

——林淡秋譯「他們怎樣捉住塞

馬伽的」

捧着一副虔心，寄念天下諸般孤獨。

——廢名「去鄉」

文藝中的理想與寫實

郭麟閣

金兆梓在「我與文學」中說：「我以為文學祇是現實底人生的反映，祇要能將現實底人生忠實地反映出來，如明鏡之照物，不給主觀和曲解障翳了，那便好，不然文學就不成其為文學而成爲工具，文學的本身就成了筌，而別有所謂魚了，這固然不是文學本身上的事，而是文學批評上的事，但這種彎曲的批評似乎不能說對文學設有不良的影響。」（一一〇頁）金先生的議論很能代表現在中國大部份作家的主張，平心而論，我們不能不承認牠有相當道理的。不過我個人始終是不贊成這種寫實的文學觀的。因爲藝術的最終目的絕不是如照像一般地再現自然，牠是應當創造自然，美化自然的，誠如金先生言，文學是像明鏡，忠實地反映人生，則又何貴乎有文學，自然界中的森羅萬象，盡够令人賞玩，「文心雕龍」「原道篇」不是這樣說過嗎？「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彫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衆石激韻，和若球鏗，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自然界既如此美麗則尙需有文章，可知文學除寫實外另有其更高尙的任務在。所以朱光潛在「孟實文鈔」中說：「藝術和實際人生之中本來要有一種距離，所以迅情理之中要有幾分不近情理，嚴格的寫實主義是不能成立的。是藝術就免不了幾分形式化，免不了幾分不自然」。以上是從理論方面講，文藝是不應當拘泥於偏狹的寫實

觀的，現在再從事實上來證明，如明鏡般的寫實藝術，不過是一種口頭禪，壓根兒是不會存在的，文藝固然是反映時代精神，記錄人間生活，但最重要的還是作者自我的表現，作者的人生觀，人格，個性，就是他作品中的真精髓，文藝作品的材料，是先通過作者的感官，再經個性的渲染，然後才被表現的，即令兩個作家生在同一時代，用同樣題材，同樣寫法，而他們所表現的趣味仍是懸殊的。莫泊桑，和左拉，是同時代的作家，同是法國自然主義的作家，他們又都是揀選人生斷片，把人類醜惡離離方面，赤裸裸地描寫出來。但是二人作品真精神却完全異趣的，莫泊桑是沉潛在事物的內蘊，左拉却喜歡表現事物的外表；莫泊桑作品渲染着厭世色彩，而左拉則始終夢想着人生未來的光明，再如白居易，元微之誰都知道他們是元和長慶間的大詩人，並稱爲「元白」，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讀後使人心神搖蕩，恍若身生其時，目擊當時的事實一般，但是仔細比較二詩，則見牠們的風格是劃然不同的。所以「文心雕龍」心體性篇上說：「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慮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週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徧，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

；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法郎士在他的「文藝生活」裏也說：「沒有客觀的批評，如同沒有客觀的藝術一樣。凡自詡在他們作品中放進自己以外別的東西的人們都是上了這種虛偽哲學的大當。實在說來，人永遠是出不了自己。……我們關閉在我們的個性中，好像是關在永久的牢獄一般，我們最好的作法，就是心滿意足地去承認這個情形，並且承認講我們自己，當每次我們沒有力量是的，每部小說，每種虛構的作品，凡是有生命的，全是有點自傳的。作者所創造的每個少數人物，是作者自己的一部份。如果作者在小說裏放進一個他所熟悉的血肉的人，這就是把那個人先作成了自己。自己一部之後，才被描寫的。賈寶玉是曹雪芹自己；維特，浮士德是歌德青年老年的宮照；曼儂中德葛理耶騎士，就是作者蒲列夫；哀內就是夏朶波里揚自己的肖像；波發荔夫人與戈哀由老爹，多少有點像福樓拜，巴爾札克。這類例子在中外文學史上是數見不鮮的。緘默的時候。」

由上看來，客觀的寫實藝術，是不能而且也不應該存在的。那末藝術到底應該如何呢？我的意思是藝術應該改良人生，彌補人類社會之缺陷；創造新奇而理想的事物，美麗絢爛的世界，使讀者賞心悅目，暫時忘掉人生的苦悶。要知道宇宙森羅萬像，雖然變化莫測，但是善用靜觀心照的藝術家，和善用歸納實驗的科學家，都能用不同的方法，從玄妙的自然和人事煩劇中，找出若干相對的定律和關係來。這些定律一經尋出，他們或用理智或用情感去表現它們；這樣就產生了文化。歷史告訴我們：社會雖然常常演化，文化呈不同的

模型，但是這些基本的原則定律，仍是在一定的範圍內遲滯着。我們終天耳濡目染世態動象，就好像戲院裏演戲，一齣戲接二連三的重演數次，觀眾漸漸感覺厭倦。人類對機械的現實生活，由厭倦而想擺脫，徜徉於太虛幻景中，暫時把塵念忘掉。上邊引過的法郎士在「文藝生活」裏也說過：「人們徒然重理性，愛真實，有些時候現實不能滿足你，人便想逃出自然。我們曉得這是不可能的，但並不因此而不去希求。最不容易實現的慾望不是最熱烈的嗎？無疑的，——這是我們最大的不幸——我們是不能離開自己，我們被判定看事物永遠帶着一種憂悶的單調反映給我們。因此我們之渴求着未知事物，希冀着超自然的事物。我們需要新奇。人問我們：「你們要什末呢？」我們回答道：「要別樣事情。」我們所接觸的，所看見的，再算不了什末了；我們被不可觸知的，看不見的事物吸引着。爲什麼要否認這個呢？難道說這不是正經而自然的情緒嗎？感覺世界是算不了什末的，是的，算不了什末的，因爲我們每個人都包含有這個世界的。……」明乎此，就不難知道爲什末中國的山水畫，舊劇，神魔，劍俠小說到現在尙得一般民衆的歡迎。記得有一次我看見友人鄭君看「蜀山劍俠」，我很吃驚的問他爲什末要看這種趣味低級的小說，（因爲鄭君是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又係居禮夫人的高足，對文學趣味是相當高尙的。）他却淡然地答道：「現在一般新小說技術模倣西洋，內容又皆平淡無奇，描寫日常生活，讀起來乾燥無味，所以沒法才看「蜀山劍俠」，內容雖然荒誕可笑，但正因爲它所描寫的與人生有相當距離，我才感覺濃厚的興趣。」鄭君這話是值得注意的。宋趙希鶴在「洞天清祿集」裏，寫道：「法書名畫，古琴舊劍，

羅列於明窗淨几，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蠅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如親見商周；端研巖宋涌，焦桐玉佩鳴，而不覺此身之在人世。所謂受用的清福，孰有踰此者哉？」「如親見商周」——不覺此身之在人世，「足見詩人是如何厭倦現實生活，而想由時間的距離，達到他理想的境界。巴黎大學教授巴列當貝爾熱 Paillet 在他的名著「文學論」裏也主張與其說文藝是社會的表現，毋寧說文藝是社會的補償。他說只要我們肯細心觀察一時代的文藝作品，便會發現該作品所反映的時代精神，常常與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協調，甚至根本抵觸。一個大藝術家不是應當運用天才創造新事物，來補所在社會的缺陷，給與同時代人在現實生活中所得不到的快樂嗎？他更進一步列舉實例來證明他的理論。他說在一個紛亂擾攘好勇鬥武的社會裏，會產生情致纏綿的文藝作品，喪失了國家的人，喜歡在歷史小說中追憶贊嘆過去祖先的豐功偉烈，和昔日國家的燦爛文化；粗暴剛毅的人，有時也會欣賞感情細膩的作品；怯懦畏葸的人有時對慷慨悲壯的文學也能起共鳴。個人的嗜好如此，社會也如此。英國十八世紀，受了倍根實驗哲學的影響，當時的思想界都崇尚理智。但是恰好神魔怪誕的小說在這世紀出現。

基於上邊種種理由，我主張藝術應該側重理想，藝術家應該運用天才，創造理想的藝術世界，來彌補現實的不足。但是怎樣去創造這藝術世界呢？朱光潛說：「藝術的世界也還是我們日常所接觸的世界——是它的不經見的另一面。它不經見，因為我們站得太近，要見這一面，我們須得跳開日常實用在我們四圍所畫的那一個圈套，把世界擺在一種距離

以外去看。……藝術家和詩人的本領就在能跳出習慣的圈套，把事物擺在適當的距離以外去看，丟開它們的習慣的聯想，聚精會神地觀照它們的本來面目。他們看一條街祇是一條街，不是到某車站或是某商店的指路標。一件事物本身自有價值，不因為和人成其他事物有關係而發生價值。」（見孟實文鈔）這一段的議論我原則是贊同的，不過藝術世界的創造不是這樣簡單。不是僅「把世界擺在一種距離以外去看」就能得到的。因為理想的藝術世界在我們日常所接觸的世界中不能發現的。我們「跳出習慣的圈套，把事物擺在適當的距離以外去看」自然能發現事物的新寄的另一面，獲得了許就珍貴的藝術材料，但這還不是藝術，更談不到藝術世界。若要達到這個境界，藝術家須經過另一種活動不可，這活動多是創造，所以朱先生也說：「藝術的創造都是舊材料的新綜合。希臘神像的模型仍是存血有肉的凡人，但丁的地獄也還是拿我們的世界做藍本。惟其是舊材料，所以觀者能够了解；惟其是新綜合，所以和實際人生有距離，不易引起日常生活紛亂的聯想。藝術一方面是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人生隔着一層透視鏡而現出的返照。」

一談起藝術創造，我便想起想像來。「舊材料的新綜合」就是全靠想像。理想派的藝術固然離不開它，就是以科學相標榜的自然主義也離不開它。所謂想像不是空想，不是幻想。就字面說，想像 Imagination 就是在心眼中見到一種意象 Image。「意象是所知覺的事物在心中印下的影子。有時事過境遷，但我們還能根據舊經驗，把已逝的印象復活起來，把過去的舊事重新扮演起來，這種活動就是想像。它不僅能在記憶中複演舊經驗，同時還能把得自舊經驗的材料，加

以剪裁渲染，賦以新形式，創造了完善理想的新事物，以彌補現象界的缺陷。這些新事物雖屬虛構，却令讀者不覺荒誕，感到另一種的真實味。例如秦少游納侍兒朝華，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間，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你能感覺「織女明星」太怪誕嗎？又如徐文長題牡丹詩：「毫端頃刻百花開」戎昱詠離別的「柳條藤蔓繫離情」分開看來「毫端」「百花」「柳條」「藤蔓」都是極平常的事物，但經詩人想像，把這些舊事物重新組合起來，便栩栩如生了。因此詩中的境物，不必便是真境物，不過它自然而地會像王靜安先生所說的：「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

想像共有二種：（一）被動的想像（二）創造的想像

被動的想像，是當我們熟知的事物或風景不在吾人面前時，我們利用這種想像把它們再現出來，譬如夜間，我們腦中很可以映出太陽的影子來。只要我們肯去想像，不過這種想像祇是回溯已往由知覺得來的意象，把它如實地複現出來，並沒有任何新創，所以通常又叫做「再現的想像。」

創造的想像根據兩種心理作用：分想作用，和聯想作用。從混整的情境中，選擇若干意象出來加以新綜合，或揀選許多物象的一部，湊起來成功一個新物像，文學上的典型人物，大半是這樣產生的，阿Q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有時候這些新物像也許怪誕離奇，在現象界找不出比擬來。譬如希臘神話中的帶翼的天馬，能凌雲騰物；女身魚尾的塞哀納在海中謳歌；中國傳奇神魔小說所寫的人物，統統是這類想像的結晶。它們的真實性並不減於我們人類所熟知的事物。要知道我們現象界是無限小，意象界是無限大；以現實界事物爲

準鵠來批評理想界的事物，不啻「管窺蠡測。」總之，想像的世界較感覺的世界廣闊，較現實的世界遼遠；閉目冥想如在夢幻境中，則桂殿蘭宮，剎那間活現眼前，所以這類想像又被叫作「藝術的想像。」

藝術想像不僅能賦與新事物一個思想，一個情感使它栩栩如生；它並能在物質界自然現象中窺查出意識形態來。譬如在大海前，普通的文學家祇看見蒼蒼蒼蒼者天，茫茫者水，而做出「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名句，但是深刻富有想像力的文學家則必能於碧波蒼茫中發現自然界的無限大，益覺人類之微小。柳宗元，小石城山記，云：「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其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其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愚溪詩序云」：「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層居，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澄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柳宗元能於自然界靜物中看出意義來，全是得創造想像的幫助。全是得移情作用的幫助。把自己的情感移注到物裏去，來分享物的生命。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藝術對於人的目的在讓他在外物界尋回自我

詞 潘

孫蜀丞

(續)

韋端己女冠子

韋莊入蜀。伺機返唐。逮唐之亡。哀深家國。故詞多感慨之音。其女冠子首三句云。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考唐昭宣帝天祐四年。禪位於梁王。四月甲子。梁王即皇帝位。則甲子前一日癸亥。即唐祚告終之日。是年四月丁未朔。癸亥正是四月十七日。憶君之旨。昭然若揭矣。又朱溫即位於天祐四年四月。月之二十二日。即改元開平。王建即位於本年九月。國號大蜀。次年戊辰。蜀建元武成。故梁太祖開平三年。即蜀高祖武成元年。以此詞去年今日推之。殆作於武成元年乎。莊卒于武成三年八月詞末二句云。除卻天邊月。沒人知。言此心惟有天知。亦即菩薩蠻憶君君不知之意也。

。洛慈TON說得更清楚：「凡是眼睛所見到的形體，無論它是如何微瑣，都可以讓想像把我們移到它裏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這種設身處地地分享情感，不僅限於和我們人類類似的生物的，我們不僅能和鳥鵲一齊飛舞，和羚羊一齊跳躍，或是鑽進蚌殼裏面，去分享它在一張一翕時那種單調生活的况味，不僅能想像自己是一擺樹，享受幼芽發青或是柔條臨風的那種快樂；就是和我門絕不相干的事物，我們也可以外射情感給它們，使它們別具一種生趣。比如建築原是一堆死物，我們把情感假借給它，它就變成一種有機物，樑柱牆壁就儼然成爲活潑潑的肢體，現出一種氣魄來，我們並且把這種氣魄移回到自己的心中。」

末了，我可以再說一句，客觀的寫實藝術是不存在的。凡是藝術都多少帶幾分理想性，與偏狹的寫實主義相反的。極端的寫實主義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寫實主義者是人而不是照像器，明鏡；既然是人就無法把情感想像完全擺脫，就無法如明鏡之照物，把「人生忠實地反映出來」所以寫實主義，本身就渲染若干理想色彩。王靜安先生說得好：「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人問詞話二頁）這話是很有道理的。不過他老先生先提出來的：「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我却不敢贊同。我認爲藝術中祇有「有我之境」，「無我之境」是不存在的。

詩與自然

李業勤

東方詩人的看重自然，那已是很古的事，這與西洋在近

又如：

代才發覺自然的美對看，却是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因為什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秦風蒹葭

麼一些禁欲主義的修士和那通曉古文學的講拉斯模斯（Fras-

「愛求柔柔，春日遲遲，」——關風七月

mus）都煩惡自然的風景以至於逃避，這真使我們不解。所

也是寫節令很美的句子，但這只是自然詩歌的胚胎時期，至

以這酷愛自然的性情，乃成了東方文人的一種特色了。

於單獨的能成爲一種最高尚的藝術，那還是老莊以後的事。

日本厨川白村氏在「東西之自然詩觀」一文裏把文藝的

在這裏我們試把道家的思想與自然詩歌的發展關係，大略的

題材分爲（1）人事，（2）自然，（3）超自然的三種。他說：

敘述一下。

「日本文學中，並無使用「超自然」的宗教文學的大作

老莊的根本思想，簡單的說，就是崇拜自然。所以老子

，也沒有描寫「人間」，達了極致的沙士比亞劇似的大

說：

戲曲。這也就是日本文學之所以出了抓得「自然」的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髓，而深味其美的，許多和歌俳句的抒情詩人的原因吧

莊子語：

。我以為這幾句話，很可以廣義的應用於整個的東方文壇，在

「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

東方文壇上，不獨出了許多自然的詩人，同時讀者們在想要

天也就是自然。西方哲人盧梭（J.J. Rousseau）在所著的「愛

直接求得對於自身的愉快的意識下，鑒賞自然的詩句，也早

米爾名教育論」（Emile Oude L'education）的卷首說道：

變作最風雅的消遣了。如什麼「半江楓樹賣鱸魚」，「綠楊

「出於造物者之手的一切，雖善，而一經人手則墮落。」

城郭是揚州」，總不會是太生疏的詩句吧！

這與老子書上「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的話，却正相合

中國最古的自然詩歌，如詩三百篇中的芣苢：

。不過老莊的自然論，是含有極濃厚的神秘色彩的，這種渾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

然的象徵裏面，蘊藏着最高理想的藝術，于是不知不覺間，

，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拮

遂與詩人發生一種微妙的連繫。老子曰：

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征

這是描寫一羣女子采芣苢的詩，與後世之采蓮曲很相像。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我以為這段文章，很富有詩境的美，僅僅數十幾個字，活畫出原始世界的景象，簡樸自然的生活裏面，充滿了天真和喜悅，後來如陶靖節的歸田園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根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陔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大概就受了點他的影響，因為六朝的談玄的結果，於是人們的心理都變成極達觀的了，杜牧詩云：「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正是「魏晉間人」最好的寫照。所以一般詩人，又由塵氛的人世回到了清幽的自然懷抱裏，如大謝小謝，便是走的這條路子。文心雕龍曰：

「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這倒是很可思維一番的話。

道家與詩人所不同的，只是詩人在歌詠自然，它進了忘我無我的境界，將自己融化于自然裏面，而不是信仰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罷了。所以我認為中國自然的詩，即脫胎于道家的自然主義。這與山水畫淵源于佛寺的壁畫，正是異曲同工。

現在我們再談一談詩與自然的關係，以及詩中所寫的自然是不是和真正的自然一樣。

所謂自然的詩，也就是詩人與自然互相連繫而合成的藝

術，換句話說，便是情景的綜錯與融化，但這中間的微妙，恐怕沒有一人能體味到它的深處吧！雖然以前論詩的那麼多，比如嚴滄浪所說的「興趣」，王漁洋所說的「神韻」，及近來王靜安所說的「有我之境，無我之境」，朱光潛所說的「超物之境，同物之境」，都是顯著的例，然而也都無是處。我以為詩本是渾然一片的影象，在這裏沒有分析與解釋，全賴體味與參悟，所以在中古的時候，中國的時乃加入佛教底禪味的分子，於是將人世間最難懂得的詩境，禪機，趣味，風韻之類，在山川草木花鳥風月的世界裏發現了，冷眼看來，這好像又多了一宗惡道，其實這正是領會詩的不二竅門。周作人草木蟲魚小引上說：

「我感得文是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燭台，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總之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兩個名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禪宗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牠的無用，却尋別途徑，霹靂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乾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當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效力，但這辦法的精義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着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縛在文字語言裏的文字雖然拿出什麼象徵等物事來在那裏爭扎，也總還追隨不上。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量，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於厨子呼來喝去，有朝一日自己

做了光祿寺小官，却是顧盼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

這段小文寫的非常有風趣，用這個見解說詩，尤覺可喜。

老子曰：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論語曰：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這雖是講道的話，其實鑒賞文藝也應該採取這種態度。唯有完全靠着心靈剝削的會合，也就是厨川白村氏所說的「共鳴作用」，才能得到藝術的趣味。如陶淵明的：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李易安的：

「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都不是用言語所能解說的。什麼叫「悠然」呢！什麼叫「簾捲西風」呢？是簾子把西風捲起了呢？還是西風把簾子捲起了呢？真是愈說愈不得要領了。有人說研究中國文學必須有看無字天書的本領不可，這話却是真的。詩人雪萊說詩是：

「最愉快最微妙的心情底最愉快最微妙的一刹那。」

這個說法也極曼妙可喜。所以詩與自然的關係，亦當于其愉快處，微妙處求之。

在前邊我說自然的詩，就是情景的錯雜與融化，這假使不錯的話，那麼詩的本身，實包含着詩人與自然共同的生命，時以我認爲詩的產生，並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也可以說是多元的，同時也正因爲是多元的，才和真的自然發生了相當距離。雖然發生了距離，但却蘊藏着一種神趣在裏邊了，如玉藉的：

「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杜牧的：

「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台一笛風。」

姜白石的：

「家住石湖人不到，藕花多處別開門。」

周美成的：

「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都是「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的美句，真真抓到了自然的神髓了。

在歷代的自然詩人中，我以為還是陶靖節及一些和尚道士較好，因爲他們都是很淡泊的生長在大自然界裏，和一般名流學士遊山逛水得來的印象自是不同，所以對於自然的描寫都非常樸素實在，所謂「唯有在淡泊中，始能嘗到真滋味」這句話，或者是不錯的吧！如淵明的：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由這可以看出淵明居士生活的態度及趣味。又如：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渾厚質樸的氣象，也非後人所及。

茲更錄厨川白村氏講和尚道士嗜愛自然的話，以結此文。

「東洋的厭生詩人雖棄人間，却不棄自然。即使進了宗教生活，和超自然相親，也決不否定對於自然之愛。豈但不否定呢？那愛更深。西洋中世的修士特意不看瑞士的絕景而走過去的例，在東洋是絕對沒有的。這竟可以說，厭離人間，而抱于自然之懷中；于此再加上宗教味，而東洋的自然趣味乃成立。在西洋則憎惡人間，遂懷自然的裴倫（Coleridge）那樣厭生詩人之出世，不也是羅曼主義勃興以後的事，不過最近的一百年份的例子嗎？雖然厭世間，捨妻子，而西行法師却還是愛自然，與風月爲友，歌道：「在花下，酒家死去罷」的。」

二九年二月八日于北平

由柴霍甫誕生八十年代年終說起

趙宗濂

一九四〇年馬上就要告終了。今年本是柴霍甫誕生的八十年代紀念，我們有什麼可以紀念這位偉大的作家呢？實在，如果想到這個問題，我們真不禁要慚愧了。我們中國的文壇上的收穫，一直還很少有够得上和西洋的傑作來作比較的，自然更談不到駕而上的妙品了。一九四〇年仍然是很平淡的過去了，這使我們不能不感到悵惘與惋惜。

中國寫小說的人似乎是很多，而寫短篇小說的人尤其是多，然而在魯迅的「吶喊」，「彷徨」，和茅盾的「春蠶」，和其他一小部分作品以外，就很少有寫得在內容和技術兩方面都完整的，固然在後來也出了許許多多新進作家，他們各有他們的成就，他們各以獨特的風格來為中國文壇努力，這是不能不值得慶幸的事，然而他們有一種通病，就是過分的忽略了形式，技巧，只專專注意內容；因而他們所寫的作品，顯得很逼真，很親切，可是在許多地方他們並不能算成功，他們忽略了描寫的技术，顯然的，他們只是在表現一些什麼，而並沒有注意到用什麼方法來表現纔更有力動人！

短篇小說偉大的作家，在法國有莫泊桑，在俄國有柴霍甫，在中國則還有魯迅，然而即使是魯迅，也只有很少的兩個完美的創作集，以後他的感情再不能經過藝術的化裝而成功完美的小說，只在直接以不能忍耐的冷諷熱嘲的態度去作雜感文了。他晚年的小說（故事新編）也只是用小說的方

式去寫他的雜感文罷了；自然我們需要更偉大的作品，青年

作家應該特別努力。

的確，我們應該慶幸我們這一條道路已被我們那先聲開闢出來了，這路子現在變得非常平坦，在法國，莫泊桑簡直是短篇小說的大王，他替法國短篇小說奠定下最偉大的基礎，柴霍甫在俄國，魯迅在中國，都一樣是開風氣的人；是的，在俄羅斯這國度裏，柴霍甫是短篇小說惟一偉大的大王，他替俄國，替世界砌了一條新路，替世界上一切民族建立起短篇小說的威信來，表現出短篇小說這種體裁的獨特的優點，和價值來。

中國自五四運動魯迅時代以來，論時間已是很悠久了，但始終沒有見到那頂頂完美的藝術品，這原因，第一是青年作者對現實生活經驗的缺乏，當他們寫作時多半靠杜撰，第二便是他們不肯從偉大作品裏去學習表現的方法。尤其在近幾年來，因為政治的變動，許多老成的作家都星散了，北京一地——就連上海也如此——已經變得很冷落，結果就有許多青年人想代表文藝界，剛剛學了三天文章發表過三兩篇東西，便要自認為「作家」或「批評家」，而更妄想指導後進，——似乎自己已是先進，——而且自己想創造新文體；這意思固屬可嘉，可惜的是稍近稚氣，我們一個青年應該努力，虛心地充實自己，為什麼這樣自驕呢？——這和還沒學會騎馬便要替別人發明騎馬術是一樣可憫！事實上，新文體的確需要創造，後進確也需要人來指導，但等你學通了以後再

來作這些工作吧？否則你是會失敗的。柴霍甫，這八十年前誕生的作家，有許多話值得我們注意，大家應該去看一看，對寫作的方法，也有不少指示，對青年作家是非常有用的，大家應去學一學！現在我抄幾條出來以供參考。

關於柴霍甫最初在雜誌上投稿短篇小說的困難。而終於被他戰勝的事情，他曾對少年作家說：「有一件事你們必須感謝我。我替你們開了短篇小說的門路。以前，要是有人投短篇小說稿，主筆連看都不看。他藐視着說：『比麻雀的鼻子還短。這是什麼玩意兒！這樣的東西，我們可用不着。』」但自柴霍甫以後，批評家不敢再藐視短篇小說了，因為文章雖短，而所給與人的印象則和長篇一樣的美妙。

我們對於柴霍甫，每每不知他的作品是如何作成的。他總是靜默不言。他常對人家說：「在你的作品未印成以前，千萬不要炫耀給人家看。」一些青年人，常常因為缺少耐性，急於炫耀自己的作品，於是把還沒有作得完美無疵的稿，拿出來給人看；或竟把剛剛寫完，還具有不少缺點，未曾修改一過的稿子，便拿出去發表了。這的確是容易現拙的一種辦法。因為完美的作品必須經過無數次修改的。青年人最容易以「不修改」為誇耀天才的方法，這實在是自誤。柴霍甫到了晚年，對作小說的態度更加謹慎了。他將一篇小說留了好幾年不發表，時常改削，磨清，那怕是極微之處也加以修正，因此，每一篇小說既成以後，時常是遍處有刪改和增添的字句。他動手作小說時總是聚精會神的。有一次他說：「我要是一篇小說不會作完，許久不續下去，便再也不能寫完了。只好完全重新來過。」青年人自然大都容易過分的看重自己，但請暫平下心去，把自己的天才來和柴霍甫的比較一

下看吧！假定覺得自己的天才還不一定超過他的話，那就請不要以修改為恥，把你的作品再多修改幾次然後拿出來發表吧！我們不要以多發表為光榮，假如作品不佳，即使所有的雜誌全登你自己的文章也是丟臉的事。柴霍甫對青年作家常說：「多作，愈作得多愈好。發表與否且莫管他。將來總有發表的時候。」

關於充實生活經驗，他又曾忠告別人說：「你須常坐三等車，可惜三等車裏的氣味太壞，不然你可以在那裏聽到非常有趣的事情。」可見客觀的去觀察，對於一個作家是極其重要的。他看見許多作家不出大門一步，閉門造車，很覺奇怪，他時常略帶性急的說：「我真不懂，為什麼你們年輕人，身強力壯，不到遠方去遊歷。比方罷，澳大利亞（這是他在世界上最愛的地方）也好，西伯利亞也好。……」

柴霍甫對於青年作家極表同情。但他不以天才壓迫人，他不說：「學我的樣子，你看看我是怎樣做的。」然而他的確是值得來學的。當新進作家因得不到高名而悲哀時，他便說：「朋友，總不是個個像托爾斯泰的呀。」

他常常去讀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安慰地說：「我讀過你的小說，好極了！」但如果彼此友誼很深，人家一定要他批評，他也能說得長一點。例如他給N的信裏說：「你要求我只說缺點，真使我有些為難。你的小說沒有一些缺點，倘若一定要我說，那末只有很少的特別處。例如，你寫主角的方法，仍是一百年前的老法子——沒有新東西。第二，在第一章裏你忙着詳寫各人的面孔——這又是老法子，這種敘述是可以節略的。只要詳細地把五個面孔一寫，人家早就注意力渙散，不願意看下去了。結果你是失去效用。無論你將

面孔寫得如何精緻，仍舊不能彼此有別。第三，你寫醉漢的一部分過細了。那就是回答你要我指摘缺點的話。此外，我再也寫不出什麼錯處了。」

這位N先生所犯的毛病，簡直是初學者所犯的通病，他們大都把一件事物描寫得過分詳細，自己以為是細膩的風格，但事實上會反而「失掉效用」！

他曾對他的朋友蒲寧 (I. A. Bunin) 說：「一個人要寫小說，我以為他應該從頭至尾先都想好。這是我們做小說的人很要緊的。並且，他還要寫得短——能够怎樣短便怎樣短。」因此，當我們寫作的時候，千萬不應該以「洋洋數萬言」為光榮，不應該特意把一個本可以寫得簡煉一點的東西，拉得過分的長，過分地拉雜。

對寫作時，他的材料非常豐富，這大概須歸功於他的筆記簿，對於一件有趣的事情或談話，他一定要趕緊找他的筆記本記下來的。為了記得真確，有時他還請人家重述。但柴霍甫並不是一切瑣碎的事都要記住的。婦人的記憶力最好，每每一個人穿什麼衣服，有沒有鬚鬚，錶鏈或鞋子是什麼樣子，頭髮是什麼顏色，都能記得。但這在柴霍甫看來是無關緊要的，不感興趣的。他所捉住的是全人的生命，很敏捷而又很恰切的能够把一個人表現出來。他所表現的都是主要部分。

柴霍甫無論對於學生，負販，乞丐，學者，工人，教徒，店夥，郵差，聽他們說話時總是一樣的注意，一樣的感到興趣。他的小說中寫教授就活像一個老教授，寫流氓就活像一個大流氓，大約也是為此罷。他觀察一個人是常常深深地透入那人的內心，加以分析，觀察動物也一樣。所以他的作

品，或長或短，都是一樣深刻的。

柴霍甫勸我們用筆記簿，但他又不要我們依賴筆記，他勸我們多多依賴自己的記憶和想像，他說：「詳細的描寫你是能創造出來的，無須用筆去先記。」他又說：「但是一件小事，一個名字，一個專名，卻是必須要筆記的——不記就要遺忘。」對於所接觸的人的談話中有用的詞句，他是常常去記的。

他勸作家選擇日常的題目，不要跨大，應該純樸地敘述着。他驚奇地說：「為什麼一定要寫男情人投海或是赴北極尋死，而女情人同時墮樓殉夫呢？這些都是不真實的，現實社會少見的事。你應該寫普通的事：西米羅威契如何娶伊維蘿美娜，如此而已。再者，小題目也是用不着的：什麼「一個心理的研究」囉，「諷世畫」囉，「中篇小說」囉，都不要用。題目愈清楚愈好，你要怎樣寫便怎樣寫。括號，破折號，斜體字等也宜少用。這些都是特癖。」

他又勸作家作小說時不能加入主觀，哀樂都要無動於心。他說：「我讀過一篇好小說，寫的是一個大城市的海邊愈飲食店。你立刻發見這位作家是嗜好音樂，電光，鈕釦上的花朵的。他自己愈寫愈高興。但無此嗜好的人看來卻愈看的討厭。這是實情。」

柴霍甫的誕生離現在已有八十年了。他的話至今仍然有用，他所指摘的青年作者所犯的毛病，即使到今日，大家還在犯着，而且並毫不自覺那是一種毛病！這能不使我們慚愧嗎？在這柴霍甫誕生的八十年代年終的今日，把他的指摘的話重述一次，以供「作家」的參考，不也是一件較有意義的工作嗎？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又是敘事詩的問題

秦佩珩

汪水雲和吳梅村

「雁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

右邊是吳梅村「雁門尚書行」的第一段。我每想到這首詩時，我便憶及敘事詩這個問題。而想到敘事詩又不得不記起顧美季先生的話來。他說：「中國因為和西洋的文化型不同所以很少有像外國那樣的史詩。」（大意如此）我並不否認他的見解。不過我却覺得有幾個問題我們必須注意。第一，什麼是敘事詩？第二，敘事詩的特質是什麼？明白了這些問題方可以繼續談下面的問題。

普通認為敘事詩有廣狹的兩意義。廣義的說，凡把人生的經驗用客觀的方法來敘述的，都可稱之為敘事詩。但狹義的說則是說，不獨有了客觀的敘述方法而還要有了最重要的形式。

底下我們便談到敘事詩的性質，王希和先生談到敘事詩的性質時，這樣說：

「敘事詩所採用的方法是客觀的，詩人自身的情感雖不能說沒有，然極有限。此種詩所要描述的只是一種動作和行為全集中於英雄美人的軼事，有時也涉及神怪或宗教。一則因為這些都是當時民族所崇信的；又因為英雄神怪等事，能使詩篇更有濃厚的精采，更為完美。總之敘事詩的性質是在乎崇偉的風格，超卓的事實，更緯以離奇的動作，所以才能在古代盛行，得了最大的成功。」

黑格爾(Hegel)却這樣說：

Its basis and form are determined, by, totality of the beliefs and ideas of a People.

他的意思認為敘事詩的基礎與形式是建樹在一個民族的思想與信仰的總體之上的。這種說法，自然也有他的毛病。因為最古的敘事詩或者完全著重於這一方面，因為敘事詩在古代不是文人的專利品，而是被一般遊行的歌者所歌唱出來的。如西洋後代的史詩，如按這樣的標準去劃分恐怕很少有幾首是道地的史詩了。

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那便是：中國的史詩在形式上與西洋的史詩有着極不同的分野，它常在較短小的形式上存在着。這種傾向直至現在還沒有改變。為什麼中國沒有像西洋那樣滔滔萬言的史詩——不獨古代現在仍然這樣——我個人的意見認為有下列幾個原因：

(1) 中國古詩的發源地是在北方。但直魯一帶地瘠民窮人為生活所束縛不易有精神的產品。

(2) 中國在封建制度之下人民的思想多為帝室所左右偶有一二長篇之佳亦易於散失。

(3) 北方民氣多尚質樸虛字之用少，其為文多實而不華不適於迴環往復之冗長作品。

有了以上幾種原因。中國史詩，在古代不易產生冗長之作品，這不能夠產生像希臘的依利亞特(Iliad)一類的作品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我以前曾經提到過中國不是沒有史詩不過表現的形式是像西洋的歌謠(Ballad)或滑稽詩(Mock epic)一類的東西。它們也是繼續地在時代齒輪下找到他們的地位。在詩經中不少極佳的作品：

有一件使我們特別注意的便是在五代十國以前雖然也有極好的史詩但却不少雜有神怪的成分。而自宋以後因為語言

文字的進步以及國家民族的殘痛衰亡却訓練成許多最成功的史詩作家。其中如宋朝末年的汪元量（水雲）便是一個例子，他的作品搜集在「水雲集」及「湖山類稿」中的差不多首首都是史詩的佳作。如「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醉歌」，「杭州雜詩」和「林石田浮丘道人招魂歌」，「夷山醉歌」，「錢塘歌」等皆是極真切是歷史記載。不信我們抄幾首看看：

北師駐阜亭山（一首）

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
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垂淚潑鈴鸞；
童兒空想追徐福，癘鬼終朝滅賀蘭；
苦議和親休練卒，嬋娟剩遣嫁呼韓。

水雲集葉十四

送琴師毛敏仲北行，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
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

湖山類稿卷一

這是多麼感人的作品！除了汪水雲以外在明末也有一個偉大的史詩作家出現，就是我方才提出的「雁門尚書行」的作者吳梅村先生。他身經國家之破滅因此有好多作品都是有時代的意義，他雖像汪水雲先生「以琴事謝后」，他却有咏田貴妃的名詩：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佔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鬢固無雙，蹴鞠彈棋復第一……君王內顧惜傾城，故劍還存敵體恩，手詔玉人蒙話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從此君王慘不樂，叢台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况經少子傷零落……白頭宮娥暗嗔蹙，庸知朝露非爲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倉皇，還向官家問永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梅林詩集卷四永和宮詞其餘如「松山哀」銀泉山「田家鐵獅歌」「圓圓曲」「楚兩生行」「雒陽行」後

東幕草堂歌」也都是極好的史料而「雁門尚書行」更是我們要重新提到的，因為他可以給我們作一個例子。本

是描寫孫傳庭之死的他的結尾却以這樣的局面出現：「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蓬蒿，沙沈白骨魂應在，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自東去，殘鴉落日藍田樹，青史何人哭蘇碑，赤眉銅馬知何處，嗚呼，材官鐵騎看如雲，不降即走何紛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無人，至今唯說喬參軍。」

末節也或者有人認爲是不合於史詩的原則，因爲他已改變了客觀的態度而模糊地加入了一部分作者的情感。於是大家會提出這個理由：「如果承認法國的 Song of Roland 英國的 Beowulf 德國的 Nie be Jüngertied 愛爾蘭的 Kalevala 西班牙的 Cid 等是史詩則如「雁門尚書行」等不是用完全客觀的態度寫成的。這種看法不無道理。但是仍不失爲是「梅村集」中一首極好的史詩。這話怎講？因爲這並不妨礙史詩的原理。假設西洋的作品中沒有這種特質我們不敢替中國的史詩家來作辯証，不幸西洋的作品中也有詩人自身的情感有時加入在作品中的時候，不過也是模糊而迷離，這我們可以從歌德的浮士德及斯賓塞的 Faerie Queene 中很可看出這種

痕跡而近代詩人中如渥茨華士及拜輪等的作品中更多是以敘事的體裁而夾雜了作者少許的情緒而把詩寫成功的。自然若說這是史詩的末路亦未嘗不可。

以上僅將我國宋明的兩個大史詩作者略微提出證明中國的史詩因爲中外民族的不同，所以在詩的構造上也發生了不同的邏輯。我們並不能因此而證明中國沒有史詩。不獨不能說沒有史詩還不應說現在沒有史詩。

附記：這篇文章實在沒有發表的價值。文苑社的朋友們急需我寫一點東西；於是我草草的寫下這點。說是漫談尚可，說是什麼論見還不夠的！謹對讀者編者致歉。珩附誌于平西海甸

恢復自由的囚犯 Le farzat libere

雨果作·大啓譯

一八一五年十月的初旬，大約當日落前一點鐘的光景，一個徒步旅行的人走進的梟（Digne）的小城，有些好奇的住民這時出現在他們的窗口或自家門檻的前面，帶着一種不安的神情注視着旅行的人，那時，遇到比這更悲慘的過客實是難得了。

這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粗大而健壯，正當壯年的時節，他大約有四十六歲至四十八歲的光景，一頂向下傾斜的皮沿便帽遮住了一部他那被日光和熱風灼焦的面頰，滿臉不斷的流着汗水。他那黃色粗布襯衣用一個銀質的鈕扣在領口扣緊着露出他那多毛的前胸；他繫了一條已經絞成繩樣的領帶，穿一件破舊藍色的洋布褲，一個膝頭已經磨白，另一個已是成爲破洞了，縷縷的灰色粗布衣裳已經在一邊臂肘上用細綫縫補着一塊綠色的呢片，背上揹着一個非常充滿，全新，扣得緊緊的行軍囊，手裏握着一條粗大多節的木杖，沒有穿袜的雙腳踏在釘鐵的鞋子裏，剃光的頭，生着長長的鬍鬚，汗水，暑熱，步行，塵土更加在這可憐人的身上不知多少難以說出的污穢，頭髮短短的豎起着；因爲牠們已開始生長了一些，好像有一個期間未曾剪髮了。

那時的梟有一片精緻的旅店，掛着「拉古阿得古巴」 La Croix de Co-Bas. 的招牌，旅人便向這美甲全城的店房走來，進到向街半開的廚房去，全部火爐都點燃着；大火在壁爐裏態態的發光。店主，同時兼作廚師，從爐灶走向蒸鍋

，非常忙碌，正在替車夫們照料一席美滿的晚餐，人們還可，以聽到那些車夫正在鄰近一個大廳裏粗聲的談笑着。無論誰，只要他出外旅行過，都會曉得沒人會更比車夫們的吃食美好些。一隻肥胖的野鼠放置在竹鷄和野鷄之間，穿在一條長長的鐵叉上在火前轉動着；這時，竈上正煮着一條路載湖」 Jac de Lauset 的鯉魚和一條阿路子湖 Le Jaccd'Allez 的白鱸。

店主聽到房門開動的聲音便走進一個新客來，他並不從灶火抬起眼來說道：「先生要什麼？」

「吃飯，安宿，」旅人說。

「沒比這更容易的，」店主回答。

這時，他轉過頭來，向旅客的全身打量了一眼，加言道：「付現錢。」

客人從他粗布衣的袋裏掏出一個飽滿的皮袋回答說：「我有錢。」

「那好，我們可以招待你，」店主說。

客人將錢袋放回口袋裏，卸下他的行軍囊，放在門旁的地上，手裏握着木杖坐在爐火旁邊的一個矮橙上。她的梟是在山裏，十月的夜晚已是寒冷了。

這時店主走來走去的細細打量着旅人。

「快快吃飯嗎？」客人說：

「就快，」店主說。

當這新來的客人正在取暖的時候，將背轉了過去，謹慎

的店主亞于拉巴爾 Jaquin Labarre 從口袋裏抽出鉛筆，然後由拖曳在窗子旁邊桌上的一片舊報紙上撕下一角，在空白的隙間寫了一行或兩行的字樣，急急的拆了起來，便未加封印的將破紙交給一個小孩，這孩子好像替店主同時作副手和僅官的職務，店主在副手的耳旁說了一聲，小孩便向着市政廳的方向跑去了。

旅人並未看見這全部的變動，又從新訊問了一聲：「就吃麼？」

「就好，」店主說。

孩子回來了，他拿着一塊紙片，店主好像急待回答的樣子，匆忙的打開他，顯着非常留心的樣子讀着，然後搖一搖頭，沉思了一會，終於，走近旅人一步。這時旅客正好像沉沒在一些紛亂的愁思裏。

「先生，」店主說：「我不能接待您。」

客人從座位上豎起了一半身軀。

「怎麼？你怕我不付錢麼？你要不要我預先付款？苦訴你，我有錢哪！」

「並非這樣的意思。」

「那麼，爲什麼？」

「你有錢……」

「是的，客人說。」

「但我却沒有房間。」店主說。

客人安靜的回答道：「請把我安置在馬棚好了。」

「我不能。」

「爲什麼？」

「馬匹把全部地方都佔據了。」

「好！」客人回答道，「倉房裏的一角和一把乾草就滿

好了，吃完飯再看吧。」

這宣告，用一種堅決却很安靜的語調說出來，對客人顯

得特別的嚴重，他站了起來。

「咳！但我現在餓得要死，我，從太陽出來便走着，已經走了十二里阿——法蘭西（法國里），我給錢，我要吃飯。」

「我什麼都沒有，」店主說。

客人大聲的笑着轉向灶火和鍋鏟：「沒有！這些是作什麼的？」

「那些麼，都被人定購了。」

「被誰？」

「被那些車夫先生們。」

「他們有多少人？」

「十二位。」

「那裏却足有爲二十人食用的。」

「他們都已預先定訂並且都事先付款了。」

客人坐下去，並未提高聲調的說道「我現在在旅館裏，我餓了，我要休息。」

這時，店主彎下身去，湊近旅人的耳朵，用使人戰慄的重音說道：「請您滾！」

這時旅客正彎下腰去用木杖的鐵頭撥動幾塊紅色的炭火

到爐中去，飛快的轉過頭來，當他正要開口伸辯的時候，店主死死的釘着他，用低沉的聲音說道：「聽聽像這樣的話已經足够了，你不要叫我說出你的名字，你叫楊瓦勒楊

Jean Valjean，現在你願意讓我說出你是誰麼？當我看見你

進來的時候，便有點疑惑；我已經送信給市政廳，看，這裏便是他們給我的回答，你識字嗎？」

這樣說着，他便將剛才店主給市政廳的紙條持向旅客，

旅客向紙條看了一眼，店主人便在稍稍安靜以後說道：「我對一切人都是非常客氣的，請您出去。」

旅人低下了頭，抓起他剛剛放在地上的口袋，離去了。

八月十日午於京寓

二酒店 (Deux auberges)

法國都德作
王蘭馥譯

這是從尼木斯 (Nimes) 回來，一個七月的下午，天氣悶人的熱着。一望無際，那一條白而如火似的大路，在小橡樹園和橄欖園之間，在充滿天空的銀光下飛揚着塵土，沒有一點陰影，也沒有一絲風聲，除了熱氣的振盪和蟬的尖銳鳴聲外，更沒有什麼，而衆蟬的瘋狂震耳的音樂，在急熱時，也好像杏然的光波反響一般。忽然，在我面前，一叢白房從路上飛揚的塵土中顯了出來，這時我已然步行了兩個鐘頭之久，此地就是人們所說的聖文森 (Saint Vincent) 驛站：五六個農屋，都帶有長屋頂的紅蒼樓，在凋謝的無花果樹叢裏，有一個無水的牲畜池，同時，在本地的盡頭，有兩個大酒店，各在路旁對面相望着。

這兩個酒店的相隣却有些使人猜疑的事，這邊，是偉大的新建築，裏面充滿了活潑與生氣，每個大門在大開着，驛車在前面停着，人們剛卸下來的幾匹馬吐着沫子，旅客們下來急忙跑到牆的低蔭下去飲酒；院子擁滿了騾和車；車夫們躺在車棚下期待涼風到來，裏面呢，是些呼喊聲，詛咒聲，桌子上的拳激聲，酒杯相碰聲，彈子台的激發聲，檸檬水的開塞聲，而鴛乎這種喧嘩的，却是狂歡的，響亮的，使玻璃窗顫動的聲音在唱：

美妙的瑪耳哥東
很早便起來了，
拿着她的銀壺，

走向水邊……

……對面的酒店，却正相反，寂靜無聲彷彿被人遺棄了，大門階下已長了草，遮窗板也被碎不堪，門上一枝凋謝的金雀花好像舊羽毛似的掛着，門限的幾層台階被路上的石塊填平……這一切都是窮苦的，可憐的，倘有人在那裏停住去喝一杯酒，那真是慈善的義舉了。

一進門，我便發現一間悽涼而憂鬱的長廳，這長廳是從三個無窗簾的大窗戶射進來一條光輝奪目的陽光，使得更悽涼更鬱悶了，有幾張跛腿的桌子，上面放着幾個被塵埃所漆的玻璃杯；一個破裂的球台張開四個如盆大的彈孔，還有一張黃沙發和一個舊橫台，這一切都在污濁悶人的熱氣裏睡着，許多蒼蠅！許多蒼蠅！我從來未見過那樣多的：在天花板上，玻璃窗上，以及玻璃杯裏，一簇簇的……當我開門的時候，便嗡嗡的叫起來，翅膀也振動了，彷彿我走進蜜蜂窩裏一般。

在大廳裏面，十字窗口旁，有一位婦人倚着玻璃窗站着，急忙向外觀望，我連呼她兩次：

「喂！女主人！」
她慢慢地轉過身來，讓我看到她那幅鄉婦的面孔，多皺紋的，滿是裂痕，面頰鑲着紅邊的長帶好像我們本地老太婆的打扮一樣。其實，這位女店主並不是一位老太婆；而是那許多熱淚使她憔悴了。

「你要什麼？」那婦人一面拭着眼淚，一面問着我。

「我要休息一會，喝一杯酒……」

她十分驚奇地打量着我，並不離開她的原位，彷彿她不理會這話似的。

「這兒不是一個酒店嗎？」

婦人嘆息着說：

「是……這是一個酒店，如其你願意……可是爲什麼你不同別人一樣到對面的酒店去呢？那是更快樂的了……」

「對我却太快樂了……我喜歡留在你這裏。」

沒有等女主人回答，我便在桌前坐下了。

當她確實相信我正經地說着話時，女店主開始來回地漫步，帶着忙碌的神情，拉開抽屜，移動酒瓶，擦着酒杯，趕走了一羣蒼蠅……人們覺得這位用餐的旅客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有時，那可憐的婦人忽然停住，自己沉思着彷彿終于她會失望了。

然後，她便走進內房裏；我聽見她搖鑰匙，開鎖，在麪包箱裏摸索，拂着塵土，洗刷碟子，時而她發出一個長嘆，和一個窒息的嗚咽……

這樣整理了一刻鐘後，在我面前便放了一碟乾葡萄，一塊像磚一樣硬的布蓋爾地方的陳麪包，和一瓶劣酒。

「你用飯吧！」那奇怪的人物說；她迅速地轉過身去，便又站在窗前。

一面飲着酒，我試驗着使她說話。

「你這裏時常沒有主顧吧，是不是，我可憐的婦人。」

「呵！不，先生，從來沒有主顧……當從前我們獨家開店時，那可完全不同了：我們有替換的驛馬，備有水鴨時節

的獵者美餐，整年有驛車停留……可是，自從隣居開店以來，我們的生意完全失敗了……旅客喜歡到對面的酒店去休息，在我們這裏，人們覺得太悽涼了……那懸緣故不外乎房屋不十分服適。我長得也不美麗，我有寒熱病，我的兩個小女兒都死去了……那邊，都正相反了，無論什麼時候，人們都在歡笑着。那是阿爾勒女人開的酒店，她是一位美麗絕倫的女人，頭上裝飾着花紗，頸上圍着三條金鏈，車夫是她的情人，把車趕到她店裏去。此外，她僱了一夥妖艷誘惑的女子充當店中的招待……因此，她店裏便有許多主顧！她有伯竹斯，合德山，庸給埃耳各地的青年主顧。爲了從她那裏經過，車夫們都繞道而行……我呢，我每天住在這裏，愁悶着，沒有人來。」

她用默然的，分心的音調說着，頭總是貼近玻璃窗。這是很顯然的在對面的酒店裏有件使她掛慮的事情……

忽然，在大路的那邊，發出一個大的聲動。馬車在塵土中開始移動了。人們聽見馬鞭聲，馬的樂隊聲和小侍女跑到門口的呼喊：

「再見！……再見！……」然後，那可怕的歌聲更起勁地唱起來了：

拿着她的銀壺，

走向水邊；

在那裏，她看見

來了三位武裝的騎士……

……聽到這種歌聲，女店主立刻渾身戰慄起來，轉過身來對我說：

「你聽見了嗎？她低聲對我說，那是我的丈夫……他唱

得是不是很好？」

我吃驚的，注視着她。

「怎麼？你的丈夫！他到那邊去，他也到那裏去？」

於是，她面帶愁容，很溫和地對我說：

「你說怎麼好，先生？一般男子都是如此啊！他們不愛

看人家哭泣；我呢，自從我的兩個小女兒死了以後，我總是哭泣着……此外，就是這樣靜悄無人的大店，從沒有主顧蒞臨……於是，當他太煩惱時，我可憐的約瑟便到對面的酒店

去喝杯酒，同時，他有一個悅耳的喉聲，因此，阿爾勒女人就讓他唱，安靜些！……你聽他又開始了」。

她的全身戰慄着，雙手向前伸着，使她愈形醜陋的眼，淚涓涓地流着，她站在窗前很出神地靜聽她的約瑟給阿爾勒女人唱歌：

第一個向她說：

「早安，可愛而美麗的姑娘！」

文 心

因為這兩件事（教書與作文），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看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

——魯迅：「兩地書」

冬青樹

寧懿莊

——

生活在多變的旅途中，我來到這座頹老的灰城裏已經快兩個月了，這裏的一切是生疎的，每天沈在鄉思的夢裏，當黃昏中我孤獨的漫步到什刹海畔，幽靜的景物中倍增我思念故友之情，滿地的黃葉，這是一年一度的淒涼；在月下，在叢林間徘徊着；在石橋上望着下面小河中滿滿的緩流。

寂寞像毒蛇盤踞了我整個的靈魂，於是我日夜盼望着「信」。希望雖然沒使我失望，然而事實却使人碎心，斷腸。呵！以前的一切完全完了，此後我將永遠失掉了我的左臂，我手裏拿着一封「栩」的來信，淚珠像源泉似的湧下濕遍了襟前。

「……時間是這樣的倉卒不能允許我和你道『別』！親愛的朋友，請你原諒我吧！我們只有這樣，並不是我狠：將恨還是着重在大的方面吧！

朋友你能想像到那經過了許多鬼門關，由陰界到了陽界怎們的心情麼？是快樂還是愛你！……別了，朋友我將在艱苦中鍛鍊起來爲了適應這新鮮的環境，……但是我擔心你太能感情，不要過于悲傷，不要隨波逐流的玩鬧，你，當打起精神來好好的幹！

……不要拿苦悶煎熬自己的精神，快快樂樂的活着。只願這信息能帶給你生氣與快樂！祝你
好！

你的好朋友「栩草」於途中。

舉起一雙潮濕的眼，望着窗外的天空，是的，雖然我心中充滿了悲痛，然而我的理智告訴我應當爲「栩」而高興，在感情與理智的衝突下；腮旁滾滾的淚珠，唇邊苦思的微笑。呵！別了！親愛的朋友，我默默的祝福着「栩」的健康。

勇敢的朋友，去吧！高高的飛過那巫峽的高峯，遠遠的去吧！你是有志氣的青年，你將有所成就，在平凡的人生中建設出不平凡的事。在深思後的決定才是確實的，鐵怎麼煉成鋼；人也要經過同樣的煎熬與苦難後，才能歷煉出偉大的人格來。在過去那裏會想到現在，在現在又怎樣能預料到將來。只有時時刻刻的努力，只有時時刻刻的準備，即使分別到天邊海角，我永遠忘不掉你的輪廓，我永遠紀念你那過去生命中的憂傷，爲了你已佔據了我靈魂的一部，如果忘掉了你除非我失掉了肉體，消沒了整個的靈魂。如今我只有希望在遠遠的未來裏，我們有再見的機會，然而到那時我們也許都滿面風塵了。

晴郎的高空飛去了一行秋雁，我的心已經牽懸在牠們的翅上，一同飛去了！……任願你替我帶一個信，告訴「栩」，天冷了，希望他多多珍貴，然而我反覆的看，信皮上是本市寄來的，名字背後是贊作，呵，贊作！多麼熟的名字，誰？我望着飛鳥的白雲，我徘徊在模糊的回憶中。

二

記得是在一個可怕的暑假後，我帶了一顆怯弱而滿了傷痕的心，回到我古典式建築的母校裏，一進大門口，年老人忠誠的老李，便很快的從號房裏出來，在滿了經驗較好的臉上，現出一種高興的笑，「××先生，這回又來了一百多個新學生。」我聽到這幾驚人的數目時，也感到同樣的高興，一方面是為學校的經濟方面而喜悅，一方面我想，在這些新同學中一定有幾位超出儕輩的人才，那麼未來的母校又有復興以前榮光的機會了。

日子逝於忙碌中，在新同學們的言行裏，我漸漸的注意到一位二年級中光景的同學，由他條直的短髮上，樸實的服裝上，言語及行動上，處處可以使我對他生出相當的好感，在一個凍死的冬天，黑色的天空中還掛着幾顆懶惰的星，我從溫暖的宿舍裏悄悄的跑到自習室，看看鐘已經五點了。那時整個的學校裏除了赤誠忠心的老李外，也許別人還都沈在夢鄉，然而我爲了昨晚的脫懶，所以必須早一點起來念念今天就要默的英文生字。我從來不怕寂寞，因為我是在孤獨中生長起來的，然而在冰窖似的大講堂裏，一個人坐在小小的角落中，顯得自己够多麼的渺小呵！打過了六點半的起牀鈴，一切仍然保持着冷靜。

一陣單調的皮底聲，漸漸的近了，輕輕的開了後邊的門，我的神經似乎特別的敏捷，不自主的轉過頭去，「早安」，「啊！早安」，呵！是他，他走到第三行的一個桌子旁，放下了書包，脫去了手套，「天真冷！」我喜歡他禮貌的態度，我注視了一下他淡紅的臉，我找出一句話來！「你來得真早，」在幾句簡單的談話中，他是多麼真純的孩子。此後我們常常只是交換着坦直的言語，並沒有常在一起的機會，

然而我們底確是有緣的，當學文——「壁報」成立時，我們同時被選爲文藝欄的編輯，於是我更進一步的在工作方面認識了他，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栩」，我知道了他是熱心而盡職的人。

時光增加了我們友誼中親近的成分，每天差不多都有在一起工作的時間；由各方面，我敢承認他是一個上進的青年，在第二個春天開始的時候，我們變成了老朋友，在校園，可以見到我們倆的徘徊，在講室可以見到我們各自的努力，對工作更加了多量的盡責，不顧四圍的鬼詐與妬視，忘掉了人生中的虛偽。

一天，黃昏的時候，在圖書館裏，先生對我們說：「你們如果願意的話，我可以給你們兩個孩子一個批評。」於是我們互相看了一下，笑了，我說：「好吧！先生，你說吧，」先生看看我們兩個頑皮的臉，「環；是複雜而單純的孩子，你是聰明的，可是你太孩子氣了，此後應當小心，因爲世上的人並不是都像你那樣的純潔。……栩，是在單純而複雜中，你的將來在文學上當成功於理論方面，而環將來創作方面當有所成就，這是我對你們的批評，也是對你們的希望。在暫時，我不希望你們太憂鬱了，你們應當努力，我希望在環離校後更要發展起來，……」說到這裏我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過，呵！歡聚的日子不多了！

當我們出了圖書館，才注意到外面的天空與淅瀝的雨聲，先生回屋去了只剩我們在過道裏來回的走着，我的心中充滿了淒酸，我的眼淚在眼眶裏打旋，「我們到那裏去吧！」「指着一個黑暗的門洞。」那裏太黑了，……好吧我倒喜歡這黑洞洞的小角落，」我們遲遲的進去了，一切子是都消

去在黑暗中，只能彼此看見發光的眼球與亮晶了的淚珠。

「栩，還有兩個月我們就要分別了。」我低楚的說着。

「是的，人生總有這一天。」

「……」

「環，不必難過，還有必離別更你心的事呢！」

「可是我的感情勝過了理智。」

「……」

「栩，告訴我，告訴我你那比離別更你心的事。」

他嗚咽了，他揩着腮旁的淚珠，沈沈的說着：

「我不願意在你憂鬱的心上再加上一點的憂鬱。」

「不，栩，你一定要告訴我，我願意交贖你憂傷的後景。」

我懇求他，我注意着他的臉，我緊緊的握了他冰涼的手。

在充滿了灰色的人生中，我將要被黑暗吞吃。」他說話

時目光漸漸提了起來，望着外面由門隙透進來的一縷殘陽。

沈莫了一會。

「人生多麼可怕呵！如今還有這樣的奇事，……可是

我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容我計劃與準備。……」

「栩，什麼是你的象徵的黑暗。」

「黑暗是那將斷送了，我生命的力量！」他一陣顫抖，

使我痛心，我摸着垂下的短髮，帶着他臉上的淚痕。

「不要太難過了，栩，我知道你，我們同是在黑暗中喘息的人，……」我也哭了。

「我說不願再增加你悲傷的成分，這一切是我的錯，我

對不住你，使你這樣悲傷。」他由嗚咽中怨恨似的說着。

兩個孩子對說着，互相助慰，互相交換着內心的隱痛，

外面的天仍然下着雨，在個世界中似乎只剩了這兩個知己的

朋友，似乎我們是被世界所忘却的人。這充滿了悲切的頃刻，永恒在我們記憶中，永遠不能抹消了。

三

這是一個又熱又長的悶蒸的暑天，無情的烈日曬碎了人

的心，四顆發着光的星，心中燃燒着煎人靈魂的火焰，這是

畢業式的前一日，告別會的一刹那，二十多個心中滿充着悲

喜的孩子，穿着潔白的衣裳，嚴肅的對母校行着告別的儀

式；別了育我的母校，別了熱心指教我們的師長，別了在校

的小妹妹們，別了大講堂的位置，與燈光，我們將去了，

去走那更多的路，奔向我們志願中的目標，我們要在所到的

角落裏，點起一枝枝小小的燭光。

在這會中我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一位初一的小妹妹鼓

勵她的上進，另一封便是給栩的留言，一方面是惜別，一方

面是對她的安慰與希望，在字裏行間表現着純潔的愛，我雖

然在信中不會寫出她的名字，然而當主席讀牠時，我幾次大

胆的偷看她時，她起初注意的聽着，然後臉上浮起一種難過

的慘白，她的頭漸漸低下去了，看着自己的手指，散會後栩

仍然留在那裏不住，一會兒整個的屋子裏，已沒有第三個人

了。

「信寫得真好，感動得我幾乎流下淚來。」我走到她的

身旁，坐在她前面的位子上，轉過身來。

「你答應我對你的希望嗎？」

「讓我怎麼回答你呢？……希望的後面便是失望。」她

仍然低着頭。

「不，在一個失望後，還會有新的希望生出來。」我興

奮校正着。「……」

「栩，不要忘掉我的話，挺起胸來，去追求光明，光明就在你的前面。」她抬起了頭，「我永遠不會忘掉。」相對了片刻，寂寞中幾乎使人塞了氣（不敢呼吸了。）

「栩，我們到操場去好嗎？」，「好，」她站起來了，我們一起走到廣大的操場，在那裏除了地上低着頭小草，給我們一種生氣外，其餘的一切只使我感到平凡而厭惡，我們漫步的走到「一架春」遮滿了嫩綠葉子的籐架下，望着莊嚴的犇去在大亂尊前華燈，望着蔚藍色天空中兩三朵白色的凝雪。我想起了先生的話：

「撕碎了消沈的日子！
振作起來，向新生而邁進。
努力起來，準備將來。
作一個有出息的孩子！
然而要記住了。」

「羽毛不豐滿者不有高飛。」
「毛羽不豐滿者不有（高飛）！」栩量覆的念了一遍。我沒有說什麼。她沈在深思中，忽然的說着：「毛羽什麼時候能長得豐滿？」我弄着垂下來的籐羅葉子，天空中一陣成羣的白鴿飛（翔）了。

次日的下午，琴聲中走入一到白衣的孩子，每個人的臉上都罩了一層冷冷的嚴肅。當我由慈母似的校長手裏，接過那一張片段生活的酬報時，我心中生出一種寫不出的難過，與慚愧。然而「人生總有這樣一天；」我喘了一口氣，呵！此後我將負起那更重的担子，走上那更不平坦的路了，然而那是最後的艱難過去了他，再往前便是奪取那火把的機會了。

天空中只餘了一抹紅霞，這是將熄的陽光吐出最後一口生命的火焰。隨後便沈下去了，頃刻間黑夜馬佔了整個的東半球。

四

在塵中，人們在勇敢的生命線上，掙扎着最後的生命？在頹敗的世界中，蠢動着多少可憐的影子，現在不是容我們苟延日月的時候了。我相信我們是存在地獄中的天堂裏，我們應當滿足了。低下頭，看看那些在地獄中的同胞；轉過頭打開你多奢的帳目，假使你的兒還沒涼，自己一定會感一種懊恨，與愧慚，我們更要盡力的努力，振作起來，爲了深造，我不得不準備一下功課，來應付升學的考試。

在苦熱中日日夜夜的念，忘掉了自己的身體，幾乎像忘了飲食及睡眠。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我裝了滿頭的小黑字，然而我太累了，又思起來前年暑假中所染的心臟病，心像跑馬似的跳，頭像飛機似的叫，活屍似的躺在牀上，慈母作了我臨時的看護，慰問着我的感覺，惦念着我的飢飽。

在一個燒紅了半邊天的黃昏，栩來了，我支持着昏昏的頭，由樹上，到地上。一陣熟練的脚步步，點燃了我記憶中的火把，開門處，她進來了，她似乎驚訝。

「你怎麼，病了嗎？不要起來，快躺下去吧！」她很快的走近我，她扶我重到牀邊，我不會躺下，我只是看着她在紅紅的臉輕輕的笑了一下。

「你怎麼樣，……」她摸摸我的頭，摸摸我的脈。

「不要緊，我已經好極了。」
「怎麼你又犯心臟病了嗎？怎麼你心跳得這麼快？」她關心的問着。

「是，不過現在已經好得多了，再過一星期我還要考學校呢！」我臉上帶着着急的樣子，皺着眉頭。

「不要着急，着急是對你無益的。」她溫柔的勸慰着，真像我的姐姐的。

這一夜栩是在我家留宿的，在深深的夜裏，四圍的一切是無聲無息的，月光由玻璃窗透入射在孩子們的臉上，我由無夢中醒來，看見栩並不會睡，她從那邊從榻上起來了，正在我外屋的書桌上寫些什麼，她似乎覺得我醒了，她輕輕的回過頭來，「環，你怎麼也醒了。」

「你寫什麼啦！」我睡眼矇矓的問着。

「我寫給你一點東西；快睡吧！明天早上給你看。」他像和小孩子對付似的說着。我這一夜很好的過去了。

東方鐵青的時候栩已經洗好了臉，我起來後她就要回去了。臨去時給我寫了紀念冊：

「處在複雜而又單純的矛盾中，其變事是需要深思的。在深思後的決定才是確實的，然而誰也不會沒有懷疑，確信了懷疑的事就是錯誤。」

「在閉口凝視的時候，表現了你的意志，你將是個有出息的孩子。」

「在迷朦着兩眼構思時湧現了你的真純，你會有所成就。」

「假若你能忍耐你的羽翼將比任何人都堅硬而綺麗。」

「人生本是平凡的，願你能將那純潔的愛之花廣散在世間。」

你平凡的栩誌。

栩去了，我把他送出了屋門，站在窗口，一直看到她的

影子消失在噪亂的人羣背後，我重回到寢中躺下休息了一會。

五

明天就要考了，今天還發燒到 38.5° 度，愁與急交加着，怎麼辦！一天就輕輕的過去了，一夜便急着中消逝了，陽光剛露頭時，我便帶了一顆恐怖的心，去應升學之試了。回家來，栩來了正站在樓上邊，我生氣的喊着：「完啦，準考不上，七道題目才作了三道……」栩笑了：「明天還考什麼？快上來，我幫你看看。」我跑上樓去，栩幫我念了一會國文和英文，糊裏糊塗的到了晚上，栩去時，微笑着說：「祝你馬到成功，」我作了一個壞臉，「謝謝！」，「栩，考什麼時候再來，」我又問，「等你放完了去找我吧！好好的考，再見吧！」，「再見！」這一夜心提到咽喉，呵！臨陣磨槍也來不及了。

考完了喘了一口大氣，唉！可完了，考不上，反正受完了。當天下午休息了一會，第二天早上便跑到栩家裏去，她家是在一個滿了污泥的小街裏；敲了半天門，裏面一陣腳步聲，「誰呀！」嫩小的聲音，由門隙裏可以窺到是一個花褲襖的小姑娘只有八九歲左右，兩個紅絨線梳成的小辮，是多麼美麗呵！我告訴她我的姓，與我找誰後，她才和和氣氣開了一扇木門，「請進來吧！王姐正在屋裏念書啦！」，我領又過了一個門，是一座不小的四合，我們進了北房。

「王姐，你同學來，找你啦！」聽聲的小妹妹大聲的喊着。

「噢，是環嗎？」由最裏面的一間屋子裏，是栩的聲音。

「是，」我往裏走，栩正往外走，「環，你來得正好，我聽他們先生今天就要走了，我們到學校去看看好嗎？」她似乎有點着急。「好吧！」我答應着，「不過，嘿！我求你點事，」他小聲說，「什麼事？」我慢慢的問，「一會兒，我母親來了，你就說今天學校裏有大會，我不去，你來叫我的，」他這樣囑咐着我，一會兒小妹妹又來了，後面便是一位十九世紀式的中國老太太，纏足，並且梳着大頭。我冒昧的走向前鞠了一個90度的躬，「伯母！今天學校裏開一個大會，我是叫栩來的。」我裝腔鄭重的說着，「哦！你老歇歇吧！小慧叫你王姐換換衣裳。小妹妹進去了，栩露出一個微笑的頭。」

「環，你來看看我這小屋子。」我答應了。她母親好脾氣的笑着「哎！你那屋子還叫人家看呢！」

好黑的一間小監獄，這裏怎樣盛得下栩的人，與栩的心胸，栩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這就是我的監牢！」我淒慘的笑了一下，她走到一堆書叢中拿出一個破紙包，打開了，是一個破成了兩半的石膏像，上面雕刻着一個美麗的女郎的頭，黃金色披得長了的髮，紅色的唇，然而可惜穢了，破了，她請我替她好好保存牠，她說，「這裏曾蓄藏過我的靈魂，這是一件有價值的紀念品。」

我們到了學校裏老李告訴我們先生已經在兩小時以前到碼頭去了。我們於是趕快跑到碼頭，打聽了半天，知道先生所坐的船將開去，我們在霧靄中林立的衆船中尋覓不到先生的影了，在遠處有一隻船正在往前進行着，我們想像着那一定就是先生所乘的船了，兩個失望的孩子站在碼頭上，望着那隻開去的船，望着烟筒裏出來的黑煙低下頭來，默默的

祝福着我們熱心的導師，一路平安。

然後我們同回到我的家中，栩告訴了我那破碎了的石膏像的一片有趣的故事，我答應他一定替她好好保存，她走後，我便把那石膏像放在桌上，修理了一會，弄得非常好看，像新的一樣，只是已經破成了兩半；我於是想了一個法子，我剪了兩條白紙有前面糊了一條，我翻過牠來，後面有幾個字：「送給姐姐。」

你的妹妹贊治贈。」

我都修理好後，便把牠包在一張紅玻璃紙裏，又放在一個美麗的繡盒。

六

一個月的光陰整個消磨在安逸中，出榜後才算一塊石頭落了地，然而不久就到了我與活上告別的日子，將行之前栩來與我談到未來的一切，栩的臉上是多麼難看呵！淒楚得可怕，她是自由的兒女，她是勇敢而又能耐苦的英雄，我相信她會掙扎出光明的前途來，栩說「此次你去後，希望你努力，希望你不要恢心，利用你的智慧，你是很有希望的；等你再回到這裏時，我也許離開這裏了。」

她想了難過這樣勉勵着她的朋友，我要哭，她緊握我的手「環不要哭，不要流怯弱的淚，要緊強的笑！」這一天她走時是在晚飯的後，我們都不願說那句「再見！」她走後我躡回屋中時，母親正忙着給我打行李，預備明早的起程。

這是在這間屋子睡覺的最後一夜了，我對我的燈說：「別了我唯一的寶貝，希望我走後沒有人傷害你，等我回來時給你帶一頂新帽子，」我對我桌子上的書說：「別了我唯一的伴侶，希望我走後沒有人欺侮你，等我回來時給你帶一件

新衣裳。「這一夜我那裏睡得下，好容易到了天亮，呵！我又歡喜着，歲月過得太快了。」

出了戀戀不捨的家門，到了火車站時，人已經很多了，進站後，只有小妹妹們正在月台等着我，她們笑着說：「祝您一路平安！」我也笑着說：「謝謝，小妹妹你，希望你們都努力用功！」，火車像大爬蟲似的遠遠的來了，鬼叫的哨子，使我心魂紊亂，「棚一定不來了！」我心中一方面還在希望，的想着，上了車，車漸漸動了，旅客們一個個都安靜

的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仍然不住的往車窗外望着，一面應付着小妹妹們的搖手。眼前現出了棚高高的影子，「再見吧！環，一切的事要靠人的努力，才有成功！」

火車奔馳了一站又一站，經過了一片片的荒涼，經過了一片片的墓地，經過了村郭，經過了鄉下的田原，地上滿了草，一堆，一片。亂亂紛紛，像我的心緒。……我在大爬蟲腹內被的載到了名勝的古城，高聳而莊嚴的箭樓，我慰問着愛驚的皇牆。

文 心

這人與一隻載重的老渡船無異堅實，穩固，而又是最能適應水面上一切顛顛簸簸風風雨雨。

雪在脚下沙沙唧唧的响。

第一個印象往往是錯誤的，因為人類聰明，又太自信了這聰明。

卻說是在崖上坐着看着流雲遠山和近谷，覺得飄飄然了。

就擱在歷史的天地間連這所在的空氣也都飽含着濃烈的色彩似的。

——李廣田「老渡船」

——蘆費「谷」

——蘆費「山行雜記」

——全前

——全前

中篇
連載

尋母記

白峯 著
王肅達 插圖

——獻給世界上因戰爭喪失母親的孩子們——

前言

我太愛兒童了，因為兒童曾經贈給我很多生活上的愉快。

在這罪惡的社會裏，處處充滿着罪惡，處處看到罪惡的行爲，處處聽見罪惡的聲音……如果乘坐飛機，帶上望遠鏡，向世界的各處，作一次望遠鏡下的鳥瞰，你更能相信我的話。

世界上最純潔，最清白，最活潑，最可愛的一部分生靈，沒有比得上兒童了吧？請想一想，他們會動，那嗎活巧的動；他們會笑，那麼美麗的笑；他們會叫，那麼親切的「爸爸」「媽媽」的叫；就是哭，也是有韻律似的天真可愛；尤其是孩子們的眼睛，澄清活潑，黑白分明，像是旋轉不停的玉盤中的明珠；致於蘋果似的兩腮，那更無法形容了。總之，兒童是寶貝。是最尊最貴的寶貝。耶穌曾警戒他的宗徒們說：「你們不變成小孩子，斷不能進天國！」是的，兒童是可愛的小天使，是潔白無玷的羔羊，世界上如果沒有兒童點綴着，將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人類互相殘殺的局面展開了，各國所發明，所製造的殺人利器，都拿出來應用在厄娃子孫們的身上，有多少健壯的男子戰死了，有多少中年的婦人炸死了，留下無人照顧的孩子們，是多嗎可憐呀！

我到過戰後的城市，我見了成羣結夥的孩子流浪街頭；我參觀過多處孤兒院，那些孩子們的生活，是多嗎令人胆寒；我閱報張雜誌，我不敢看那輸送兒童的照片，我不忍讀那孤兒流浪的記載；我……

聖誕節又到了，我實在想不出最好的法子，最好的禮物，來贈給最可愛的孩子們——無人照顧的孤兒。因此，我將內心的積悶，腦中的煩惱，以及看到，聽到，想到的一小部分關於孤兒的材料，赤裸裸的寫出來，獻給世界上因戰爭喪失母親的孩子們！

一、可怕的戰爭

軍隊自前方退却回來的，一天比一天多了，小小的B縣城街頭上幾乎塞滿了兵；雄壯的戰歌，到處都可以聽見；縣長的命令下來，農民們也都荷着鋤頭，鐵頭，鐵鏟，協助兵士挖掘防禦的戰壕。B城爲戰爭的空氣充滿了，飯館酒店都發了橫財。

幾天紛亂的B城，又寂寞起來，城裏城外除了兵士，僅剩下些年老的人，他們似乎已經活够了，覺得自己到了將死的時候，有什麼可怕的呢？同時也不願意離開終身以血汗換來的家業，他們寧願死亡，不願離鄉背井，拋棄自己的財產。

唯有小明和他的母親是例外。

小明是個十一歲的孩子，母親尙在中年，在他三歲的時候，父親染時疫死了。小明的母親是個精明強幹的婦人，自從丈夫死後，領着三歲的孩子度日，受盡了風寒的摧殘，嚐到了各種各樣的人生痛苦滋味，然而她有毅力，她有智慧，她肯不辭勞苦的與命運掙扎，最後她累積了幾個錢，在一條街口的牆角，擺了一個小小的雜貨攤子，租了一間小房居住，來延續他們的生命。

小明像他的母親一樣的有毅力，而且執拗異常，當他要做什麼時，除非達到目的，是不肯罷休的。有一次隣居送給他一隻耗子，在他正玩得興高彩烈的時候，繩子斷了，耗子鑽到牆洞裏，他不慌不忙的用鐵鍬掘着牆洞，希圖將耗子掘

出來，當她母親發現了的時候，那座牆壁幾乎被他掘倒了。

小明漸漸的長大了，他並不與別的孩子一樣，十餘歲還離不開乳母，他協助母親生活，所以在他八歲時，就舉着一塊板子，上面放着煙捲，糖球，往來街頭上，尖銳的叫着。他雖然也和其他沒有受過教育的野孩子一樣，作出種種令人咒罵的事情，但是他永遠聽從他母親的話，很少惹過他母親生氣。

自從B城駐紮了軍隊，他們的小生意，驟然興盛了起來，從前僅可以吃棒子麩，現在可以吃白饅首了，從前吃些鹹菜，現在也可以吃些妙菜了，母子二人，終日忙碌着，晚上回到小屋裏，數得一天所賣得的毛票，這是何等的快樂呀！因之，別人愁鎖眉間，他們反滿面笑容，別人都逃走了，他們反大發財源。有一天小明問母親：「媽！南小街落下炸彈，炸死了人，咱們不躲躲嗎？」

「怕什麼？炸彈有眼睛，炸不死咱們好人！」

B城的居民，一天比一天少了，兵士一天比一天增多了，擺攤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發起財來，小明終日裏和兵士們一塊玩鬧，也不覺得寂寞了。

在一天夜裏，砲聲忽然隆隆的傳來，而且聲音一時比一時響亮，震耳，好像地震，窗櫺發出響聲，灰塵也白屋頂上落下。

「媽！兩軍開火了吧？」

「是的，與咱們不相干，好好睡吧！」

她一邊回答着孩子的問話，一邊在一盞小小的煤油燈下，很細心的在數着一天賣得的紙票，發出一種低微的聲音：

「一毛，二毛，三毛……一元，二元，三元……」

小明又被霹雷似的砲聲震醒了。

「一毛，二毛，三毛……」

九十塊零四毛四分……不對！

「媽！還沒算清嗎？」

「沒有，今天賣得錢太多了。我一輩子也沒有存過這麼多的錢！」可是爲什麼總算不清楚呢？

「媽！您睡吧。您不睡，我也不睡啦！」

她停止了工作，抬起頭，凝視着臥在炕上的愛子，小明也注視着她，她於是將錢鎖起來，臥在小明傍邊，又看了看她的愛子，吹熄了燈。

室內漆黑一片，炮聲響得是那般的怕人，小明攥住母親的一隻手，似乎忘記世間的一切，鑽入甜蜜的夢鄉裏去了。

二、媽媽不見了

黎明的時候，炮聲响得更劇烈了，附近似落下炮彈，一



「媽！您睡吧，我也不睡！」

聲暴炸，將小明從夢中驚醒，他習慣的用手去摸母親，可是這次却摸了空，他睜開眼睛，看到炕上並沒有母親，窗戶照得通紅，鄰近已起了火。

「媽！媽！媽媽……」他高聲叫了一陣，並沒有回答的聲音。他爬起來，穿了衣服，跳下炕來，各處尋找，屋

裏院內以及廁裏都找遍了，還依然是渺無踪影，他打開街門，到大街上尋找，眼睛所見到的，處處令他驚訝！因爲祇經過一夜的工夫，整個的B城變了，變得連街道都覺得有點生疏。街上靜靜的連一個兵士，一個人影都見不到，路兩傍整齊的商店，有的倒塌了，有的在燃燒着，有的高起着灰藍色的煙雲。「今地和昨地完全不同了？」他相信自己的話，於是他慢慢的走向母親擺攤子的牆角，途中他發現了很多着軍服的死人，有的斷了腿，有的斷了臂，有的頭破了，還有些沒頭的人，鮮血在流着，小明怕到極點了，於是手把着腦袋跑起來，一時不慎，滑了一跤，當他爬起來看時，原來腳踏在了一塊鮮血淋淋的肉——是人肉，同時他見到附近有一條鞋襪穿得很整齊的人腿，還有幾片殷殷的血跡，小明的眼睛，不敢張望了，低着頭，望着前面的路，走到母親擺攤的地方

。母親不在那裏，母親不見了。

「媽！媽！媽媽！……」

「誰見我媽來嗎？」

他這邊叫，那邊找，不但見不到母親的影子，連往來行人的影子都見不到，他覺得他到了沙漠，到了曠野，到了刑場，除了見到幾個已受死刑的兵士以外，什麼都見不到。這時他想到母親常去的幾個地方，他便尋找去。途中。他一面走着，一面叫着，他希望母親聽到他的叫聲，趕快出來，可是並沒有一點回聲。他仍繼續的走着，慢慢的叫着。街市上的死尸更多了，他須揀着路走，一不小心，就許被尸拌着，血肉滑倒；槍枝和手榴彈，亂倒在地上，小明平日最崇拜，最愛慕的東西，現在也無心去注意它了。他尋到了母親常來的趙老伯家，可是那裏煙燻燻，火光高起，看去祇見到一片濃霧，幾處火苗。小明又轉向別處去了。

「媽！媽！媽媽！……」

他無力的喊着，忽然有一種聲音傳來，使他停止了脚步，他側耳細聽，是一種呻吟聲，他蹣手蹣足的走去，忽然又有一種聲音，使他止步。

「孩子！到……那裏……去？」

小明注意着時，是個受了重傷，臥在血泊中的兵士。

「您見我媽來嗎？」

「孩子……」兵士咬着牙，合閉了眼睛，他的面上已為血污染滿了。

「您見我媽來嗎？」

「孩子……我渴！」

小明並不明白傷兵的意思，呆呆的注意着傷兵不作聲，

那傷兵慢慢的自口袋裏掏出一串念珠來，雙手握着十字架，口親着，嘴呼着喊：「聖母！仁慈的母親！救我！……」聲音斷了，他合閉了眼睛，小明莫明其妙的離開他。

呻吟的聲音，哭喊的聲音，叫母親的聲音，配合着遠處傳來的沉重的炮聲，軍號的哀鳴，街市上瀰漫着煙霧火藥的氣味，整個B城在演着人類的悲劇，世界末日來臨了。牆角處忽然倒斃下來一個已受重傷兵士，使他吃了一驚，他已無心去看顧他了，慌忙的向前走，他希望尋到一個活人，和他談兩句話，可是他失望了，因為在他的周圍都是死人！

「B城變了，我不認識它，連我常去的幾家，怎也尋不？門都找不到？」他心裏這樣想着，忽然望到一棵，樹頭雖然已倒下來，可是他仍認得那樹身，上面有兩塊顯明疤；這棵樹是長在蔡老伯的門上，那麼這個門一定蔡老伯門了，當他經過樹旁時，他又發現了一個兵士，頭懸在樹身上，利用他的腰帶縊死了，他的下部血肉模糊，分辨不清腿與足來。

小明邁進了門，院內是磚瓦凌亂，似落過了炸彈，可是上房屋子蔡老伯住的，還十分完整，他輕輕的推開門，立刻使他興奮起來，因為他見到蔡老伯，安坐在椅子上，頭伏桌上曲肱枕着睡去了，頭前一盞煤油燈，還依然放出些光明來，小明迅速的跑過去，跪在蔡老伯的面前，雙手抱着蔡老伯的大腿，放聲大哭起來。

小明實在無力再哭下去了，可是仍得不到蔡老伯一隻手的撫慰，小明偷偷的看看，蔡老伯依然酣睡着，小明用力搖動蔡老伯的大腿，可是他並不抬起頭來，小明生氣的站起，搖動他的頭部，他不但不動，而且吐不出一口氣來，小明下意識的想：「他大概死了吧！」

室內依然是很整潔的，正中牆壁上，掛了一張天主像，一隻手裏托着一個地球，另一隻手似在計算着人類的壽命，火爐吐着藍色火苗，吹着鍋底，使鍋裏的水沸騰的滾，鍋上是一個籠籠，打開看時，是蒸好的饅首和鹹鷄子。小明這時覺得肚子餓了，便吃起來，可是他仍不時的望一望蔡老伯，他依然是酣睡着。

小明代替他吃了他爲他自己作的最後的一頓飯。

三、回南方去

小明吃飽了，望一望蔡老伯，向他鞠了一個躬，心裏說着：「蔡老伯，您好好睡吧！我要去找母親去！」

小明走在大街上，他對於死人似乎看慣了，並不覺得可怕，但是受傷人的呼救，將死人的哀鳴，處處使他驚魂動魄，他祇有躲着他們走，雖然有時可以聽到：「孩子，來！救……救……我……我……我……」他到了幾處相識人的家裏，有的房屋已經燒燬了，有的炸得凌亂不堪，有的還完整無缺，可是無論走到那裏，除了死人的屍體，見不到一個活人的影子，小明心裏有些忐忑了。

他重回到家裏，鑽進他的小屋，詳細的觀察，他希望在牆角，炕洞，櫃子裏，可以找到母親，結果又使他失了望。



「……………媽媽！媽！媽！」

他跑到母親擺攤子的牆角，蹲在那裏，三月的太陽，曬得他身體發暖，他昏昏沈沈的睡去了。

夢中，他覺得有人擁抱他，他掙開了眼睛，使他驚慌得跳起來，因爲他看見了小雪，他的小愛人，她是個九歲的孩子，她的家庭和他相似，有母親，有老祖母，老年，中年，幼年，三個女人依賴着一部遺產度日子。

「小雪，你見我媽來嗎？」

「你見我媽來嗎？」

「我找我媽找不着！」

「我也找不到，誰知道她們到那裏去了！」小雪說着，又抱住小明哭起來，好像小明是她唯一的安慰者。

「你的祖母在家裏嗎？」

「在……家……裏！」

「好！咱們找她去，叫她給咱們想個好辦法，她歲數大了，一定有好辦法！」

小明握着小雪的手，兩個孩子低着頭，慢慢的向家走。

「你看見死人了嗎？」小明問。

「我胆小，怕遇見死人，偏偏遇到那麼多！還遇到一個快死的兵，他招呼我，我很害怕的走近他，他忽然握住我的手，把我抱住，睜大眼睛看着我，狂吻我，我真沒羞！把我嚇死了，幸虧遇到張老伯，他把我救了，要不是……」

「張老伯在那裏？」

「現在我家裏和祖母說話，我偷着出來了。」

「快，快！快回去，張老伯真是個大好人，待我真是好極啦，他準可以幫助我們尋到母親！」

兩個孩子握緊了手瘋狂般的跑起來。

在一所坐北向南的小宅院裏，他們見到了兩位慈祥的老人，他們愁眉相對，互相談着關於戰爭的殘忍。當小明自門外首先跳進來的時候，嚇得兩位老人都驚慌的樣子站了起來。「小明，孩子！你從那裏來？怎麼還沒有出城？」張老伯用手撫摸小明的頭髮，戰慄的聲音說着。小明慢慢的抬起頭仰望看張老伯的面孔說：

「張老伯，您見我媽來嗎？」老人聽到吃了一驚，又呈現出不自然的笑容說：

「孩子，你媽丟了嗎？」

「丟了，從早起到現在還沒有尋到！」

這時小雪將頭埋在祖母懷裏，高聲向祖母報告着媽媽沒有找到，而且哭起來了。

「小明，你媽在那裏？」老太太從沒牙的嘴邊擠出這樣的問話，她耳聾了，並沒有聽到小明和張老伯的談話，小明望了望她說：「丟了！」可是她沒有聽見，低下頭問小雪，小雪高聲向她說：「丟了！」她又重複的說了一遍，落下眼淚來，喃喃的說道：「可憐的孩子！」

兩位老人又比手劃足的說了一陣，靜默了，好像得到了一個結論。

「張老伯，你到底見我媽來嗎？」小明不耐煩的問。

「見來！」張老伯笑着回答。

「她在那兒？」

「坐火車回南邊去啦！」

「真的嗎？張老伯？」

「我還能哄你！」

「張老伯您見我媽來嗎？」小雪也問着。

「見來！也回南邊去啦！」

「也是坐火車去的嗎？」

「是的！」

兩位老人又比手劃足的談了一陣，這次都落下淚來了。「孩子們，你們願意坐火車，到南方去尋找母親嗎？」張老伯沉痛的說着。

「願意！」小明跳起來。

「小雪，你也願意去嗎？」

「祖母和我們一同去嗎？」

「咱們去，讓她在家看門，我們找到了再回來！」

「祖母，你讓我去找母親嗎？」

這時老祖母用袖子拭去眼淚，顫動的聲調說着：

「去吧！孩子！別……想……我……」她抱緊了小雪又哭了起來。

次日黎明，張老伯背着行囊，一隻手握着小明，一隻手拉着小雪，老太太依着門，落着淚，望着自己的孫女，漸漸的，漸漸的出了B城的城門，她的視線被城門遮斷了。

這時B城裏，似乎僅僅剩下了一位年高耳聾的老太太，守着自己的宅院，盼望着死神早早降臨，賞賜她離開苦世，誕登到岸！她也為兩個孩子祈禱，求上天償賜他們，早些尋到母親。

(未完)

施診日記

舒申

七月十二日，晴。

早晨隨在柯大夫身後走進樓下的眼科診室，室外椅子上已坐滿了十多個病人在等候着。較少的人數使我心中感到鬆快似地。

叫到「十五號」時，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羞澀地走過來，遞給我一張片子；是看護長馬修士的介紹施診單。

柯大夫翻開她的眼皮用桌上特製的手燈照着；鮮紅眼皮上凸出許多小顆粒。他告訴我這是重症砂眼，又說了病態及療法。

「你兩眼都要動手術，不然祇上藥效力是很小的。」柯大夫親切地對她說，「你家裏都有什麼人？」

她到室外去，不一會工夫，同着一位布衫婦人進來。

這是她的母親，我把馬修士的介紹單給柯大夫看。大夫同她的母親商量住院的手續及費用。我則利用這個機會去上下打量這位小姑娘，她這時正站在我身旁。烏黑的頭髮結成兩條小辮子垂在肩頭，眼很大，睫毛很長，一些也看不出是在患着眼疾。穿一件藍布衫，神情忸怩，低下頭玩弄着辮子。

柯大夫告訴我，給他用「20」葯水。我把白色葯水滴在她眼裏，她像一隻小動物似地握緊了拳，微微抖戰地忍受着。

施診完了，我到大病房裏去。她早已躺在「八號」靠窗的

牀上，換了一身醫院中的白衣服。我問她道：「你叫什麼？」

「朱藹美。」

我看她非常不安，好像覺得生疏的可怕。

「害怕不？」

「不，」她不好意思，忸怩着說下去，「什麼時候用手

術？」

我告訴她明天早上才開刀，並且囑她不要怕，打了麻葯針是不會痛苦的。

午後在頭二等病房給病人打針換葯。不好，十二號房的老教士熱度極高。我趕緊找來看護長，他也着了慌，讓我先給他退燒藥吃，等柯大夫來了再說。

天悶熱，屋中像烤麵包的爐子。走到大病房，病人們在用晚飯。藹美的小嘴巴裏正緩緩地嚼着米飯。太陽照在她額上，我把窗簾拉下來。她對我熟識了許多，告訴我：

「熱！」

「這已經是大病房裏最涼快的一間了。」我說道，「吃這飯食對口麼？」

「成。」她點點頭。「有牛奶沒有？」

我還未答言，擦地板的老白睜睜着說道：

「牛奶，三等病房還有牛奶！」

老王來，說看護長找到十二號病房去。

我囑咐老白好好照顧藹美，她用眼光來感謝我。

夜裏九點半鐘，我把大病房裏的燈滅了，只賸下一盞淺綠色的小燈。藹美睡得很甜，她真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孩子。小圓臉擺在雪白的枕上，多麼可愛呀！

七月十三日，晴。

晚風清爽，沁人肺腑。藹美洗完臉坐在牀上。見了我高興地招呼着。

她顯然地對她的新境地發生了興趣。她搶着告訴我：夜半醒來看見渾身白衣的修士在綠燈下簾簾地走來，給她蓋上被單，是多麼美麗。娓娓地談着昨夜經過的夢境。我輕擰她的臉頰，藹美帶着小酒渦的笑了。

我給她試了溫度表，又抽了十C.C.的血。囑咐老白早晨一點東西也不要給她吃。

本來割砂眼的小手術大半統由我擔任，但今天柯大夫說：藹美的眼症很重，要施用另一種療法割治，祇讓我在旁觀摩，做個幫助。

十二點我親自領着藹美走上三樓的第一手術室。她屢屢用眼掃我，彷彿察看我沒有謀害她的神情。

進了雪白明亮的手術室，她東張西望，把我的手握得很緊。我抱起她來，輕放在手術牀上。墊一塊橡皮布在她身子下面，再蓋上一件白布單。她嚇得面孔蒼白，眼中滿是乞憐的神色。我撫着她的柔髮，清晰地說道：

「不用害怕，有我在這裏，一會兒就好了。」

齊看護替柯大夫戴上橡皮手套。我也穿起消過毒的施術衣服，把藹美頭頂上的碩大藍罩電燈捻開。燈光四射，纖微畢露。

室內不透一點空氣，濃厚的藥味撲鼻。除了刀剪器械釘

鑰亂響之外，是異常的寂靜。我們都緊張得很，燥熱的天氣已不再被注意了。

兩塊消毒的長布裹嚴她的頭髮。我托着放滿刀剪藥具的磁盤站在這個小羔羊般將被擺佈的藹美旁邊。柯大夫拿起針筒試了試塞柄的靈活，頻頻地安慰着藹美：

「不要怕，給你打一點麻藥，不會疼的。」

我將磁盤交給齊看護，按住藹美要蠕動的雙手，盡我能地安慰她。

「給我多打點麻藥。」她抖抖的聲音向我哀求。可憐的小羔羊，我真想把她再抱回病房。

柯大夫在她左右眼角上各注射了一針麻藥。我們六隻眼睛靜靜地盯着她。

大夫的手指按着她的眼皮問她感覺疼痛不。

「不痛，有點發漲，麻得很。」她說。

停了一刻，藥力已逼佈在她的眼皮上，大夫用帶橡皮的小銅鉗子把她的眼皮翻開夾在臉肉上。特製有彈簧的小剪刀迅快地刮平眼皮上的小紅顆粒，鮮血湧出的時候，我就趕快滴上幾滴麻藥水。她渾身戰慄，我一面用輕語安慰她，一面按住她的雙手。

顆粒刮平以後，又把砂布需了220紅藥膏遍處摩擦。她哭似地哼着。

「疼……我悶氣得難受。」她啞音地告我，身體陣陣顫抖。

柯大夫迅速熟練的施畢手術，大喘了一口氣，脫去手套，用消毒水洗手。

我告她手術完了，她握拳的手立即鬆開，好似逃出了鬼門關般地微歎着。

我輕輕拭去她眼邊的血跡，將蒸熱的濕棉花敷在眼皮上是防止膨腫。又用紗布纏裹嚴緊，抱她坐在四輪的病人車上。她衣服被汗浸得全濕透了。

柯大夫笑着說道：

「爲割你的眼，我午飯還沒有開到呢。」

「謝謝大夫受累。」車慢慢地推走了。

我拭去額上的汗，柯大夫也說藹美這孩子很乖巧聽話，討人歡喜。

晚上我喂藹美一碗小米粥，給她換了件乾衣服。她擽着嘴說道：

「又熱又痛。什麼我也看不見，眼珠祇要動一動便疼。」

「忍着一點，乖孩子。早早睡覺，明天我再來看你。要什麼儘管招呼老白。」

我摸摸她那汗水潤漬着的小臉，回在房裏讀看書報。

十點我偷去看看藹美，洗了澡才安歇。

七月十四日，陰雨。

早點的時候，我吩咐廚師每天把我的全份牛奶拿給藹美用。但是這是犯院規的。

今天是星期日。柯大夫馬教士和白衣的修士們都去教堂去做禮拜，甚至老白也以禮拜藉口溜了。我試了病人的熱度，便換了衣服坐車回家。我告訴蕪嫂：我新交了一個小女朋友，眼睛上正蒙着白紗布呢。

午後的雨像不會停止似地下着，黑雲一片片層疊在天空，鋪得又厚又均勻。我打開藹美眼上的紗布，她喜歡得「呵

，呵」地輕喊着。她的眼腫得像兩個核桃，我給她上了麻藥，柯大夫用玻璃棍分開她那血肉模糊的眼皮。她忍着痛苦，抓住我的衣服。

上了²²⁰紅藥水，又敷上熱的濕棉花。當我給她包紮紗布的時候，她滿面失望，問我什麼時候才能不用紗布。我安慰着她：

「頂多再有三四天就可以不用了。藹美，忍着點。」

她說眼部悶熱得難過，又不時地刺痛。我把窗打開，讓涼爽的微風飄她的髮。

「等以後你眼病好了，黑亮亮地有神，你就該高興了。」她笑着，頭斜在枕上。

老白領着她母親同一個比藹美大些的女孩子進來，我便走開了。

因爲陰雨的原故，天黑的比往日早。藹美謝謝我送給她牛奶。

我低聲警告着她：

「不要响。」

她從枕下摸出個紙包，我接過來，她說道：「姐姐給我的，她在編織工廠裏做工。」

紙包裏有兩個蘋果，一把糖粒。我吃了一粒，檢了粒紅色的塞在她嘴裏。她快意地談起來。

「母親在袁科長家裏做女傭，姐姐她做女工。我是懷育小學三年級。袁科長的少爺說我有砂眼，不治就不許住在他家。」

「你父親呢。」

「父親是袁科長手下的書記，死去三年多了。」她薄唇

顫動着，像委曲說不出口，「聽母親說是教人打死的。」

我們拉着手沉默了許久。我不想再繼續同她談下去，怕引起這位小姑娘的傷心，對於新割的眼睛是大有防碍的。

關上窗，替她拉平了被單。我俯下身在她耳旁說道：

「藹美，好好睡覺吧。」

她突然扯住我的衣服：

「明天早點來。」

七月十七日，晴。

藹美眼上的紗布可以取消了，現在祇貼着兩塊小紗布。依柯大夫的意思，還要用紗布裹一天，我想幾天的苦痛已够她忍受，也教她鬆快點吧。

她向我訴說暫時盲目苦痛的經驗。看不見陽光，花草，看不見親愛人們的面龐；什麼都看不見，祇有漫漫無涯的黑暗。心中雖是焦急，渴望着光明，却有達到希望的一天。可是那些真的瞽者，永只看見黑暗的孩子們，該要多末苦痛，不幸呢。

她真誠地歉疚着。

一天裏的閒暇我全放在她身旁，把我所得到的純正的知識盡量地灌輸到她那純潔的小心靈上。我講給她許多引人向善的故事，童話。她聽得津津有味，我也樂而忘了疲倦。

她說她很感動，尤其是「玻璃鞋」的故事竟使她為那小公主流淚哩。

七月十八日，晴。

傍午時候，蟬虫正迎着炎日高唱。旁人在歇乏，我却同藹美娓娓長談。

她的小姐姐喬美來了。笑迷迷地提着個小布包，對我鞠

躬說道：

「謝謝您關照藹美。」

她同她妹妹長得一樣聰明伶俐，清秀則稍不及。

我問她工廠中的內幕，打破了她的拘束。她一一地告訴了我。可憐小少年紀就飽嘗了人世滄桑。她的心靈已不像藹美那末「純潔」，不，該說是「平靜」。因為她已耳渲目染了社會的黑暗，詭詐；虛偽和欺騙。

藹美不耐煩聽我們的叨叨不已，她把布包裏的糖果拏來同我們分享。

她忽地對小姐姐說道：

「我眼睛蒙着，也能知道你穿了什麼衣服。」

我們叫她猜。她果然猜出鞋子，衣服的形態顏色，絲毫沒有錯誤。

我驚訝她的聰敏。她眼上的小藥布還貼得很牢妥。

「哈，姐姐就祇有這末一身衣服，我怎末猜不到。」

等到會了這句話時，我們不禁都笑了起來。

喬美又在她小妹妹掌心裏用手指寫字，叫藹美猜說，她可以說得大致不錯。

她的天真聰明實在使我愛到了極點。唉，假使我有一個這樣的妹妹！

七月十九日，晴。

柯大夫察看了藹美的眼睛後，高興地說：

「好極了。」

換上藥，今天不給她貼藥布了，祇在眼上罩着一個銅絲網。藹美高興得在牀上跳着喊道：

「啊，多末好看！太陽照在那邊，紅花綠葉。呃，這

裏真美！」她看見鄰近的病人向她笑，羞紅了臉忸怩地轉向我看。

整天裏這一副發光的小臉上總帶着笑容。她偷偷告訴我：她生日的那天都沒有今天快活。

她向我要了一面鏡子，坐在那裏對鏡裏的自己說着話：

「你的眼睛有一點紅，還腫着呢。」

她的天真，沒有一個人不喜愛的。我恐怕驚散了她的自語，便幽手幽脚地走了出來。

七月二十一日，陰。

晚飯前藹美的母親來看她。看護長說她的小女兒可以回到家中去休養了，請她明天來接藹美出院。

夜裏我們對坐着，默默無語，心裏同懷着一樣的心事——戀戀不捨。

她叫我在她臨去之前說一個好的故事聽。我說了一個長篇故事「木偶奇遇記」，她呆呆出神地聽着，眼睛凝視我的臉，瞬都不瞬一下。

「……小木偶經過了這許多困難險阻，真誠地改了過。因為他誠實，勇敢和不自私，就重逢到他慈愛的父親，變成一個真的孩子。」我又補充了一句：「所以我們真的孩子更應該誠實，勇敢和不自私，免得會被小木偶看了都齒笑。」

「我真願永久聽你講故事，你的話該多麼有意思呢！」她興致的說，但她面部的表情漸漸地變得悽然了。她又說：

「明天我就得走了……我真不願意離開你……」緩緩地說着，於是兩顆大的淚珠嵌在她的眼角上，忽然俯在我的膝上嗚咽起來。

我輕輕地吻着她的烏髮，眼中漸漸模糊，也流下淚來。

她猛擡起頭來問我：

「我還能來看你麼？」

「可以的，藹美！隨你的意。」

七月二十二日，晴。

一道寬闊的陽光，照在我同藹美的衣服上。我手領着她在花園裏的甬道上走。鳥兒停棲在翠綠葉兒堆裏齊聲歌唱，花兒的淡香輕拍着鼻孔；青草像藹美的頭髮似地被風吹動；甬路上的石磚也伴着我們的步伐，打出「拍拍」底節奏。我們的心已醉向牠們了。

施診之前我替她整理零碎物件，我把最近的一張像片放在她掌上。她看了幾眼，翻過背面念着上面的字：「贈給小妹妹藹美：舒甲。」悽然地笑了。

九點鐘，她母親來接她走，我送她走出院門。

「藹美，不許哭。大夫叫你隔一天來上一次藥。明天再見！」

我強對她笑了一笑，車子揚長去了。她的眼睛一直望着我。

虔信天主的老白擦地板時說道：「藹美真好！」堆滿皺紋的眼角上也掛着淚珠。

——完——

山洪

劉植蘭

每當妻回娘家去的時候，大壯總加倍的感到安逸與愉快，絕沒有一般丈夫離開妻子後所感到的寂寞，空虛的情緒。昨天妻又回娘家去了，他一夜在那寬大的磚坑上香甜的睡着，見不到發胖的女子與愚蠢的酣睡聲，連落了一夜的雨都沒有聽到，一直到黎明。

他醒來輕鬆的伸了一個懶腰，就跳下坑來在銅盆內撲撲的洗了頭，臉，與手臂。房門開了，山間的晨光與空氣隨了一陣愉快的小風擁入室內，他遂在這時走出。呈現在她眼裏的是山和樹的全景。這山在遠處看來是藍色的，比晴天的藍要深一些；但是到山脚下却令人覺得不敢仰視牠，一重重摩天的蒼翠石峯，石壁上放出一陣陣又綠又白的光和氣，使你感到自己渺小，威嚴，懼怕，心中的隱秘都隨着那陣陣的綠光白氣冒出的，自己就覺得空虛渺茫了。還好，大壯是住在他的果園中，在果樹的下面已經阻隔住山的聖偉。這果園裏主要的是蘋果樹，在短牆下有千百棵紫玫瑰叢，夾雜着杏樹。蘋果樹被圍在心裡。不管春、夏、秋、冬，這園子都能給他喜悅，給他希望，他是這兒的王。這是雨後的夏晨，園內除了幸福的光與色以外，再沒有別的。

他的房子和別的鄰家一樣是用青石板蓋成的；院子即是那廣大的菜園，行列齊整的菜樹，從山根下依次而上，和鄰園分界以石砌短牆。這是個山村；名條子玉，居民數百戶，皆以養菜園為業。他們靠着天然的恩賜，快樂的生活着。

一地被雨打落的半熟蘋果。他迅速的拾在一個大竹籃內，預備趕集時小價賣出。妻在家時，常常幫他拾那落了的菜子，拿樹上的蟲子，但她總是遲緩，幾乎不是幫他而是阻礙他的進行，也難怪，妻是三十多歲的人了，她是在村中勞苦生活中度過半生的女人，多半已失去青春的敏捷，臉是顯然的衰老，比起丈夫的年青，健康，敏捷來，真是不相稱的配偶。她在十八歲那年秋天，嫁到他家，他纔十二歲，這也是他多少有些敬畏她的原因。他總忘不了她穿着新衣幫助母親操作的印象。父母相繼逝去，他同妻過着日子，他對她雖無深厚的愛情，但是尚能維持着平靜的生活。

但他的心情最近却有了變化；再也平靜不下，有一個大眼睛，小嘴，棕色皮膚的姑娘的影子，閃在他的心靈深處。姑娘是村中一個教書先生的遺孤，她有一個 Kip van Winkle 似的哥哥——廢物，怕老婆，但有一顆好男兒的心。她還有一個出色的嫂子——厲害，風騷。村中每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都有挑逗她的意念，而不敢有挑逗她的決心。她綽號叫小花牛，不知誰送給她的；也不知什麼用意。總之，這村中因了生活的豐足，很有閒情給鄰居們起一些綽號，用來彼此呼喚，嘲笑，或衝突時互相漫罵。

姑娘名字是雲子，而大家時時給她加上一個「黑」字。黑雲子初次被大壯發現，是今年四月紫玫瑰開遍花叢的時候，園的短牆下，成了世上最芳香最美麗的地方。他招來五六個

女孩子，幫助妻剪花朵，曬乾後賣給城內點心舖，或茶店。雲子也來作工，她工作得那麼迅速，愛說笑話，大壯那時纔知道女人的可愛。他要追求，他加增了活力，他覺得這種心情並無礙於妻的存在。

他憑着短牆看山頂上的積雨錯綜流下，在晨光照耀中：全山上披了一個偉大的銀網。奇美的景，使他單純的愛慕着，與他的意念合成一片。多麼突然，那動心的笑聲驚覺了他。牆外站着雲子姑娘，他茫然無語的注視她，她却笑着說：

「大壯哥——村中普通稱呼——起得早啊，大嫂呢？」

「回娘家了，你……上那兒去？」他說着，心跳着。

她又笑了說：

「上山溝洗衣服去。」說着指着竹籃內的衣服，說完轉身走了，黑長的辮髮有情致的擺動着，更顯得她身材的綽約。

大壯如有所失的望着漸遠的身影，聽着山水的鳴聲，他敏銳的恐怖着水裏會跳出怪物來吃了她，也許會貪婪的抱走她。他本能的跳出短牆，連房門都未及鎖，丟下一團菓樹追蹤在她後邊。小砂石被雨洗得清潔而鬆散，每個足跡存下一汪水，沙沙的悅耳的山行。他一直追至山溝。這兒有從山頂流下的水沖擊的一個曲折的山溝；溝的兩旁有松，酸棗，及山竹花，還有些不知名的小樹叢與蔓生植物。也有一兩個野兔及獾的洞，這山是安全的。沒有毒蛇也沒有猛獸，狼是有的，不過要夜間才出來。

昨夜下了雨，山水的鳴聲近於吼叫了。她雖然是產於山村中，但對於這天然的威嚴不免震驚，她回顧來路。意外的瞥見他。不知何故，她心中起了初次的波動。她並沒笑，也沒說話，默然放下竹籃坐在一個小野花園繞着的石坎上。一

件一件的揀着衣服，他呆立在數步以外，看着晨光籠罩着的偉大山坡，青翠的一片片的植物，以及她操作着的姿態，她並不回頭，一直在洗。

草上已平晒着各色的衣服，她的心跳得幾乎從口出來。一個失神，急流搶去她洗着的被單。她拉不回來，水的力量真大，由山頂流下的水沖着寬大的布。絕不是少女的力所能拉回的，她不顧及的呼叫：

「哎呀！我的被單子。」他好似已準備好了的，一下縱入水中。那單子好像一條發怒的大魚一直往下沖，他也像古英雄似的終於捉着牠——那個少女失落的布單。

他拉着單子走上山坡交給她。她已爲她入水的雄姿所迷惑。接着單子，沉靜着，他發覺了她的秘密而笑了，她纔清醒的羞澀的說：「謝謝！」他注視着她閃光的眼，眼中對閃着初戀的火花，是初戀，他並未戀過自己的妻。

在歸途，他們並肩的踏着砂石，踏着小草，在短垣邊分了手，默默的，她提着盛衣的竹籃。

已經到了六月十三日，在山村這是一個小節令，他們用發酵的白麵作成各種包子，分贈給鄰居與工夥。

夕陽已不再停留了。山谷中全個紫微微的，水池子也是平滑的丁香色。大壯吃完了鄰人送來的包子，獨自看着豐滿的菓樹，滿足的笑了。接着又如有所失的嘆了一口氣。在垣外又有了那秀美的臉，一團微紫的光輝鑲着她巧小的頭。

她笑了：「大壯，給我開開柵欄門。」

「得啦，開什麼門哪。」他說着，一下把她提入牆垣內。她手裏拿着一個大荷葉包。

「你吃吧！」她展開荷葉露出十幾個精巧的包子。這樣說：

「誰做的？」

「我。」於是他高興的拉她坐在一棵蘋果樹下，一個一個的吃着。

「真好！」那裏滿足，有着嬰兒吸着母乳時的笑意。她說：

「慢慢吃，看你要噎着了。」他笑着，搖着頭，她又問：

「你吃了半天，是什麼餡？」

「我到沒嚐出來，我真愛吃。」他笑着說。

「連餡都沒嚐出來，真是飯桶。」她有意的挑逗他。他已吃完了；但仍有一個未滿足的需求，於是丟下大葉子，拉着她說：

「飯桶？你是飯桶的什麼？」

她笑着抽着手說：「你管得着我嗎？愛是什麼就是什麼。」

「你是飯桶的……」他說着踟躕了。但接着又不顧及的說：「你是飯桶的，飯桶的命！」

夜色已加重在大地上，在這菓園，月還未升起，這一對火戀的青年沈醉在黃昏的幽暗中。

樹的枝葉間射入月的銀光，她懶懶的站起。轉面向着月光。多麼神秘的眼哪！有着快慰，懷疑，與恐懼的光。厚長的睫毛不就是神秘泉水畔微風吹着的豐草嗎？她突然倒在他身上，哭了起來，着撫着她。妻冷然的臉映出，在他開始清醒了的頭腦，呀！多麼錯的一件事啊！大的汗珠同時從他面上，頭上擠出。不過一個閃電的思維又使他靜了起來：

並不愛妻，愛這可愛的姑娘有什麼不是呢？」他重新抱緊了她，可是她哭的更厲害了。他的淚也止不住潸然而下。她的頭抬起來注視了他一下，顫聲說：「以後我們還能見面嗎？」

「怎麼不能？」她又問：「她回來，我們還能這麼好嗎？」他開始茫然了，她又說：

「哥哥已經罵了我一次。他和嫂子說：『那麼大了頭滿街跑，好些個人說她和大壯好，你一天管幹什麼，就知道打扮……』」

「嫂子還好，急替我辯：『你瞎？你看不見她天天給人家洗衣服，幫助家用？我們倆誰也沒白吃你的飯！有眼珠先瞧瞧自己，你整天兒在外面閒逛蕩，還有嘴說人哪？找什麼毛病！瞧着我不好，有本事休了我……』」

「哥哥纔不敢言語了。以後日子長了，可怎麼好？」單純熱情的大壯，從未知道什麼是困難，雖然受過工作的勞累，但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現在雲子哭在他的懷裏，他居然不敢說。「你住在我家，妻來了，叫她走。」他不敢說；他怕的不是妻，也不是岳父，只是一種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如火焰，又如洪水衝着他的內心。焚燒着他的靈魂，那麼烘，烘，烘……的。但他仍是個英雄，忽然突口說出：

「雲子！起來，我告訴你；在鳳凰嘴我爹留下的一處葡萄園，有幾十架『無子露』。看園的是一對老夫妻，張大媽和張老爹，你可以和他們去同住，我囑付他們照顧你，我可以時時去看你，沒有人阻止我……」

「她為幸福的幻象所吸引，伸張了嘴的的弧形笑了『鳳凰嘴？那麼遠！人那麼少……』」

「真的，遠，誰也不上那兒去。」

「不過我要問嫂子，她答應了，我就走，她懂得事多。」

她說，隨即站了起來又說：「我回去吧，太晚了，哥哥又要叨嘮。」她越過牆垣，踏着沙沙的山路，帶着愉快的心歸去。

妻回來第三天，大壯在「上菓市」的謊言的庇衛下；担着菓子直奔向山的更高處，順着山溝的邊緣走上鳳凰嘴。

這是一個山水發源處；有着一個相當壯觀的瀑布，左邊有大壯的葡萄園，右邊是一個尼庵「斷水庵」，這是葡萄園的唯一鄰舍。園門外臥着一個小熊似的大黑狗，搖着尾歡迎牠的主人。不整齊的牆高高低低的圍着幾十架青翠的葡萄樹，有的已經有着晶紫色的顆粒，有的依然是翠綠的酸葡萄，高聳的小屋建在一個平大的盤石上。雲子早已看見他從山下上來，但迎接出去的是年老而精神尚好的張大媽，大媽開了柵欄門：

「大壯來了。你媳婦好？怎還担着菓子？」

大壯說：「要趕集去，」說着走進園內，又問：「老爹呢？」

「出去溜食兒去啦。」

「老啦，出門去要小心走，石頭多，跌着可不是玩的。」他一面應付着老人，一面走向屋子。老太太忽然想起一件事說：

「真是，我這記性不强，那雲子是你親戚嗎？她太好了，待我們可好着哪！可比兒媳婦還孝順。」但說完了，又覺得失了嘴，衰老的眼審視着對方的面色，看他並沒怪她；於是話又來了；「來了五六天，就沒用我作飯；連打水都要自己去。可是你老爹不肯，說她年青青的失爹少娘的，在親戚家

別太遭塌着。」房門開着，雲子在張大媽的語聲中笑着迎出來，他心跳得厲害，他見她似乎有了改變，不那麼活潑，只是更美了。頭髮那麼整潔的梳着，光亮得動人，映着明眸，皓齒。大媽上院內土竈上去燒水，兩個青年人躡進屋裏，他笑了說：

「這兒好嗎？」

「好，你能常來嗎？」

「能！」她已走近，他抱起自己選擇的新娘，放她坐在坑上，又說：

「我担來好些米，上面蓋着菓子。」

「你呀！真能扯謊。」她又說，「他們兩老人家待我真好，我把死去的爹娘都忘了……不過有一樣，山水聲太大，夜裏聽着真怕人。像天崩地裂的聲音，有時像怪物叫，有時像狂風，我怕得夜裏睡不好。可是；他們睡得總是那麼香，你要在這兒也許我就不怕了，你能嗎？」

「怎麼不能？我已找好了人替我照看兩天園子，她也找了人作伴，我說趕完集在姑姑家住些日子呢。」他雙手加胸說。

「啊！」是感謝與喜悅的顯示，她又說：「姑姑家，這兒就是姑姑家了。」二人相視一笑，是幸福的開端嗎？還是悲哀的種子呢？

多星的夜。他倆站在瀑布左畔。她說：

「走吧！上園子裏去，你聽這水聲多怕人哪。」

「再等一會兒。」

「爲什麼呢？我真怕。」她幾乎哭了出來，他仍拉着她，鄭重的說：

「雲子，不許說怕，我們不許怕，別學那些嬌小姐；一來就怕，怕，怕什麼？我要你練習胆子大，將來我們要永久住在這兒，」她伏在他懷中點頭，仍存留一些怕在心中，他昂然立於夜色籠罩的山中猶如一個英勇的巨人，接着教訓似的說：

「我十三歲死了父親，十六歲死了母親，雖然有姑姑舅舅幫助我；但二十歲以後，自己照料着兩個園子，沒人敢欺負我，我也不欺負人，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怕。你是好姑娘，你要學我，以後秋天冬天北風起的時候，水聲更大更怪，你也要大起胆子住下去。」

「我知道了。」她說完了無理由的哭起來，他也不加勸止，哭了相當的時候，她抬起頭來看他的臉，看看天，好像「驚怕」已完全隨了淚從她心中抽出去。

秋天是山村中的黃金季節，熟收的果子販往各地。幾乎家家住着收買果子的異地客人，每日吃着豐美的飯，婦人小孩子穿着整齊的衣服，每日有各村起來賣零食的小販在門前叫賣，夜間還有一個村民合辦的影戲台外村的人，都背了椅子，燈子，提着燈的，領着小孩子的，聚攏在台前，在太陽完全落下去的時候，影戲開場前的號招樂，急促的響奏起來，於是許多晚飯都不得從容被吃下，嘴含着飯一面跑一面嚼着的孩子，匆匆修飾後滿面塗着怪粉的婦女……潮水似的從每一個門口擁出。照例的吉祥短劇已演過，一個手比身子還大的丑角出現在影幕上，於是各種笑聲噪了起來，這原始的內心的愉快，是勞苦終年後休息時得了安慰的真笑，演員借用丑角的滑稽動作說出淺陋而可笑的話，而這些話又都是些

實用在村中的警語與諷刺：

「別偷人家的葡萄吧！」

「有一個人晚上出去偷了人家一嘟嚕葡萄，回到家一看找不到老婆了，老婆在他出門後叫人家偷走了。」於是一陣笑。

丑角過後；是正戲的開始，也如城市中戲園中慣見的現象，村中又走出一批有身份或自命會看影戲的人物來，其中有一個男人，提着一個白紙紅福字的四方燈籠，肩扛着一條雙人燈子，後面跟着一個俏皮小媳婦，豐滿不失為苗條的身材，適體的布衣服，輕盈的步子，漸漸的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騷動了：「小花牛一個人和男人來了，『黑僧』雲子怎麼沒來？」「跑了！」「跟誰？」「跟野男人」「菓子客？」「說不清。」

那少婦已坐在燈上。旁邊有一棵小樹，這小樹是這廣場上唯一的植物，她用來自障也許是用來標奇，賊尖的目光由各處向她射來，使她的男人生了氣：

「他媽的，沒一個好人，回去！」命令只管發，但女人只淡淡的說：

「要錢，這兒有，別找毛病！」她漫不經心的交給他一些錢，他奉若珍寶的一直走向那掛着玻璃燈的爐猪肉的小攤前。一般人對於這少婦的注意漸轉向影戲台。這時一個年青的人徘徊在她的左近。

她嚴肅而低聲的叫：「過來，大壯哥！」

他轉過來又聽她說：「我妹妹現在怎麼樣？」她的聲音低小，但他都能明白，他回答：「很好！」她嘆了一口氣說：「好，那我也可以放心了。她自幼雖然沒有爹媽，但沒

受過委屈。又能幹，又要強，……我喜歡她……」又接着說：「我已把她的衣服包好了一個包子，等她哥哥趕集去我設法交給你，帶給她吧。」他無言的點了點頭。她眼內有了熱漲的淚潮，影幕上成了一片模糊的五彩。大壯走開了。遠遠走來抹拭着油嘴的丈夫，他的臉上有一團孩子吃飽了的笑。她不理他，她開始看影戲。

冬天很容易被人忘記。

人和別的動物一樣伏居不出，冬天且讓牠過去吧！北風與山水的怪叫已訓練得我們雲子姑娘胆大了。女性原始的偉大，完全表現出來，她是山間的女皇。

東風吹醒了宇宙，灰色的山抹上了一層綠。

玫瑰嬌羞的含着蓓蕾；雲子在高山上爲大壯生了頭生子。胖而大眼的孩子，兼有父母的特具形態，誰能說這孩子將來不是山間之主呢？老年看園子的男人却在這小生命誕生以後死去，那老婦除了哀痛外也因了這新生的小人而快樂。大壯是高興，感激，又恨自己不能日日守着孩子。他想把愛人和孩子搬在條子玉安全的住室中；但是又沒有這個勇氣，天沒賜給他這勇氣，從前他不知道什麼叫怕，但是現在總會幻想到孩子一旦叫狼或什麼精靈搶去的不祥景象，偶爾也幻想着孩子長成自己一樣偉壯的樣子打退了野獸，或背了母親從什麼災禍中逃出……此外腦海中充滿了孩子手足齊動的哭，或安甜睡着的印象，每當他上鳳凰嘴去的時候，看見院內晒着紅綠的小兒衣，心內感到無上的安慰，他照料着兩個菓園；領着工夥上肥料，綁葡萄架子，修樹尖……忙！弄得兩

個園子比每年加倍的出色，他想今秋的豐收是在意料中的。一天日落前，孩子已安睡了。他與雲子共坐蒲團上，他問：

「作了媽媽啦，還胆小嗎？」她却回答得那麼堅決：

「不，有什麼可怕的，孩子要我照着，我的胆子大了，我不知道什麼是怕。他聽了除了驚訝即是敬服，她變得偉大了。他緊握着她的手，好像自己以受着她的保護。

「吧噠！」驚得他跳起來說：

「什麼？」她却笑着閃眼說：

「打着了。」她起來拉着他走向石牆的缺口處，一個棕色的動物在一個打獸夾子內掙扎。

「是牠！」他恐怖而急促的說：

「牠？是要來吃我們的孩子吧？」

「沒的說，孩子那能叫牠看見？牠們是來偷吃落了的菓子，或葡萄的。」小野獸的眼已經停止閃動了，四個短小的腿已僵硬筆直了。她說：

「這張皮能作一個很好的小褥子。」

孩子醒了，年青的母親抱出他來，爸爸慈愛的接過來，在初夏的和風中孩子笑了。這笑是世上最美麗的瞬間；是緋紅的小星星飛滿這個菓園，溫暖着父母的心靈，繡着金魚的是小紅兜肚更顯出小生命的一身胖胖，可愛。小手抓着爸爸的衣襟，一會兒又把手指放在口內吮吸着。男人抱孩子是孩子最不能耐久的，孩子哭了。媽媽又接過去，多麼幸福的山中兒啊！

又到夏雨滂沱的季節了。

將她帶回她的故鄉。

「哎呀！我的孩子呢？」「哎呀！」她像瘋了的野鹿，她清醒後第一個感覺就是孩子沒有了，失去的老太婆已不在她的記憶中，她跳起來，散着頭髮說：「誰把我的孩子搶去了？」「哎呀！我的孩子！」尖銳淒涼的呼叫，使人聽到時混身發冷，村內的小狗，開始吠着，許多人從清晨的房屋中走出來看這瘋狂女，突然小花牛拉着她：

「妹妹！妹妹！什麼事？跟我家去吧！」她拉着瘋狂的小姑娘到家。雲子又到了自出生就居住着的家，她沉靜的向周圍審視一下，接着又叫：

「我的孩子。」素重廉恥的哥哥也傷心的流下淚來。女人吩咐他：

「你去找大壯，說咱家有要緊的事。」哥哥走了，雲子不

停的叫喚。院內已擠滿了義務的聽衆，小花牛急得罵：「看

什麼？人都快死了，你們聽什麼，都等着披麻戴孝哪！她要不了那麼多的孝子賢孫，」臉皮薄的走了不少，有毅力的還留着，哥哥垂着頭回來說：

「大壯天還沒亮就出去了。」

大壯突然走入，如一個行走的僵屍，雙手捧着嬰兒的屍體，後面跟着那忠心而疲倦的狗，走入小花牛的房中，哥哥只管垂着頭，嫂子也沒看見，他機械的把死了的孩子放在愛人的懷中說：

「狗從水裏撈出來的。」說完木人似的站住，嫂子倒抽了一口氣說：

雲子却抱緊了孩子，狂笑起來。「可了不得。」

文藝筆花

仰望許多葉子我歇息着，我不曉得要感激什麼才好，這實在是一個恩惠。我又頗寂寂然，起來徘徊着走，這麼一個深林裏爲什麼不見一個人呢？我的意思是一個理想中人。我又實是不懂戀愛的。我的靈魂是多麼崇高呵，這樣我很自傲岸。

廢名「墓」

瑞的故事

張華

瑞前天來了一封信，讓我去一趟，她說：

「寂寞把我帶到牢獄裏來了，我竟沒有方法使自己活躍一點，假如你肯來一趟，肯給這垂死的生命一些滋潤！」

我很慚愧，從她回到這裏，我只去過一次，病後的心情常常是敏盛爲酸楚的！而我竟沒有給她一些同情和安慰。

早晨，點心的桌上，首先放下筷子，拿起大衣，親問做什麼，我匆忙的說，「看看瑞去，」邁出屋子，還聽見親議論着我的慌張的脾氣，自己也笑了。

早晨，一天的開始，那風又輕俏，又尖利，我感到異樣的舒貼和適意，天空像一面藍綢子，圍在太陽四周，閃着光輝，象徵着偉大的和平與寧靜，風飄過來，輕輕打一個綳紋，多一條淺白的雲條。

我仰着頭走，覺得地面變得廣了，像天空一樣的遼闊和平坦，天和地相接的地方就在眼前，我好像預備攀上去。馬路邊上站着的西行禿樹，輕風撥弄着它們的枝頭，不知是同情，還是憐惜，我覺得聽見一點聲音在嘆息，抬起頭來，一隻喜鵲在頭上掠過去了。

拐一個灣，逗望那一另明淨的水了，什利海剛剛凍上一層薄冰，整着面孔，等待着寒風的挑戰，既沉靜，又勇敢，我站在堤邊，凝立了一會，一種寂寞兒上心頭，有點悵悵，也有點悚懼。

瑞的家離這不遠，往東一條胡同，路北的紅漆大門，按

過電鈴，門開開，跟着跳出一隻小獅子狗，毛白得像雪，脖子下面拴着一個小鈴鐺，跑起來，非常輕脆好聽。

「加尼！」我喊，這是瑞最心愛的狗，因爲我是瑞的老朋友，加尼對我也常常是善意的，它圍着我跳，叫，使我邁不開步了。

開門的人正要呼喝，瑞已走出來。

「加尼，引路，」

瑞穿着咖啡色的長袍，滾着棕色的邊，托襯着那清秀的臉，非常適度，我注意那晶瑩射穿人的大眼，顯得暗了像有一層薄紗，遮住了那動人的光彩。像是抑鬱，又像是幽怨，一種潔楚的美，我感到惋惜和難過。

「尊寵非常盡忠，對客人搜索頗嚴。」我笑着說。

「這怨不得加尼，誰讓你總不來？」瑞也輕輕笑了，我們去進裏院，瑞的小姪子正在踢毽子，累得小臉像熟透了的蘋果，看我進來，正在那裏不動。

「阿衛認得這位姑姑？」瑞過去拉他的手，他却一躍煙跑了，大家都笑起來，走進瑞的屋子，加尼昨日跳上沙發了。

這屋子比從前稍稍改變一點，臨窗的寫字台科過來了，留下的地方，支了一個花架，一盆龍鬚草放在上面，纖細的葉子垂到盆下，寫字看書的時候，偶然抬頭，正可與這盆草打個對面，光綫也格外顯得柔和，瑞走過來，抱着加尼，我

們相視一笑，坐在臨衣鏡的沙發上，偏過頭去，正可看見岩個人的側影。

「瑞，你的顏色依然不大好，」我誠懇的說，她抬起頭來望着窗外，輕輕呼了一口氣，我聽出那嘆息中的淒涼。

「爲什麼呢？你的病已經好了，爲什麼不快樂自己，你的身體……」

「並不是，」她阻止我說，「我的身體已經復原了，然而病後的心情有時很難自解，我竟忘不下那病中的日子。」

「自然生病不會留給什麼適意的印跡，但是生病也不是什麼可追念的事呀，你只一味回憶那些事，不太愚笨麼？」

「我不自禁的笑起來。」

「不是，」她正重的說，「我想起×島，想起在×島的日子，想起在×島留下的罪孽……。」

「什麼？」我感到意外的驚訝，喊起來。

「這罪過的鑄成是命運，我只奇怪爲什麼命運把人遇合到一起，分開來，再遇合——」加尼跳到地上，擱一擱頭，隨後跑出去，她好像沒有感覺，倚在椅背上，眼望着天花板，聲音有點激動，我看出那內心燃着的痛苦。

「瑞，慢一點。」

「去年的春天，母親把我送到×島休養，住的是六孀的房子，爲我預備好的一個旁院，非常小巧，與大院相隔的是一面籬笆，爬滿了牽牛花，早晨起來，開滿了紫的紅的花朵，像藍天上的星星，美極了，我很感激的住下來，六叔和六孀時時送來書報，他們有兩個小寶實，爲那寂靜的環境，添不少生動的意趣。我極安心，也極適意，清和的天氣時，走到海邊，望着無邊際的雲霧和海浪，心中朗然，海水擊到

兩石，翻起白色的浪花，孩子們檢着貝殼，唱着歌曲，宇宙好像又回歸原始，我享受着那天真和偉大，有時自驚自嘆的說：大自然真是一首優美的詩呵！只是每當夕陽西下，燒紅了天空和海水的時候，我微微找到一線悵惘，這悵惘遊蕩在空間，我發覺自己太寂寞了，渴望着一些友情和安慰！然而這可組咒又可感激的命運，意外的一個薄暮的時候，我遇到五年沒見的亞清姊了，這其是一個奇蹟，我們有四個年頭沒通消息，這時見到，渾如一個夢境，彼此歡喜得說不出話來，五年來，她稍微有一點改變的是更高一點，也胖一點，那圓圓的面孔，和渾厚的神情，却依然是從前的樣子，我們述着自己的情況，她告給我，中學畢業後，便到這裏來教書，生活相當的適意，我約她到那裏，一直到天黑，便留她住下，說着幼年的事，緊握着手，黑暗中看不到臉色，只覺得眼中轉着的淚珠，這感織和興奮，把我從孤寂中救活了，我想起那時的情景，記起拈土爲香結誓的孩氣的話，怎麼不值得感激和流淚呢，從此我不再寂寞了，亞清每天下課必到我那裏，勸我耐心，禁止我多看書，那神情像一位良師，又像一位長姊，六孀替我歡喜，她說我精神煥發多了，她又稱贊亞清，說她是一個嫺靜而溫和的姑娘，並且預料她將來必是一個賢明而溫雅的主婦，我只暗笑，寄母親的信裏，我得意的寫着我的生活，我說：

「在這海闊天空的境地裏，本連將五年不見的亞清姊，又還給我，把我的悵惘揭去了，像天上扯起的薄雲，被輕風吹散一樣，友誼真是宇宙間的太陽，她把我孤寂的生活織上花錦……。」

夏天到了，她們學校放假，搬到我那裏：我們可以整天

的談着笑着了，清晨薄暮的時候，我們携手出去，欣賞大自然的美麗，微風拂動衣襟，彼此竟說不出話來，可追念的夢境呵，亞清把我救活了，讓我製造罪孽……。」她停住了，聲音有些哽咽，我注視那面色，眼中含了晶瑩的淚珠，像熟透了的葡萄，風一彈，就要破了。我拖過那一隻素日的手，低低的說，

「瑞，不要太傷感了，慢慢的，你的精神太興奮，沉靜一點。」

「我怎麼能沉靜呢？」她終於迸出那兩顆大淚珠，「良心的遺責呵——」

加尼從外面跳進來，伏在瑞的腳底，她呼了一口長氣，望着加尼不語。

「瑞，你累了，」我担心的問。

「不，我在想我的遭遇，一個淒慘的遭遇，」她痛苦的說。

我剛要阻止她的話，但是她又接下去：

「亞清，我一生也忘不掉的好朋友，她愛護我，帶來春風，溫暖了寂寞的日子，然而我却將她唯一的希望打碎了，不可恕的人呵，——一個黃昏，地面上還冒着蒸氣，烤得人心悶，我們坐在窗前，喝着橘子露，談着零星的小故事，她興匆匆的告訴我，一個朋友快來了，我問是誰，她笑說林達，一個……我猛然憶起這個名字很熟，隨後想起哥哥的同學，一個挺拔的男孩子，常到家裏去玩，那時我還小，剛上初中，他們常逗我玩，讓我猜謎，打球，有時我睜倒了哭起來，哥哥扶我起來，林的顏色都嚇變了，買來糖果哄我歡喜，或者畫一個哭泣的女孩子，讓我猜，我氣得賭氣撕掉，於是他

又賠不是，哥哥笑得嘴都合攏不來，後來我升入高中時，家搬到北京，哥哥升到這邊大學，林達給哥哥的信中，常常問到我，希望我有幾個字，寄事給那老伙伴，我只輕輕一笑罷了，孩子時的事還提它做什麼呢？不久哥哥畢業，到××做事，林的消息也沒有了，我一直沒想起來，此時亞清忽然提起，好像是一個奇蹟，追問着林達的近況！亞清問我如何認識，我將以前的事說給她，她拍着手笑起來，說「這好極了，大家都是熟人，我們更熱鬧了。」她並且興奮的說。他們認識不久，她對他印象極好，說他是一個有才具有精力的人，這次是礦務局約他來做事，大約要長住下去，她說着非常高興，我看見那眼中閃着的光輝，只覺更好，沒有缺陷。

事情過去了，比一個海浪還平常，我一點也沒有留心，一星期以後，亞清出去有事，我一個人走到海邊，天將傍晚的時候，太陽剛剛沉到水邊，水都燒紅了，縱太陽四圍曳出的金光，耀着人的眼，道着再見，擁着那火球，冉冉的走下去了，大地又變了一個顏色，水面也顯得疲倦了，我依在岩石邊，凝視着這千變萬化的宇宙，忽然一陣笑聲從背後傳來，回過頭去，亞清同着另一個人已走上來了。

假如那個人須是亞清所說的林達，我還可以依稀認出來，然而一付孩氣已變成莊嚴，舉止也顯得沉穩老練，亞清趕前一步，握住我的手，說「瑞，你還認得？」我剛要說話，林已經又驚又喜的喊起來，

「是——瑞嗎？好久不見了」，說着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我，那神情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我說：「是的，太巧了，」林問起哥哥的近況，我都告訴他，他好像有點感喟，沉重的嘆息說「人生變遷得太厲害多

了」林清提議一同去吃飯，我推說累要回來，他們又要送我回去，還一路上三人說說笑笑，非常熱鬧，有時我偶而偏過頭去，林的眼睛正注視着我，我微微感到一些心驚，一些不適應。

以後的日子，添上林的確熱鬧多了，他也常常到我那裏，提起從前的事，林常常憧憬嘆息，那聲音，那眼睛，使我不自主的担心起來，我覺得平靜的生活要起風浪了，一件東西衝進我和亞清很美無擾的日子，有一點莽撞，也有一點誘惑，我竟沒方法抗拒。

暑假過去，亞清又搬入學校，林也忙起來，他們不能來到一起，然而每次林來的時候，顯得話更多了，有時他忽然變低了調子，轉了話鋒，痛苦的說：「瑞，你爲什麼一直不寄幾個字給我，你把我忘了」。我能說什麼呢，這些話我並不要聽的，亞清不知道這情形，然而我又怎麼去告訴她，我同自己說，冷靜一點，冷靜一點，但是天知道，那一座覆在雪花下的火山，已預備要爆發了，我怎麼去抵禦？我不敢提起，只有躲避和掩藏，我怕見亞清了，我覺得她是我犯罪的對象，每次見到她來，良心上的譴責，我覺得要跪到她面前，你說這一件事，求她原諒，恢復我們真摯的友誼，然而不平，我們中間已經有一層帳幕，隔開了，我開始對牠虛偽，欺騙，我卑鄙的瞞哄着我的好朋友了。可憐的林達，又何嘗知道，他把熱情貫注到我身上，然而最後我也只能給他一個失望。

林有時約我到海邊走走，望着無邊際的海水和天空，激動的說：「假如我們駕了一隻小船，到無人的島上去開發，去創新境地，新生活，吃着菓子，喝着泉水，晚上，數着天上的星星……」我覺得那一顆箭又來攻擊了，不知是驚，

是懼，我走開來，常在這時，我想到亞清，感到担度不安和難過。

林失望的走過來，悽楚的說：「瑞，你不……」我搖搖頭苦笑一下，覺得自己要哭了。

神的恩典，我陷進去，拔不出腳來了。

我只乞求這暫時的寧靜。

一件不平常的事，亞清來這裏少了，來時帶着悵惘的神色，嘴邊眼角流露出來不平和愁苦，這無疑是她已看透這件事，開始懷疑我，她失望的說着人生的無聊，有時凝視着我不語，我把亞清毀了，然而我又算得什麼人，我想鼓着勇氣說穿這事，自己走開，然而造罪的主宰呵，矛盾的心情像蛇一樣纏住我，我逃脫不開。

夜間的時候，我跪在床上，求神分析這事，減輕我的罪過，然而這又有什麼用處，勉強的局而已發到極峯，林已清楚的同我說，亞清不是他理想的朋友，要我幫忙他，安慰他！我幾乎暈過去，自己造成的局面，自己擺脫不出來，可憐的孩子，我怎麼去回答的，我請他快走，讓我安靜一會，他道歉這話太莽撞，他又說他的希望已慢慢建築起來，只要我加上一臂之力。推開門後，回過頭來，深深注視我一眼，我看見那亮晶晶的淚水。

倒在床上，我努力分析這事，然而事情如亂麻一樣，我好像看見亞清悽楚的看向我，我昏得支持不住了。

我又病了，告訴下人，拒絕有朋友來看我，下午，送進一封信來，是亞清的筆跡，我心驚的打開來，上面寫着匆忙的字跡，

瑞——我一定要走了，這勉強的局而還要支持，不是太慘

響，主分派的事，不會錯的，不要難過，我多麼歡喜你的健康和幸福，我們依然是好朋友，好姊妹，我知道你不會忘掉我，擊破我們的友誼，我極安心，也極平靜的走了。

亞清留

亞清走了，我知道她是抱着什麼心走的，這一個焦雷終於爆發了，我搗碎了她那溫柔熱情的心——我伏在桌子上哭了，我怎樣再去到海邊；看那潮浪，雲霞，那裏不是我們的踪跡呢，我怎麼再在這屋中住下去，清晨落暮，窗邊掠過的鳥羣，白雲，那裏不是我們戀情的痕跡呢？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了，害了兩個愛我的人，我揩着眼淚下了決心，決定這般做了，我知道這無疑是一隻冷箭射穿林的心——然而我只能這般做了，我殘酷的拿着亞清的心去報復，寫給林三行字：

「我決定要離開這裏，感激你的好意，然而我只能給你失望，這是命運的錯安排，我要把這安排挪開，不能再錯下去，請你尊重你的感情，也尊重我的話。」

六嬌驚詫我突如其來的歸計，勸我多留些日子，我淒然謝了她，不能再留了，這裏觸目是悽慘的傷痕，我為什麼再住下去，青年野馬般的感情，吃人的猛獸呵！

火車站上，我投去那封信，從車窗中望到那巍然聳立的建築物，那煙霧，我聯想那海，海邊的清風，醉人的天氣，我低低喚着亞清的名字，淚水直滴下來。

一個淒涼的結局，林寄來的快信，我沒敢看便燒掉了，我做了主不能饒恕的事，海外飄流的亞清，不知憔悴到什麼樣子，我的罪那一天贖盡？……她終於伏在沙發上哭起來，我應該怎樣做，我覺得是聽了一個故事，但是這故事未免太可憐了，我以為這是假的，但是那其中美麗受折磨的角色

，便在眼前，我竭力鎮靜自己，扶住她的肩頭，輕輕的說：「瑞——冷靜一點，事情不都是甜的葡萄，你已摘錯了，你應該有新的覺悟你只回憶，把無用陳舊的事折磨自己，給自己加上枷鎖，為什麼呢？」她抬起頭來，揩去淚水，那一雙大眼，又淒涼，又動人。我站起來，也拉她起來，她低聲說：「我好像輕鬆一點了。」

我只默默，搗了這纖小的手，走到窗前。

太陽射滿了院子，照着幾棵禿樹的影子，交叉在地上，有時風搖動枝頭，影子也隨着擺動，我們同時抬頭望到天空，東方剛撒下來的白雲，無定在的盪過來，又躍過去，像是寂寞無感，又好像有無限得情，一切寂靜得沒有一點聲息，我望着那恬靜的景象，感到偉大的默示和意念，大自然依然是一首美麗的詩呵，而一羣年青的人却愚笨的製造出煩惱和失望來，為自己的前程添一個坎坷，我回過頭，那一個女孩子還在含着淚沉思，把有用的腦子用到無用的事上，我起了無限的憐惜，我說：

「瑞，大自然賦給你的聰明和美麗，是讓你這般糟塌麼？你預備用那流熱的感情，焚死自己麼？你不會走別的路，冷靜一點？」

她轉過身來，兩手扶住我的肩頭，眼中還剩餘着淚珠說：「是的，我應該像你所说，愛自己，然而我怕神的苛責大自然的遺棄。良心的……」

我睜大了眼，阻止住她的話鋒。

什麼？大自然會遺棄你，假如是那樣的，改悔的人都滅絕了，你才這麼小，真正神的孩子，是改悔的，沒有沒過錯的時候，我轉了一轉，望着蔚藍的天空，那幾片白雲不知什麼時候

消失了，我指着無波的藍天接下去，「這樣一個光明平靜的畫面，你被這沒有一點希望和建築，光明早已等待你……」

光明在等待我——她重復我的話，眼中閃着驚訝和欣喜，我要走了，拿起大衣，握着她的手，懇切的說：「瑞，聽明一點，誤做的事太多了，不要嘯怨命運，你應該想起自己愚笨的感情——把心放寬一些，宇宙並不像你所想的那麼小。」我邁出院子，瑞隨後跟出來，忽然按住我的肩頭，我回過頭，望到那一雙淒涼的大眼。

「你不會笑我？過去我真太笨了。」

「不，一點也不。」我誠懇的說。

我又跨上歸途了，想着這一段紛亂悽苦的故事，路也顯着縮短了，回到家裏，母親正吩咐午飯的菜，問我：

「瑞怎麼樣？好了沒有？」

「還好，」我一面脫下大衣，「身體已經算復原，只時她說她太笨了，我也這癡想……」

母親驚訝的回轉頭來，望着我，等待着下面的話，我反怔了。

文藝筆花

最美好的愛情的感覺，應該有如這些大節日穿的袍子，那兒在織成富麗的細枝花紋的絲織品底下，

還襯着一層一色的，可是有一種多麼細緻和多麼希有的色調的絲織品，我們几乎想愛這種絲織品甚於愛

那種把它蓋着的。

——阿貝·波納爾。

大椿

蔓 芸

灰雲籠罩了天空，飛鴉帶來黃昏的寂寞，垃圾堆成山的城角下，一座黯淡的小室，屋內充滿了悲慘的空氣。

「天啊！閃下我怎麼過？」

一個中年婦人握着死人的手大聲哀號，孩子們的哭聲，老年人的啜泣——像滾鍋似的充塞着狹小的屋子，穢垢多塵的土炕上，靜躺着一條未殮的僵尸，黯慘的油燈映射着死人的臉，臉青黃的可怕，合不到家的兩眼微閃着死光。屋內的哭聲一陣比一陣劇烈，像萬馬的奔騰，大椿抱了父親的腿哭得死去活來，母親的嗚音哭不出聲，妹妹躲在炕角起像受刑的罪犯，弟弟在母親懷裏像將被屠宰的豬，兩鬢蒼老的祖父也坐在門闕上像落雨似的湯淚，母親一口氣上不來，又暈倒在地。

「爺爺我娘氣斃了！」大椿一面哭一面喚祖父，老人站起來，移到椿媽跟前將她扶起，插插氣窩，灌了些溫水她才漸漸的緩過氣來。

「椿媽她想開些！他死了咱就不過嗎？」老人勸慰着說，老人攔過小弟弟撫撫大椿：

「勸你娘，不要哭啊！」椿的祖父一面揩淚一面說。過了一會，老人將孩子交給椿的媽：

「你照應他們點，我到段上報聲。」

老人走後，椿抱住弟弟，媽由破櫃裏找出一身退色的舊衣，給丈夫裝殮了，復又哭了一陣。老人報銷了死亡人口回

來，向椿的媽說：

「這口棺材怎麼弄呢？」

「怎的也得設法給他個棺材，他苦了半輩子！」椿的媽帶着淚說。

老人沒有回答，盡為寂寞籠了去，過了片刻椿的媽又說：「不然就把洋車賣了，給他買棺材！」

老人微微的點着頭，心裏想：兒子死了，孩子小，自己上了歲數，沒人再去拉這洋車，好像下了一種決心似的表情說：

「賣就賣了吧！」

車子賣了，得到三十元的售價，二十元給兒子買了口棺材，次日早晨僱了幾個扛夫，抬到野外埋了，一家整哭了兩天。死了椿的爸，好像死了一家的生命一樣，在平時全家生活，全靠椿的爸一人，他死後全家有歇鍋之虞。日子一天比一天窮困的逼人，老人在萬難中想起一線的救急，和椿去賣水，大碗茶，抬着西瓜色的大磁壺像巡邏的警察，椿的媽領了椿的妹妹和弟弟去縫窮，一家掙扎着生活之路。日子過得很快，轉瞬炎熱的長夏逝去了，秋風送來涼爽的空氣，椿和爺賣茶的生易亦隨告歇業，家景又恢復了以前的窮况，憑椿的媽一人去縫窮養一家五口是絕不可能的，老人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得不沿街面討了，椿自從不賣水之後，每天到垃圾堆去撮煤胡，母親還作縫窮。造物者賜予人的窮通，只得

按部就班的去享用！暗慘的日子一天一天走下去。

在一個黃昏全家帶着疲倦歸來的時候，街壁的吳大媽跑來給椿說媒，椿的媽早已託過人家，所以她趕快迎上前去：「吳嫂來啦！你好？」椿的媽高興得如看見天上的神仙，連「大」字都不說了只叫吳嫂。

「啲！你們剛回來嗎？我那會來着，鎖着門呢！」

吳大嫂說。

椿的母親領了吳大媽向屋裏走。

「不怕大嫂你笑話，連坐得地方都沒有，」大椿揮一揮炕上讓妳大媽坐下，「椿的媽一面喊大椿一面被窮羞得赧赧着說。椿慌忙拿來一條帕子拂拂炕邊，吳大媽不思議的坐下來，椿抱着孩子走出屋。

「椿他媽，孩子他昨天已經見過了，很願意，八十元也允許，可是有一樣，人到人家就不由咱們了！」吳大媽帶着一種偵探的口吻說。

「可不是，我知道，人過去咱就不管了，我還沒給他爺提呢！你等會我給老人提聲，」椿媽一面喚椿一面說。

老人正在遼闊的屋外一塊石板上坐着，衝着烟袋仰望着夕陽的歸鴉，忽然一聲喚爺的聲音，打破了老人的寂寞，蹣跚的腳步走回屋。

「爹，我給椿找了個主兒，」椿的媽說。

「幹什麼的？」老人問。

「做買賣，在韓家潭住家，」

「我成天糊里糊塗，他父親死了，你看着好就辦吧！」老人慘然的說。

事情是一定了，吳大媽走後，次日早晨戴着星星，本主姓李，一面交款一面領人，大椿捨不得家，捨不得媽，更捨不得弟弟和妹妹，還有七十歲的老祖父，家雖窮，沒有一點使她願意離開的，所以她哭了！

「你去吧！明兒我看你，」

母親眼圈也紅了，大椿倚着炕沿嗚咽，母親從櫃裏找出兩件衣服給包好：

「這是你一身袂衣，陰天下雨換換！」

大椿一生只有這身衣被，除去廟會，過年過節輕易不穿的，吳大媽給拿着包袱，椿一面抽咽一面離開自己的家，不時間回頭望望母親——妹妹和懷抱的弟弟，老祖父僵僵着腰往遠處送，母親站在門口不住用衣襟揩淚，椿一直走出離家很遠才止住哭，爺爺還跟着送。

椿還沒說出「爺你回去吧！」吳大媽早替她說了：

「老先生該回去，送也當不了走。」

老人回轉，椿望着爺的背影眼裏又落雨。

椿到李家像失了母的羔羊，拆散了弟弟妹妹，更看不見疼自己的母親，她是如何的悲傷啊！李媽爲了急欲滿足自己的汽車和洋樓的慾望，不久將剛十二歲的椿送進「玉花院」的班子裏。

不行，椿還莫明其妙呢！第一次便拉倒了李媽的洋樓，首案是個廣東老，富商——有錢，胖個子四十年紀，這位粗野的廣東老，一見就要摧殘她，椿不是載重汽車，故而要反抗，抓破人的臉，廣東老翻了，李媽給好話，不了，終於老鬧爺出來道歉才完事，李媽有氣，大椿開始戰鬥起鞭子，這可憐的沒有情兒的十二歲的姑娘，走到悲慘的路上，第二案

是個流氓式的大學生，椿不敢再抓人的臉所以她哭了。

「倒霉！喪氣……」流氓式的大學生一肚子不高興喃喃的罵着走開。

人類是魔鬼，世界是地獄，魔鬼們誰憐憫這弱小的孩子？頭髮向上梳的李媽，又開始獵這小女孩子！洋樓汽車都化為灰塵飛了。皮被鞭開了花，李媽還不歇自己的手，哀號，乞救，呼喊的孩子，像出斬的罪犯一般赤裸着跪在平地，脊梁白肉裏冒着血津，頭髮散在臉上。李媽疲倦了自己的手。

「滾，再教你三天！」下邊的「再弄掉我的汽車洋樓，要你死」的話沒有說出來。

椿雖生在地獄之家，父母不曾難為過，此刻如同做着一個惡夢，驚恐，惡怕。

「媽，你饒我吧！」在昏迷中的囁語，當她感到混身發

熱，睜眼看時，李媽早放下鞭子走了。

椿穿上自己的衣服，徬徨在人間的地獄裏。

「娘！你狠心的娘，把女兒送出去就不管了，我不是你身上掉下來的嗎？八十元你就忍心將你的孩子賣在這裏嗎！你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他們買我做什麼，糊塗的娘，你自己說我有安身的處所，那知我是安身在屠宰場裏呢！娘，你說來看我，不來也好，我已經不是在家的樣子了，混身流着你的血！」椿一面哭一面想。

夕陽抹過樓角，兩天沒吃飯的椿還徘徊在人間的地獄，飛鴉帶走疲倦的黃昏，都市夜開着燦爛的燈花。

「娘！你不該生我，自苦了你！」

黑暗的原野，寂寞的天空，沒有犬吠的哀鳴，只有「跳舞樓」的爵士樂！

文 心

藝術上的作品的善惡，是由從內心底說出的程度之差而生的。

——Tolstoi 寄給 Go'zev 的信

所謂幸福者，乃是和自然偕，看自然，而且和自然共語。

——L. Rogvchevski: "Leov Tolstoi"

彌格安琪樂 (Michelangelo) (續上期)

郭時敏

四 精神

從彌格安琪樂的生平，作品，偉大上，我們已可想見他超人的精神；這兒我只用一個歸納的方式，來作簡單的補充：

a. 大無畏的精神，他整個的藝術作品，便是他犧牲苦勞的代價，恆久創造的結晶。內思賽納先生說：「彌氏爲完成一二偉大作品，懷着滿胸的熱情與信心，雖犧牲生命亦所不惜。」這偉大的精神，貫透了他的藝術生活，支配了他的藝術作品，完成了他藝術勝業的使命。

作品是作者心靈性情的表現；彌格安琪樂雖是一位天才，但他的外表卻非常平凡樸素，有若無，智若愚，而未嘗自顯其天才。他創造的目的是爲發揮自然，表現其內在之優美，以顯示造生者之德能，光榮，尊嚴。故其作品既無浮華艷靡的渲染，且有靜穆尊嚴的美風。

b. 超世的精神，他曾與家兄寫信說：「你們從未了解過我，就以後也不再會明瞭我。」教宗有略二世皇陵的工作，演成了他生命史上的一幕悲劇。此外他還賞受過孤調，寂寞，寒淡，寡味，思鄉病等人世的悲愁。但他都能勇敢克勝，用着超世的態度，到了意識界的汪洋，把「悲愁一概付東流」！換言之，就是在創造藝術上找興趣，在無形精神上求慰樂；這興趣和慰樂的清風，竟將團團愁雲吹散到九霄之外！

c. 熱心的宗教精神，他的生活，自童年即受過公教教

育之陶冶指導；他的作品百分之九十都是公教的。他初次對「美」的欣賞，初次呼吸的藝術新空氣，是在他的家鄉——斐倫則——意大利公教藝術之鄉。他製造藝術的主動，是以他的信仰作立場；因而其心中之動息，無非向着「至美」——造物主。他因着信光的啓示，成功他的作品；公教作品，是裝飾他藝術園地最美麗的鮮花。

他雖不精通希臘和拉丁文，也不是公教神學經典的專家，但神學之奧妙，全部新舊聖經之內容，無不貫徹通熟，運用於思想，表現於藝術，這便是他完成多量而偉大之公教作品的原因。

他熱心的宗教精神，尤其在伯多祿大殿，「痛苦的聖母」和「聖母童貞」的刻像上，流露出來了：我上面說過，彌格安琪樂，十八年之久，指導大殿建築工程，慘淡經營，殷勤熱心，單爲宗徒長之光榮，服務效勞，而不顧收受分文之代價——工資。又在「聖母童貞」像下，爲敬愛聖母之故，留記自己的芳名，真是他一生最罕見的一回趣事。凡此等等，不能枚舉。那麼，我們可以說，他的藝術作品都算奉獻了他的宗教信仰。

他不獨用藝術作品來表現他的信仰，還用美妙的詩文來發揮他信仰的熱情。因爲我人盡知道，他也是一位文藝復興時期的大詩人呢！胆丁，伯特明嘉 (Petrarca) 的詩和新舊兩經約，都是他日常特好的欣賞品。

d. 貞操的精神，彌格安琪樂高壽九十餘歲，始終度過獨身主義生涯，志潔神清，為藝術而奮鬥，為信仰而犧牲，從未作過豔美纏綿的淫畫穢圖，故不特與後世之托爾斯泰等，同稱為英雄，還視為藝術家之模範。他青年時雖與伯士佳納候爵 (Mavchesa di Pescava) 維多利亞郭諾娜 (Vittoria Colonna) 女郎友善，嘗將自己的精心刻畫和詩，贈獻這位——有學識，貞操，熱心和高尚的——美麗女郎；但他與她的交情，是完全在教友良心立足，除了純正潔白，絕無偏邪惡念滲污的。這是郭諾娜在一五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她去世前一年——與彌格安琪樂的信上親自作證的。同樣他也將郭諾娜和他的交情，珍視着如池塘中的一朵鮮美蓮花，只可欣賞而不能觸摩。呵，真個神聖的交情！

e. 孝愛和清廉的精神，他雖時常作客他鄉，但從不忘指導救濟自己的本家，作護守家親的天使。嘗自羅馬與他年老的父親去信，說：「凡父親所願要的，兒都竭力預辦奉上，即為父親鬻身，亦所不惜焉。」同時也與家兄去信，正言厲詞，規責其不孝。他不時將整千整萬的非約立利 (fiorini) 或斗加迪 (ducati)，(皆意國中古幣名) 寄奉家親，或為其他慈善事業之用；而自身生活，則清貧澹泊，窮約以老。「我在富貴中度過貧寒生活」，這是他自己作證的話。曾有

一次他身上穿着一件很素朴的黑衣，遇見畫師納法艾諾周圍着許多富家子弟，美裝青年，當即開玩笑似的說：「王公一般的闊綽；」納法艾諾也取報復的答說：「你似刑吏般的冷峻。」這段相傳有趣的佳話，不單表現了彌格安琪樂的個性，還證實了身心的清貧美德。

同是一個公教「信德」，不單可用「審美」的眼光去神視，還能使人在意念中，心靈上，在藝術作品裏想見，將它作願望的寄托，人生的指導與歸宿，並呼吸中的呼吸，精血中的精血；這妙工，這奇跡，可說在彌格安琪樂身上完成實現了！

我人既見到彌格安琪樂的生平，作品，偉大和精神，那麼，稱他為意大利公教藝術界第一偉人，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尤其他大無畏的，起世的，熱心宗教的，貞操的，孝愛清廉的精神，不獨留芳百世而永不磨滅，更足為後人景仰模範。

最後我用意大利公教藝術專家沛獻邱蒂氏 (P. Pio Ciatti) 的話來作一個結束：「彌格安琪樂，與其說他是一位已死的人，不如說他是一位尚活的天使！」

一九三七年，秋，羅馬郊外亞爾巴樂湖畔，初稿。

法曲論

石井文雄著
孔彥培譯

據「新唐書」禮樂志所誌，天寶間有法曲者，玄宗酷愛之。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

卽選梨園弟子之坐部伎，稱之法部。法部所作所用之樂曲，稱法曲。據此，法曲之樂曲不少，確認行於唐玄宗之世。然更於同書觀之，有

初隋有法曲，是於隋代已發達矣。

又「夢溪筆談」卷五載：

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

是法曲已行於隋代，至玄宗之世，特與胡部對立，以至管制法部。

然則法部之實體，抑如何耶？關於此，「新唐書」樂志云：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鈸，鉞，鍾，磬，幢，簫，琵琶。

其音既清高，觀其所用之器，易爲推察。而其解琵琶云：

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鼓之遺製，出于胡中，傳爲秦漢所作，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

厭其聲澹，曲終復加解音，「舊唐書」音樂志，又解之云：

道觀所奏之曲，

所謂道觀者，蓋道士之宮也。「關尹子」解之謂：

尹，喜結草爲樓，精思至道，後人以可觀望，故謂之觀，

但一般以道士所奉之神廟，解作道觀。故「劇談」云：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

蓋道觀者，度其定爲道教之寺院也。

梁武帝之際，法樂存在之事，於茲亦應喚起注意，卽「隋書」音樂志上：

梁武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轉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

是也。但佛樂稱正樂，雖有法樂，亦不過樂之一種，而非樂名。又今日朝鮮李王家之樂部錄中，雖有法曲者，然全非佛樂。又於「樂府集」所收之「白居易傳」中，論其法曲云：

法曲雖似失雅音，蓋諸夏之聲也。

又「唐會要」卷三十三載：

歷朝行焉，太常丞宋沈傳漢中王舊說曰，玄宗雖雅好度曲，然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誠者深異之，明年冬而安祿山反。

馬端臨「文獻通考」樂考，又有：

天寶十三年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

於茲誌「道調法曲」，單與「夢溪筆談」卷五之「法曲」相

反。據此；法曲者，蓋與古雅樂大異其聲調者也。若從凌氏

之「燕樂考原」(卷一)所說，法曲則是清樂南曲，胡部則

燕樂北曲也，非他。於茲忽憶隋文帝獲陳之清樂，稱之爲華

夏之聲一事：

及平陳後獲之，(「清商樂」)，高祖聽之，善其節奏，

曰華夏正聲也。(「隋書」音樂志下)

晉南渡後，樂多亡散，元魏孝文帝入洛，又收得江左所

傳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殿庭饗宴

亦兼奏之，後隋平陳，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

乃稍加損益，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

通志」樂略)乃知法曲本華風，苟能審音與政通，一從

胡曲相參錯，不辨興衰與哀樂，願求弟曠正華音，不令

夷夏相交侵。(「白樂天新樂府」第二法曲)

「白居易傳」中，即以法曲謂「諸夏之聲也」，又題法

曲云「美列聖華聲也」，若併而考之，則明知法曲乃江南俗

樂之清樂。蓋自法曲胡部合奏，先王雅樂之一部幾亡佚而不

留其痕迹，故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是觀之，則法曲非法

樂，(佛樂)皆可目之爲清樂。

如此，法曲若爲清樂，則可解作此樂是已存行於隋代者

，更自隋統一南北後，江北之胡樂，與江南之清樂，合併而

爲燕樂之一新體格，以至其一爲燕樂，其他之一稱法曲者也。

然若據「新唐書」禮樂志，及「唐會要」卷三十三所誌，

則謂玄宗開成三年，改法曲爲仙韶曲。然則法曲縱已存於隋

，但寧爲俗名，若從樂制上說起，則稱之法部，若是與胡部

成爲對立者，則恐爲唐玄宗之世所給與之樂稱也歟！然而按

「唐會要」及「白樂天新樂府」，其樂之絕妙者，有破陣樂，

一戎大定樂，長生樂，赤白桃李花者；其他有堂堂，望瀛，

霓裳羽曲，獻仙音，獻天之類，將此等總稱法曲。

法曲法曲歌大定，積德重熙有餘慶，永徽之人舞而詠。

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

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慶垂無疆，中宗肅宗復鴻業，

唐祚中興萬萬葉。法曲法曲雜夷歌，夷部邪亂華聲和，

以亂干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乃知法曲本華風。

云云「白樂天新樂府」第二法曲

今就其各各法曲，述其概略如下：

首先，破陣樂，據「新唐書」禮樂志所誌，則唐太宗爲秦

王時，破劉武周之軍，遂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卽位，每逢宴

會，必奏用之，後改稱七德舞。又據「樂苑」謂：

商調曲也，按破陣樂本舞曲，唐太宗所造，玄宗又作小

破陣樂，亦舞曲也」，破陣樂，卽商調曲也。

一戎大定樂者，據「舊唐書」所說有：

顯慶六年三月，上(高宗)欲伐遼，於屯營教舞，召李

義府……等赴洛城門觀樂，樂名一戎大定樂，觀樂者雜

綵有差。

堂堂者，「唐音癸籤」樂通云：

隋樂府有堂堂曲，唐調露初，民間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

，故武后戕宗室，易唐爲周，而孝和復反正爲唐，

關於霓裳羽衣曲，劉夢得之詩有：

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從，三鄉陌上望仙山，

婦作霓裳羽衣曲。

王建之詩有：

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

白居易之詩注中有：

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遣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

宋沈括總之謂：

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樹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都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又「明皇雜錄」中有：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妙觀殿，以鐵女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

「仙傳拾遺」中，載有同樣之記事。更於杜佑之「理道要訣」中有：

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旨令于太常寺刊石內，黃鐘商婆羅門曲，改為霓裳羽衣曲。

「異人錄」中有：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遊月中，見一大宮府，勝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煙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于廣庭大樹下，樂音嘈雜清麗，

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

「逸史」，「鹿革事類」，「開元傳信記」，「楊妃外傳」等皆有同樣之記載。而「舊唐書」，音樂志中記謂：

本婆羅門曲，傳自西涼，唐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之，明

皇潤飾其詞，而易以美名。

綜之，此霓裳羽衣曲，余竄蓋為西涼之創作，而經玄宗之潤色者也。即法曲——至少霓裳羽衣曲，是自西涼所傳來者也。

此曲因舊謂之道調法曲者，於是憶起「新唐書」禮樂志中有：

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于是命樂工製道調。

蓋道調者，乃一燕樂調名。據「通典」樂，「唐會要」卷三十三，「冊府元龜」總錄等所誌，是於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蓋道調者，若是林鐘律宮聲調，則是改林鐘宮調為道調。此若即按燕樂調名，則是容易認知之處。據明唐順之所著「荆川稗編」，在宋以後，於俗樂（燕樂之轉化者），以仲呂宮為道調，又以蕤賓宮呼中管道調，此何故以林鐘宮為道調，不以夷則宮為中管道調耶？就此而觀之，蓋俗律較雅律只是二律一音，音高之故也。據沈括「夢溪筆談」謂：道調用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下四，六，合之九簡字聲。今據「唐會要」卷三十三所誌，屬於道調之樂曲，有：萬國歌，九仙，步虛，飛仙，景雲，欽明引，玉京，寶輪光，曜日光，紫雲鸞等諸曲。

然有不以道調作一樂調名，而視作曲名者。例如：沈括之所云，有指作道調法曲者。例明黃佐之「樂典」中有，

唐高宗調露二年，命樂工制道調，祀老子。

「琵琶錄」中有：

懿皇命樂工敬納吹箏篳篥，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改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即「新唐書」中所謂道調，亦道調法曲之謂，非他。

然則道與法有如何之意味耶？應一觀之。道者，蓋關乎道教，奉道教者，又稱道士。「通鑑」胡注稱此謂：

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道教，皆起東漢時。

但「漢書」王莽傳云：

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

呼西門君惠爲道士，桓譚之「新論」亦呼君惠爲方士。然道士亦即方士，「史記」始皇紀；道士者，行仙術之人也，稱方術之士。又仙者，避道家之殺，能修奉，長生不老之謂。此復興道家相關。「唐會要」云仙詔曲，又「舊唐書」云「高宗召李義府等赴洛城門觀樂」，劉夢得云「三卿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

羽衣曲」，「白居易詩注」云聞仙樂，「夢溪筆談」云獻仙音曲，「唐音癸籤」中用仙字者有六曲，又云道調法曲，將此等併而考之，則知法曲者道教樂曲也。

更觀新題樂府所收之法曲：（唐元稹作言詩）

吾聞黃帝鼓清角，弭伏熊羆舞玄鶴，舜持干羽苗革心，堯用咸池鳳巢閣，大夏護武皆象功，功名已訝玄功薄，漢祖過沛亦有歌，秦王破陣非無作，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單旅傳糟粕，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侵搖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落，雅弄雖云已變亂，夷音未得相參錯，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滿咸洛，女爲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火鳳聲沈多咽絕，春鶯轉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竟紛泊，畢竟法部曲當與胡部曲相對，雖已失雅音，然諸夏之聲，無疑即是清樂。又稱清樂，亦非所謂清樂，特道教所關用者，蓋非佛法之樂也。

庚辰冬譯竟

文藝筆花

王二嫂風車一般的車進廚房——看官將著急，向能有幾步的路程？曰王二嫂半夜三更起來小便，固亦如腳踏車之踏其文明脚。而茅司，馬桶而已，尙在闔以內。在先就介紹，闔內亦即廚房。

廢名「四火」

失 落

南
星

每一天多少次說着
那些最親切的名字，
來了，來了，近在門外的
熟習的聲音像往日一樣。

因為在這兒看守着我
過了多年如同一日的
是負載着那些名字的
紙頁，書籍，和不褪色的木架。

但幽暗的林中介出了燈光
又有蟋蟀啞聲而叫的時候，
人便覺得全身寒冷起來，
無從尋覓自己的庭院。……

罪惡

李曼茵

罪惡之手

你忍心將骨肉之情化爲灰燼

罪惡之手

你們可也沒有家

可也沒有妻子

烏夜啼於霜野

罪惡之手

看月色滲入莽蕩的濁流

多惱河

人類的多惱河

世紀的墳墓

水上琴聲 (白鳥的歸來) (小說) (挿曲)

張秀亞

故鄉多水，清風明月夜，琴師歌人，臨流撫絃，擊行水上，自然成韻。先大父每懸樓窗，為道前代歌人故事。其最優美，幼曾撰小文以記。去年冬夜讀 Allan Poe 之長詩 The Bells，風格推麗，韻節富音樂之美心。樂之，遂據前記故事，成此歌。以表現水擊琴韻。置於小說之前，以為挿曲。

美麗的三月

三月的黃昏

黃昏的園中

園中的水濱，

水濱的青青

青青的芳草

芳草上一

綠水上的

弦琴聲——

輕輕的如夢

如夢的飛揚。

水雲般的輕輕。

片片的水雲，

淺吻長流水

流水伴琴聲。

琤琤

淙淙

琤琤

淙淙

流

水

送

琴

聲。

近——

流遍芳草青青。

遠——

化成疾徐一陣

旋律的風。

輕輕

輕輕的吹開了

天上藍色花園，

無根的金花——

點點的繁星。

黃昏的月光，

展開了白裙，

繞向着琴聲

無聲的飛旋，

好似螢火

綠色夏夜

繞青燈。

叮叮

琤琤

天上月光

水底月影

晶瑩

晶瑩

銀光點點，
點點流螢。

叮叮

咚咚

淅淅

淅淅

琴聲

水聲

緩緩

喚醒

千年前在湖畔

那自沉的淒美

淒美的水仙——（註一）

悠長的幻夢，

漾浮藻荇間。

輕歌低唱着躍出

月光鑲明了水面

（水面不禁微笑，

笑出圓圓渦漩。）

手擎着白蓮，

懷抱了弦琴。

水上——

岸上——

同時流出

銀鈴似的

音樂之泉。

月光

水面

清清

淺淺，

朶朶白蓮——

風中俯仰朝拜

向那音樂之泉。

水聲

琴聲

高

低

輕

重，

遠遠：

近近：

渺渺：

……

波平，

無聲。

蕊的如一聲鐘，

伴一隻水燕飛

飛上晴美藍空——

高些——

再高些，

渡過銀河上

暮色的橋

遙遙去迎

水晶色的黎明。

（水燕伴琴聲歌唱

白雲是我的家鄉。）

叮叮

咚咚

琤琤

淙淙

低些——

再低些

水燕輕輕的飛——

流雲猶盼望，

盼望妳的飛回——

落呵！

落上了水面

如夢的琴聲，

像鮮碧的蘆葉船，

盪漾

盪漾，

載着心靈旅客，

漸行

漸遠

穿過碧色

荷葉田。

淒淒，

淒淒

水雲低，

琴聲細——

滴滴，

瀝瀝，

彈出三月連綿

連綿的春雨。

滴滴，

點點，

音樂之雨

濕了窗前。

長髮少女，

倦眼

紅窗

滴滴春雨

是點點星星的清淚，

濕了天河岸上銀笛。

春雨——

春雨——

滴滴：

點點：

天上：

地下：

窗外：

階前：

苔青一片烟。

滴滴

點點

妙弦一絲

神奇指尖

滴出了音樂春雨；

開放了春花點點。

紅艷，

紅艷。

是春神偕伴琴聲，

琴聲

飛上心間，

春神，

才到人間。

快樂

也像池塘草，

綠遍了人間，

染上了心間。

滴滴

點點

聽

春雨細細

聽

細細琴弦。

淒淒

淒淒

琴弦，

微細——

微細——

風中飄漾，

細細遊絲。

一陣柳絮。

如雪霏霏

四月春去

淒淒

落花——稀。

溫柔的水上琴聲，

低喚來落花一片，

飄落，飄落上

迴旋的水面，

水面上迴旋，

迴旋

迴旋

迴旋

褪紅的如雲前夢，

水波上無限流連。

叮咚，

引長了琴聲一線——

飛下了落花一片——

琴聲，水聲，
波光，紅影，
落花，水面

迴旋

迴旋

引長了琴聲一線
飛下了落花一片……

叮叮，

琤琤，

讚美歌唱，

歌唱那

秋日藍空，

藍空一片雲彩，

有無限的憂鬱，

自那白雲飛來。

叮叮

琤琤，

琴弦

衣上，

飛落

片片的銀霜。

是蝕人的回憶，

回憶的寒霜。

叮叮

琤琤

水流月落

獨自飄零。

叮叮

咚咚

片片

銀霜

暗雲

暮葉

回首淒涼。

淒淒

淒淒

琴聲伴飛，

伴飛片片

片片的雪花。

銀色雪花

(——大海的飛沫，)

銀色雪花

(——明珠的微塵。)

叮叮

琤琤

開上沉思的冬青

開上夢寐的古松

叮叮

叮叮

深林

寒夜

伴鳥鳴。

白雪埋了山前足跡，

雪花銀色足跡上

更少人行……

叮叮

叮叮

夜深

入夢

伴鐘聲。

入夢

叮叮

入夢

叮叮

夢中

夢中，

却不是雪深寒夜，

是美麗的三月——

三月的黃昏

黃昏的水濱，

水濱的青青

青青的芳草

芳草上

綠水上

弦琴聲

輕輕的如夢，

如夢的飛揚——

水雲般的輕輕

片片的水雲，

輕吻

綿長的

流水

聽——

流

水流

送水

琴送

聲送

聲

人影織着雲影

心聲伴着琴聲。

三月

三年

三年前

春將半。

快樂會像池塘草

綠遍了人間

染上了心間。

苔苔携琴——

携琴在水濱。

苔苔，

苔苔，

美麗的名字，
透明的靈魂
溪水般清亮。

荅荅——

在山石邊向天微笑

向天微笑的鈴蘭。

荅荅——

是人間的女兒，
是神造的拉琴，
絲絲纖細的柔髮，
是阿波羅的琴弦。

荅荅

荅荅

音樂美名，
是心中
夢中
永恆的歌聲。

是响亮的

愛神車前，

銀聲鴿鈴。

荅荅有一張琴，

銀絲的琴弦，

絲絲的動顫

顫動如神妙的心弦。

叮叮

玲瓏

那琴聲低唱出了——

荅荅——

荅荅靜美如月明。
荅荅的有翼幻夢，
是飄飄的藍色雲，
荅荅弦上的柔指，
是溫柔三月的風。

叮叮

咚咚

是她的心靈歌唱
琴弦，
才起了甜美回聲。

她的玲瓏心田

是美麗之源，
音樂之泉。
讚美真理的冠冕，
流出了生命詩篇。

荅荅

荅荅，

手像一朵百合花，
輕吻多感的琴弦，
輕輕飛動着引流
引流出音樂之泉。

叮叮

咚咚

呼來了雪萊的雲雀，（註三）

喚醒了濟慈的夜鶯。(註三)

叮叮

咚咚

蜜蜂——

展着它細翅閃閃透明

是綺瑟公主的金色船，(註四)

流連

流連的划過

樂聲盪漾的

綠葉的波間。

春回

燕子不歸去，

林中

林中

柔軟的唱，

唱伴蒼蒼

蒼蒼的琴聲。

三月

三年

三月

三年

水濱小坐

林中黃昏

黃昏水濱

山邊

林中

水濱

日落

黃昏

流水

流水——

伴知音。

叮叮

琤琤，

歌聲

伴琴聲，

心聲

和水聲：

蒼蒼，

蒼蒼，

那一顆心靈

一朵紫蘿蘭

微笑的啜飲

啜飲那音樂之泉。

蒼蒼

蒼蒼，

聽

琴聲伴心聲，

蒼蒼，

天才的女兒，

純潔的靈妃。

詩人的純情，

像是美麗的孔雀，
遇到珍貴的理想，
才始展開了彩屏，
妳的琴弦，
彈出了妳的心聲，

一人心弦，
彈出了妳美麗姓名，

「荅荅，」
荅荅，」

永恒

永恒。

荅荅是太陽，
一人的心靈
是熠熠火星，
繞妳環行。

叮叮

咚咚，

心隨妳的琴，
人尋妳的影。

循環

循環，

繞那光耀的恒星
在那渺茫的空間。

叮叮

咚咚

循環，

循環，

如同流水

繞山前，

無日

無年。

當年

當年，

心靈隨弦琴，

流水繞山前，

林中

水濱

日落

黃昏

流水

流水

伴知音，

而今

而今

携琴妳去遠。

女郎的變幻，

如黃昏霞雲。

荅荅的影子。

像翠峯在黃昏，

消失——無痕。

留下心上，

無限的清夢，
像夕陽落後，
餘下了淒淒黃昏。

叮叮

憂鬱之路上
何處尋蒼苔。

何處是行星軌道，

何處是心的路程！

路程？

心靈，

仍是

行星

行星

繞妳而行，

夢無影，

琴無影，

無聲

無聲，

不聞那蒼苔的琴聲——

（叮叮，

叮叮。）

失了軌道的

孤零一行星——

自天空

無聲
無聲的落殞——

它落殞自情感的天空。

遂自夢中划過了一顆

曳着光尾的珍珠色殞星。

殞星自希望的藍空划過

寂寞的落到寂寞的山前。

山前失去了紫薇花微笑，

寂寞，寂寞的少人——行。

淒淒

切切

風雪

寒夜，

松的哀唱，

風的歌聲。

叮叮

琤琤

叮叮

琤琤

冰寒夜凝結了

低低泣的琴聲。

更淒涼的是

那歌人的心聲，

是林中飛去的夜鶯，

空喚着
溫暖

光明

愉快的

愉快的再生！

火爐飛不出風風

林中幻出了彩虹；

一葉：

一葉：飄墜了昨日夢；

叮叮

咚咚：

叮叮

天空愁起了暗雲，

山間飛來了谷風，

山邊，水外，

一片風雪聲：

夜的無邊黑海上

銀色雪花：飄零。

山前，夜的暗影，

水上，心的暗影。

只有孤零

歌人衣衫，

飄展

飄展，

像無依的冰鳥漁人（註五）

茫茫海上飄飄白帆。

天風是碩大的山脈，

拍着巨翼南面飛來。

吹滅了心靈之火，

——那炎炎火花——

是黯淡旅程，

輝明北極星。

（何處更尋

那普羅米修士，（註六）

給人間漫漫夜

燃一點火星？）

黯淡了心靈

黯淡了容顏，

低啞

低啞了琴弦——

淒淒：

微細，

欲無聲。

風中：

霹靂一聲，

撼倒了百年古松，

（小草的歸依，

黃鶯的棲息。）

像六月一聲雷，

像一聲心碎：

碎了！

顫抖

顫抖的

細弱

細弱的心弦，

碎了

顫動

顫動的

細細

細細的琴弦。

……

(像晨曦的銀線，
斷在山霧之前。)

碎了的心弦，
斷了的琴弦，

無語
無聲，

在風前
無依

無聲
無依的盤旋，

無語
在山前。

從此，

琴聲
微細；

不聞。

明晨淒冷，
淒冷的明晨，

衰老的山客
(雪花鍍銀了白髮)
憂鬱的向人訴說：

昨夜
風雪中

有一個少年，
(他生命中永遠
永遠失去了春天。)

臥倒在風折的松樹邊，
在那雪埋的水晶山前，

凋謝的綠葉色生命，
由溫柔的雪之女神

裝飾上了銀白的花圈。

自心上流溢出的鮮血，
和着斑斑的珊瑚色淚，
染紅了他碎了的琴弦。

旁邊
飛鳴
飛鳴

悲哀的知更鳥，
對春天的希望，
燒紅了牠美麗的心胸。

飛鳴
飛鳴
飛鳴

飛繞着歌人的長夢，
飛繞着安息的魂靈，
他靜靜的作着長夢，
雪花似的蒼白。

夢中
雪花似的蒼白
的安靜。

猶懷抱着
那叮叮的
那叮叮的

那琴聲，
當美麗的三月
當美麗的三月

三月的黃昏：
一九四一，一月，於輔仁女院講壇修改舊作。

(註一)希臘神話，有美少年 Narcissus 臨水顧影自憐，遂
自沉而死。(註二)英詩人雪萊 Shelley 作有雲雀歌 (To a
Sylark) (註三)英詩人濟慈 Keats 作有夜鶯歌 (Ode to a
Nightingale) (註四)條頓民族敘事詩，Fristan and Isent 公主
綺瑟 (Isent) 會乘船下嫁瑪克王。(註五)法作家綠蒂 Loti
作有冰島漁夫 (Pêcheurs des Landes) (註六)希臘神話：
普羅米修士 (Prometheus) 為宙士 (Zeus) 之子，曾盜天上
火種賜人類。
(此詩禁止轉載。)

晚步

張介人

漱雪草

藍沙

僻巷裏 丟下

無數深淺脚印

不見過往的人

一隻畏縮的狗 夾尾巴

喝誰家門旁溝坑裏泔水

雪之什

山村茫茫地連天

灰凝的天容貼緊屋頂

默默洒着雪

雪中人有醉意的迷惘

驚醒的是寂寞的寒冷沁進頸窩

可是故事的脚印在雪的底里睡死了

還癡想掘開來留給回憶麼

紫腫的手連攣未歇

又埋上一層雪

那末漱掉罷

嘴角乃流出清涼的呼吸

冬之街

嚴肅的房舍中間

往復着行人

匆匆的

凍凝的臉

腫腫的身子

編織着奇異的陌生和希冀

十二月五日。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於古老的城

小巷流出料峭的勁寒
簷角的雪有生命離散的掙扎
沙霧裏緊心靈的幽咽
跋涉的風塵上
遂又罩上一層憂鬱和疲憊
黃昏鏽深靈感的皺紋

過雪的寄寓

牆缺處飄來熟悉的風
鎖緊的門檻有舊日的誘惑
離去的人兒
一去不再返
丟棄了死去的日子
在門那邊的深遠
也忘掉了故人的音容
讓無聲的失望
擊碎熱烈的期待
故人的記憶
蘊蓄的溫馨和憧憬
一點點淡泊了

爐 畔

燃不盡的熱情
奈何不得窗隙的凄冷

十二月六日

祇有平凡的呼嘯
煙靄曳長失望者的憶戀
遺留下殘燼的吸泣

零亂的果殼花生皮
剝去了一秒一分……的生命
但遣不散滯澀的心曲

夜風衝開門
飄散爐灰果殼花生皮
月色悄悄爬進來散步
爐火更黯淡了
祇有平凡的呼嘯

浸晨之行

1 步 行

曖昧的氛圍陰濕
小雨落在地上
聲音悄悄
冷颼削着耳梢
——這是什麼季節——
黑越越的遠影
像擲掄
像哀憐

十二月六日。

輕捷的腳步
繫着心悸
歡躍而恐怖

2 車 行

乳白的煙
在地皮上爬

輕緩

縹緲

象駱駝隊

像畫中的龍

挨地的禿樹杈

掛着了煙縷後退

遠方的山電線杆……

向前旋轉茫茫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去唐家庄。

秋雨篇（外一章）

張之潤

秋雨篇

梧桐葉瘦了，
艾怨的秋雨未止，
點滴的多少寂寞呢，
記憶囊袋噴出煙霧，
紆緩的是夏蟲的喉嚨，
屋簷上麻雀無語，
沈默的異鄉的情訓，
天空悵然的陰雲。

雨絲輕打門，
窗幃下燈光暗澹，
失去了月亮的人，
迢遙的故鄉路途，
而家園是稔熟的啊，
夜巡老年人沈重的脚步，
秋漏的時刻深長，
私祈「平安的夢」……

月夜寄意

一

詩 集	
上 元 月	
● 現 已 出 版 ●	查 顯 琳 作
● 二 元 五 角 ●	

燈前月光朦朧，
牆脚下秋蟲微語，
遠遠地飄來村頭的狗吠，
何處是夜行人的邸旅呢，
巡夜的柝聲
三更，四更了……

午夜深掩門，
幾許寒風，
疎疎的滿天星斗，
幽怨地是誰家的夜歌呢，
揀起一束冷夢，
寄意天涯的孤伶客。

二

玉蘭花沈沈入睡，
薄露微濕了衣袂，
夜深了，寒冷滿地，
今夜月色
靜靜的幽思，
無涯的沈默使人入夢。

輕輕的歲月的輪子，
深深的記憶
山陬中往昔的顏色，
而九月的原野遍滿落葉了，
月明中
問訊異鄉人今夜如何……

念

紗帘捲牕外

有青天亦遠海哪

夜底星

若歸舟掌起燈了

因之想着吧

一個人

從你心底河流裏

划走如斯了

像此一般的夜深

你遂常念道

春天乃是過時的……

夕艸

電影院中

沈寶基

村晚

陸人

煙霧裏春意濃厚

愛的教堂中欲念的祈求

幕上吻

在每一個年少的唇上

如少年只有老誠

老年不知歎息

世界還成什麼世界呢

人間本無珍奇

惟有這平凡的事最耐尋味

我喜竊聽戀之私語

燐火的青閃中

更喜端詳座中的影

做人還不是人看人

而况前後左右的

挨坐得這般親切

黃牛一聲悶悶的吼，

夜潮就淹過山村了。

麻雀在樹上吵鬧着黃昏，

晚風裏蟬聲沙了嗓子。

黃塵路引來回家的羊羣，

田野農夫也拖起蹣跚步子，

望村中炊煙在屋頂，

舒開白色的花，

嘴裏飄起一支山歌了！

村女托頤在想呢，

紫色山巒畫着她的

荒涼的夢。

門首有婦人

等待吃飯的孩子。

落桃花

查顯琳

煙捲和爆竹

管士濱

受够了輕薄

怪可憐的

妳飛，妳飄泊吧，妳落

莫依偎僧獨佔下春光

來誇耀於失意的今天

寄語妳紅顏多薄命

反正以往萬萬人對妳的柔情

再也，再也哭不醒

東風吹，南風吹

妳便起始了蕩跡

連個塚墓也沒有

去呀，去呀，歸去呀

流水盡頭是妳的室

看妳風塵顏色

但有幾個多情過路人

會想起去年今日

去呀，去呀，歸去呀

妳飛，妳飄泊吧，妳落

於是悄悄披上一襲慘淡面紗

輕輕從枝頭躍下

飄，飄，飄泊到地角

飛，飛，飛落到記憶外的天涯

煙捲是個膽小的奴隸，

自從讓根火柴

點亮了生命，

便一任主人嘴和手底蹂躪

逼着跟寂寞苦鬥，

或強迫到腦底園林裏

擒獲出沒無常的靈感。

當了一輩子的奴才，

不恣一聲；而且

一肚子燙手的熱情

藏着，不敢發洩。

直等青春底血耗成了灰，

才被一隻劈面而來的

大脚，蹾斷了

最後一口氣！

爆竹可不像它這麼窩囊！

別瞅它當前這一陣

沉默，心裏

早就有了個數目。

等到時候熟了，

便發出：

驚人的響，和
眩目的光！

讓那隻輕易伸過來

存着玩弄心思的

大手，縮回去，

再掂掂自己底膽量！

它明白：

活着就這麼一回，

不帶點聲響也得掛點兒亮！

創作特輯

● 徵 稿 ●

我們預定於
下一輯出一
創作特輯希
望朋友們多
加援助！並
歡迎讀者投
稿！

晚景二畫

白金

其一

看夕陽，

掀起了樓角之窗幔。

於是冷硬的玻璃片上浮畫了那老年的獨脚人苦臉的皺紋。

呵，

這是瞻望天色嗎？

又是一片黑。

一遍陰暗。

他看見衰柳上掛着枯芽，

一隻烏鴉在喊：我們的家呢，我們的夢幻呢，和我們那夏

天的花草呢……唉，時至秋矣！

瞧，那獨脚人一聲嘆息，走出大門了，

向溪旁的秋林踱去。

我想。

他也許是採得紅葉去呢！

他那蹣跚的樣兒，蹣跚的杖兒，

給秋野點綴了一些顏色。

但怎落淚呢，

朋友？

他痴立的死吻着一只退色的紅色葉子。

「啊，娜娜，我的娜娜……」

可阻恨的人世。想那就是他年青時故鄉中的單戀女罷！

這時忽一陣狂飈，

混賬中颳起了萬丈，沙塵，萬支葉子。

無冷，孤寂……樹枝摧折。

他將傷感他手被風托去的紅色葉子吧！

他含淚趕緊退回家去。

一手拉下窗幔。

一片黑，

又是夜呢。

希望那獨脚人在夢中能有他美好的故事。

那管天正陰沉，風正吹。

其二

爐火

燃上西窗一點紅，

於是夜娘子乃披下她萬丈的誘惑的髮絲。

錦繡的蛇形的，

黑色的，

因之

而索住的老年人的過去的一斷斷的回憶，

呵，他過去的門前的梅花呢，桃花呢，他的春天的山雀呢

，夏天的牽牛呢，或者一支嫩葉，和一滴嬌綠呢！

恐早已隨西風泥化矣。

墜入溪水。

我知他將永遠懷恨，咀怨人世給他的沉重的遭遇。

難言的隱鬱！

噠，爐火正盛。

老人爬起了：——一頭銀色。

小五子，在身旁玩着花貓，擺弄着他童年的家計。

忽的擲掄的：

「爺爺，你昨夜允許我那隻美好的故事呢！」

老人索然了。

慶幸天外一聲雷，

戶外有人在喊：「下雨了！」

於是燈暗，

火暗，

窗紙上打起了顫戰，蛇樣的閃電，

看，

孩子驚恐了，抱住爺爺的袖子，瞧着爺爺的臉。

啊，那枯皺的陰暗的憂傷的臉。

這就是他給小五子講的一支動人的美好的故事罷！

爐火已息，

風正狂。

雷聲，

雨聲，

打碎了西窗上的一點紅。

於是夜娘子收檢起她那萬丈的誘惑的髮絲。

她正要哭泣！

想那老人。早已撫着小五子而入睡了。

剩下的他的花貓呢，

小五子玩着的童年的家計呢！

四〇年於古都某夜。

失題二章

張弓

寄

劉從藝

(一)

唉，你這弄潮人
海水曾給你留幾許貝殼
在浪花里陽光幻出它
是一絲銀勿，一絲金黃
却籃里又有珍珠幾顆
怕你忘了這海灘及岩岸
海鷗銜白帆出水平線外
你把自己沉涵于過往的記憶
還有一個美麗的金色夢

(二)

却妳有六月火的白熱
一條淌過心底的暖流
願再有一次妳來
在秋天
紅楓落下山澗
你一片片拾起來
引起一把天火
乃烘出
明天春天的百花
水流走帶去三秋的古意
處女的唇熟了像櫻桃
再有是憑弔霜風……

寄

紅燭顫冷了孤影
燭淚滴滴凝成紅豆
遠天一聲汽笛長鳴
飛來舊都底楓葉片片
金鑰匙開啓珍藏
重發現天嬰之誕生
紅燭竟爆出金花
繽紛於維摩之丈室

憶

獨步松蔭
青苔上細尋你底屐痕
再倚橋欄
向逝水索回昨日之印影
問一問湖畔
留否你臥草之餘溫
青苔無語
逝水低吟
湖心深處動蕩着
一朵舒卷的白雲
是你底丰神

談睡眠

杭特(L. Hunt)作
何漫譯

這篇東西是給讀者去想一想，當他或她溫暖地躺在床上，還沒有入睡之前，衣服放在耳邊，風在稍遠處的罅隙間哀鳴。

「祝福降臨那第一次發明睡眠的人！」桑科(註一)會這樣喊：「它像一件外套把人包裹着。」這的確是一種愉快的瞬間——即蜷臥於床上，覺到你將輕輕地陷入睡鄉。美好的將來到而並非已逝去；四肢正疲乏得願意保持着一個愉快的姿式，日間的勞動已過去了。一種輕微的知覺的喪失悄悄掩過一個人——意識一點點鬆洩下去，緩慢而安穩，好像做母親的把手從睡着的嬰兒撒出來；心彷彿眼睛，有一層溫和的眼皮闔下來——它闔着，緊闔着，闔上了。神奇的精神是走它的夢幻中去了。

據說，在午夜前睡最好，而自然本身以她的黑暗和冷露告訴我們應如此。還有一個應按時睡的理由，已儘人皆知的了，即遲至早晨睡是生命的大損失。至少那是不能與長壽相伴的。還有，按時睡能令人胖起來，不過這已不是屬於睡眠的範圍，無寧說是關於早起的了。

遲至早上再睡的人連比按時睡的人一半愉快都沒有，但有時是可原宥的，尤其對於緊張或過勞的用腦者。我們也很難反對那「再睡一忽」的誘惑特長——當你(和屋裏別人一樣)應起來的時候，又蜷臥成另一姿勢的那種愉快的願望。但這樣就把白天和第二夜的睡眠破壞了。

白天很少人想到睡眠，除非在飯後。那常是徘徊和迷糊於睡眠的邊境上而非真正睡眠。我們覺得這只是給老人，病人或極疲乏和工作過度的人們的一種應有的特權；要在和許多人一塊時來實行，是先得深切了解了的。在與人辯論時逃入睡眠(即或做爲當然的事，只是你和你的輪胎管間的關係，(註二))；或向着剛和你談話的人以不自由的「衝嘴」表示同意，這都不好。更糟的是：在一位女太太旁身驅搖晃着瞌睡；或有把你的頭觸到水果盤以及主人的臉上去的危險；或忽然醒來，對着狗的吠叫說：「不錯。」或向你旁邊的黑人說：「是的，太太。」

但過勞的人可以用比過勞更多次數的日間睡眠來恢復他們的疲勞，如若他們的身體狀況是這樣，就得按排去這樣做。假定一切注意力皆警醒着是錯誤的。人們因煩惱的原故有時睡有時醒着，這點差異似乎看他們的脾氣，雖然在最平常的情形中，睡眠差不多是自然底從未失敗的救藥，猶之昏厥之於拷打。有黃膽病的人得躺着，白天也會睡去；而另外一種臉色的人雖已數夜未眠，却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總合不上，好像一座石像。用不着去減少痛苦的尊嚴，在不睡時痛苦已足夠了，這件事常能說明爲什麼在危險的戰鬥，行刑和其他需要興奮的精神的事當前反而能以熟睡。

白天能得到的最健全睡眠是當夏天在野地裏，說不定世界上再沒有像這種孤單的情緒那麼美的好，在青草地或

乾草堆上微睡，樹蔭遮蔽了炎陽，感到新鮮輕快的空氣從大氣中流過，頭上青天向各方遠遠地伸展。土地，蒼天和一種平靜的人性都似乎自己有所創造。微睡者和赤裸喜悅的自然之天真間，什麼也不存在了。

其次（但其間距離甚遠）在床外最香甜的片刻微睡是一個疲倦的人當其遷延於書房中還沒有去安寢以前。渴睡的意思和可以馬上就去就寢的思想更熱切地使人不願動了。有時他在圈椅裏衝嘴，但腦中一個實然和沉重的警覺（困倦時極易令他如此）對於這寶貴的瞬間常是太苦痛了。於是他做成一種更合法的姿式，靠一邊坐着，把頭枕在椅背上或同時把腿伸到另一張椅子上而斜倚着。然而，看到爲了預先的休息這樣不方便的姿式能支持多長久，是很奇怪的，最糟的是等輪到床上，那種美妙常消失了。或由於房間裏太冷，因爐邊是一付麻醉劑。

談到斜靠睡的人所形成的苦痛的姿式，因而想到常常在床上的那種更理想的樣式是頗有趣的。如若我們能對詩人們關於睡眠所說的無數事情上加一些什麼，那就是在這一點上了。睡眠決不顯示他自己是一位大平衡家。一個人醒着時可以任意的做出高傲自滿的樣子，他可以高傲地走路，高傲地坐着，高傲地吃飯，他能裝出無限的高貴，一句話，他可以在細微的機會上顯示自己的偉大和荒謬。但睡眠是一位點石的魔術家。它用極可笑的姿式來捕獲了最高貴的貴族乃至最卑賤的村夫。是因而你如能畫一位在床上的貴人而不弄醒他，啞劇中曲腿的傻瓜也不能笑得更粗野了。兩腿間繫着繩的玩具也很難是一個更放縱的「姿式家」。設想一位暴君起來去窺察他的侍衛，他閉着眼睛，張着口，左手放在右耳下，另

一隻手臂則曲扭着惘然懸在前面像個白癡，一條腿擱起，另一條直伸着，或兩腿擠在一塊——一個什麼樣子的王權寄託者呵！

然而睡眠即便在弄巧計時也很心善。詩人們曾以適切的尊敬來待他。據古代神話家說，他甚至娶過一位希臘女人做妻子。他有一千個兒子，其中主要的如摩孚斯（Morpheus）造型神，愛塞羅斯（Icelos）彷彿神，凡塔薩斯（Phantasus）幻想者和孚貝特（Phobator）恐怖神。有些作者將他的居處置於地球上一個昏黑的部分，又有一部分作者以較大的恭敬置之於天堂，又有些由於另一種適宜把他放在海濱。歐維德（Ovid）古羅馬詩人——譯者註——曾做過很好的描寫，但在這種詩之抽象的工作裏，現代人是勝過了古代人了。沒有比斯賓塞給他造的茅舍更美好的了。Archimago 在他那部仙后第一冊中，派一個精靈到摩孚斯那兒給他一個夢：

他經過散漫的小路，
和廣闊淵深的海洋，
直向催促造成的摩孚斯的家。

他的住處在崇山低嶺
所包圍的地之谷，
那兒晨光從未能窺探。

梯澤斯（Tethys）會在那洗他的溫床。
而賽澤亞（Cynthia）在銀露中
昂起他永久低垂着的頭，
上面憂愁的夜張下他黑色的面霧。

更有一條泊泊水流，

從高峻的巖石躍下，
和着嗚嗚風聲，正像羣峰營營，
把他引入昏沈的睡眠。

沒有別的聲音，也沒有人們不安的呼喊，
那兒聽不到仍在騷擾着，

有圍牆的城鎮的鬧聲，
以及人們不安的喊叫。

只有無憂的寂寞包裹着
永恆的無聲息，遠離着仇敵。

喬色 (Chances) 以更爲簡潔的筆描畫了他的洞穴，也沒
有比他的巉巖和冷冷的溪流有更深沉陰慘的力量了，那像確
實有的那麼真實，或是一幅達韋旅行記中古怪的圖畫。他在
一首題名「夢」的詩中述說 Ceyx 和 Aleyone (註三) 的故事
。儒娜 (Juno—Jupiter 之妻，主婦女婚姻及生產的女神——
譯者) 讓一個使者到摩孚斯那裏去，令他墮入溺死的王的身
中，使他的妻子知道他分別後致命的遭遇：

使者告辭上了路，
不會回顧，直到他走進了
夾於巉巖間的幽暗的山谷。

那兒不生草，也不生穀

沒有樹木，也沒有一切應有的，

野獸，人羣和其他之物；

除了幾個清泉沿巖壁流下，

發出沉睡似的聲響。

靠着右面流過一個洞穴，

在岩石的坟墓下，難於深沉的山谷間，

那些女神在此酣睡，

摩孚斯和愛克萊波斯特 (Eclymostre)
睡眠的後裔，除了睡什麼也不做。

我們不知道愛克萊波斯特，這位新的兒子和後，他被發
現的證據在那裏，但我們得承認，他很像一位假定的後裔，
睡着「什麼也不做。」

關於睡眠從詩人方面引來的許多連我們自己也不敢相信
，那是太多太美了。我們只要指出最心愛的兩節就滿意了，
一節是索福克利斯氏 (希臘悲劇作者) 的菲羅克提梯 (註四)
羨慕他的結局可怕的苦惱景像對照，另一節是下面所引的，
在皮芸特和弗利契的 Valentine 之悲劇中，這位英雄也是一個
受身體苦痛的受苦者，他坐在一椅中微睡，這些極好的句子
便以音樂的調子流出來：

愛撫的睡眠，苦痛的解放者，死之兄弟，
你對這王子所給與的安排如何甜蜜，
好像一朵雲降下陣雨，

使其微睡，摒除一切高聲和煩擾，
你，夜之子，輕盈美妙如一條泊泊溪水，

流過他不安的意識，歌唱他的苦惱，
如在洞中嘶鳴的風或銀雨，

輕輕注入這王子。啊，輕輕地悄然而去，
若一新娘吻其漸入睡鄉。

這些詩句有多熟誠和虔敬！想像輕輕地飄灑着，而又深
留下，如落雨！結局又有多麼安靜，動人，完整！

睡眠在嬰孩是最優美，於一個在露天下疲勞了的人最香
甜；對於經過困苦旅程的水手是完整；對於苦思一種思想的
人最歡迎；哭泣過的雙親最易親近；對玩耍的孩子最不重視
；於敬重的新娘最可驕傲。

(註一) Sancho Panza 爲吉克德先的僕人

(註二) 意即生理的令人發愁

(註三) Olyone 即 Halcyone 爲 Aeolus 之女，因哀其
夫 Ceyx 溺死，遂自行投海，諸神刀將二人化爲
翠鳥。

(註四) Philocetes 希臘神話中之戰士。

草原之夜

曹原

草原上，一座土屯旁——一座烽火屯，一座低矮的破土塔，堆成了一間腐朽的房，孤獨地佇立在地上，一片墜落的塵土帶來一聲無名的嘆傷，陰沉，徘徊。

房頂上，是一片子夜的天，一顆亮星閃閃着眼，看着房前的一顆矗立的白楊。

白楊堆滿周身一大遍綠葉，像是一個原始人在探尋那地上的獸迹，要求到獲得的幻想。

風兒一抹，光亮的白楊葉子，擺起來，帶着萬條細銳的光芒，隨着一羣喧囂，向着天空眺望。

一顆亮星眯着眼說：

「一個孤獨的清高者！」

白楊抖着銀白的身軀，肢體上掛滿着瘡疤，新傷替脫舊迹，仍舊是一條直細的軀幹，高高的，探入雲霄裏。

又是一片喧囂，帶來一片哀訴，

「孤獨？清高？」

「你自己看看自己！星兒微笑着說：

接着又是一片低語響起來。

「我自己永沒想過那樣」

「你有一官超人的儀表，我告給你，你有一條高貴，俏韃的身軀；你周身披滿了一件深綠色的緞衣；你有……」

「那是你說，我自己一點也不覺。」

「那麼你想到甚麼？」

白楊周身打了個旋轉。

「我不願生在這裏，伴着這座頹朽的土房；聽着寒蛩的哀吟，這裏完全是一片淒涼，沈寂，萎靡。」

「清高！」

星兒閃開半面臉。

「我不如死！」

白楊挺直地立起來。

土房裏，黑團團的霧氣，突然撒落下幾片塵灰，死沉沉地，像是個垂亡人呻吟出最後的氣息。

「你聽！」白楊驚慄地望着一顆星。

「我早就聽得很久了，我總看着，這座將坍塌的土房，沒有一個力量再支撐起。」星兒嘆傷地說：

「我願離開這裏，可是我又不忍撇開，使牠孤獨地倒下。」

「遲早一定要倒下去！」

「我還要看着坍塌，倒跌。」

「你不會把牠撐起？」

你知道，我的腳已經伸踏在那間矮房裏，牠的命運也就是我的！」

「那麼你怎樣？」

「不能一同死滅！」

星兒閃了一道明亮的光。

黑夜偷偷從屋簷溜下去，更是一片沈黑。

土房裏又發出一聲無力之號叫。

「你看！」白楊戰慄地喊。

「我早就看得太久了，一天比一天傾斜。」

「我羨慕你。」

「我？」星兒驚訝地說：

一顆流星畫了一條細線，像是夏夜火螢飛入青草裡裏。

「你看！這是我的運命！」星兒又在嘆傷。

「我是多一步也移不開，只有等着毀滅。」

「若是有人來把牠拆去，」星兒開始推量着說：

「我希望！」

「若是有人來修飾。」

「到底好點！」

「如今呢？」

「沒人理會！」

白楊周身桃形的葉撫摸着遍體的鱗傷。

房頂上，是一片子夜的天，一顆亮星映閉着眼，看着房前的一顆矗立的白楊。

「若是祇有房子坍下去。」星君盼想着：

剩下孤獨，冷寂，淒涼。」

「若是碰折了你！」

「我還會長起來！」

「若是被人掘去。」

「折了腿，斷了腰，就是我的命運！」

「若是……」

「噯，請你不要再說下去，你和我中間相隔很遠的距離！」

一隻黑蜘蛛，捲起掛在白楊和土房間的銀絲網，身子扭

着長絲慢慢從樹幹，直落在地面，就蠕動地走下這片草原。

星兒又低問着：

「烽火屯不見一線光。」

「土房裏的老人不是也死去。」

「那個駝背的獨身漢！」

「就在這樣一個夜裏，一隻夜梟號了兩聲，他就含着嘴裏最後一口氣，慢慢吐出，慢慢死去。」

斜斜地送過一陣風，捲起一團沙土，打個旋轉吹入白楊

，接着直撲進土房裏去，吹出一團沉重的聲浪，白楊打了幾

晃。

星兒急迫地問：

「你怎麼樣？」

「你看我不是還站着？」白楊顛聲地說：

「到明天就好了！」

「怕等不到！」白楊清醒地說。

土房裏的四角先是抽縮着，接着四周的牆直發着搖晃，

一條房樑，曲折的，腐朽得腰要折斷。

光亮的白楊葉子，擺起來，帶着萬條細銳的光芒，隨着一羣喧囂，向着天空哀訴。

「你聽！你看！」

「我聽！我看！」

星兒一閉眼。

天空像是響了一個雷。

草原上，揚起高高的塵土，不久漸漸平靜。

白楊樹的全身躺在烽火屯旁，嘆息了兩聲。

一座土房，成了一堆瓦解的屍體。

一片墜落的塵土帶來一聲無名的嘆傷，陰沉，徘徊。

星兒映閃着眼。

「怎麼樣？」

「你看！」

白楊掙出一聲，就平靜躺在烽火屯旁沒聲，沒息。

一片子夜的天籠罩在這片草原上。

星兒映閃着眼。

一九四〇十月六日草成

海行憶

梓水

備忘之一

乘上小帆船，漂泊海中央，要算最美麗而恬淡了。這情景雖已經五個寒暑，不但絲毫未曾磨去，反如霜後楓樹葉子，那色彩更顯得古老濃厚。日子過得太寂寞了；生活上沒有更新的進展，往往在過去的舊賬裏會俯拾得新穎資料；用它可以安慰自己，和奉獻給同感的人們。

夏天，以長山島回芝罘去；因為蓬萊的汽船不通航，所以就搭上辦貨的帆船，船在午後出發，海風緩慢的吹着，天上白雲皎潔如絮，只覺此身翱翔空際，隨着船身，慢慢和島峯疏離，那時心中不免有戀戀的悵惘了。

舟行不過三十多海里，潮就阻湧起來，倒漾的浪花，不住向船頭逆捲。舟子無法駛進，下錨在石礁旁，待候潮順；我真立在甲板上，賦煩不過。近看弄潮人循浪奔馳，西望便是掩映的蓬萊閣；遠處零散白帆，襯着長帶似的勞山，像煞一副淡水畫；當時雜亂的心緒，竟會辜負了水色山光。

潮一順，同時日也沐入水中去了；暮靄籠罩大海，回看羅列八島，只不過是幾堆模糊的青石淺影；東望無邊煙水，蒼茫不着邊際，只覺此身已離開人寰，來到一個生疎所在，自身與一切都付與白帆孤艇，是否還有所顧惜呢？我不畏懼，更不仰仗些什麼，設若暴風雨倏忽降臨，一隻小小孤舟，又豈能作我最後憑依？

夜深，船泊在廣漠的海上，真是靜極了。小風鼓起浪波，使船盪漾不定，仰臥船面，瞠上眼，像是搖籃裏的嬰兒；往上看，是靜靜的雲漢——天上沒有月，只有閃搖的星星。天雖然是六月，一條練白天河，却含有秋意十足，浪濤與船底相擊，發出澎湃澎湃的聲韻，像和美幽雅的諧樂，此外也聽不到犬吠，甚至看不到一星閃爍的村火，漁燈。我是海上陌生來客，今夜，海便作了我的逆旅主人，無邊碧水，是牠晏客佳釀，我用手掬了一捧入口品嘗，那味道只是近乎人生的苦澀了。

「海，真是造物者的無盡寶藏！」我在默然稱頌着。但它這澹泊滋味，是不會討人歡喜的，這也許是他造成了永存的因素呢？

我反覆的想着，心情靜靜的，纔想起拜倫讚海的詩句；忽被一個蓬萊水手的聲音給打斷：

「先生，夜深了；請下倉去睡吧！」他從船板露出頭來說。

「不下倉了，外面很好，沒有風，也不冷。」我決然的回答。

「這先生，難道真不怕冷嗎？海風涼的很呢？」他自言自語的把頭縮入倉裏去。

一切都是寂靜的，身上微有寒意，因為當時捨不得海上夜晚風光，更不願下入黑暗的倉獄中，呼吸在斗大世界裏，

便就仍然睡在外面了。

船板寬不過丈餘，睡夢不安，很容易翻滾入海，我也許會墮入海波，葬身魚腹，真是不堪設想的；但那時一點也未担心到，就像把自己忘掉一樣，甚至連我和海的界限也不分明，只覺萬物像是一體——世界上本無憎恨，只有相愛，更無醜惡，都是美好；但因造物者的全能，才有世上的形形色色。他們需要的是相助，而不是彼此憎嫉，

靜靜的想，一個人倒在甲板上，要算最孤零了吧！人是渺小的，置身海上，更像一粒微細塵沙，何況這芥子般大的孤帆，正無主的飄泊呢？海，永遠是恬靜澹遠的，在今夜，何不全數海葬了你的隱憂？我的朋友，我們都該相互關切呵！

當晨曦落滿了我的面龐，待醒轉來時，船已是開行好久了；夜裏無夢，醒後是別有新意，船頭回顧，不見長山島，更不見蓬萊畫閣。只有幾隻海鷗隨在船尾，另外的那一羣，披了淺緋色朝霞，飛向天末。更有孤單的一個，輕靈的浮在水面，更顯出，無邊萬里幽靜。

我深深的在戀想着長山島；我愛那裏的居民，忠實，勤奮。島上有山田數頃，他們除掉少數的耕種外，其餘都是操着捕魚拾蛤勞作，沒有厭倦的日子。一簇簇村落，縈繞蒼鬱蒼翠森林，都足以媲美世外桃源仙境。每當我清晨起來，立在石上遠望時，便可看到那怕羞的紅衣少女俯下腰去，作淘水的工作了。

船到芝罘便靠了岸，這一段海程就這樣結束。同行還有三兄和大姐；路上因為暈船，都蜷俯在倉裏，這時才都從倉

裏出來。

「下次再不想坐帆船了」，姐姐這樣說。三哥臉上還留有嘔後的喪沮顏色，搖搖頭沒說什麼。「帆要比什麼全幽妙呢？只是這一次海程却未免太短促了吧！」我心裏這樣想着。不斷的，反覆的。

日子雖在飛逝，這一幕海帆情景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我愛海；——愛海的偉大，和上面島嶼的清幽，不知石巖泉畔，怕羞的紅衣少女，至今無恙否？

一九四〇，十二月，六津水樓，故都。

輔仁文苑第五輯內容

亞里士多德論悲劇	郭麟
文學發生的多元論	楊丙辰
赫爾文藝日記摘譯	李霖野
「戰爭與和平」英譯託爾	蕭金
斯泰生百年紀念本引言	左人
由「重振雜文」說起	白秀
路與子	張亞
白鳥的歸來	王蘭
老夫妻（法都德作）	林格
他怎樣對她的丈夫說謊的（蕭伯納作）	李曼
故土集	張介
夜行	趙宗
古宮	趙宗
鏡	趙宗
九十日自擇二章	查顯
而在那高懸的園中（Conrad Aiken作）	吳興
山中雜記	秦佩
一雁	聞珩
不許穿行（美國格累生作）	南國
旅伴（A. G. Cardiner作）	何星
「主婦集」裏的「貴生」和「王謝子弟」	陳漫
讀「在草原上」	衛寧

愛

乙 清

我的腦髓如同一架多摺疊的攝影機，能攝取無數的影片；又如一架放映機，能把無數長長短短的影片，真真切切地放映出來。只要我把眼皮當作銀幕，罩在眼簾的前邊，我的頭腦立刻就能變成廣大開闊的電影院。雖然演的是無聲電影，却比有聲電影的音韻清切尖銳。

我製作我的影片時，不愛攝取高山流水的德容慧貌；因為我沒有仁者之風，不配列入知者之羣。最可愛攝取柳暗花明的艷麗景色；因為我既無畫家的天賦，又少詩人的才情。我祇愛立在人煙稠密的一角，任性拍攝與我同類而不同心的人影。這人海的繁雜踪影，才是無奇不有，無有不奇。但更奇可的，從我影片的整理中，的確發現了一個很單純的定律，又很普遍地被人們應用：那便是「無事不基於愛，無愛不現於事」。在我確是一個初次的發現，在他人也許已成經驗，更由經驗而收獲，而成功，而失敗，而結束。

寒風凜冽，夜長如年，睡不成寐的今宵，我又播弄開自製自演的影戲了，一切腦的機軸，統在一個很大的愛字金牌下活動。

看呵！成千累萬的店小二，各站在自己的舖櫃間，言語溫柔，招待殷勤；顧主目力的所指，立刻就有感應電流，通過店小二的臂膊，把物品捧到手中，奉到面前，還要「價廉，受用，合身，漂亮，無利讓送……」嘮叨一陣。雖有時顧主回奉一些不客氣，店小二依然笑容可掬。這些笑容中，透

露着隱隱的消息：愛，金錢愛。原來金錢愛，能使好男兒，奴顏婢膝！

又是幾百個都市的縮影：一羣羣人面獸心的冶遊者，利用金錢的魔力，藐視女性的人格，在燈紅酒綠之前，炫耀其金銀黃白的幻光；而酬顏賣笑的歌舞妓女，却也昏天黑地的想一個金錢愛，來填滿自己的醜態胸懷。呵！金錢之愛，能將人活生生的送入地獄！說什麼經濟壓迫，社會黑暗，她們正是利用這些話來粉飾自己泥雕木塑的面皮，而稱其金錢愛的追求。

不錯呀！夫婦子女之愛，給挑夫小販們求生的熱力，雖在嚴寒深鎖的背巷中，夜半冷寂的月色下，總要盡情盡力的，獨發其宏亮的叫賣歌喉。他們不怕犧牲自己的定閒，祇要妻子兒女的愛不會失落。

五穀歉收，風霜難熬，可怕的流民圖展開在我的精小銀幕上了。一些做父親的頭，由紅辣醬透浸了，一些做母親的眼，用白灰粉擦過了，他們實行「割愛」。鬻賣女兒，換得金錢。父母子女的愛，又抵不得金錢的重量，因而女兒愛父母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紅花飛濺，情殺慘劇，繼演上臺。他們和她們的盈盈鮮血，漸漸變紫，漸漸變黑；他們愛的爆炸，就是他們愛的歸宿。更有水上的浮屍，相間着一張張服毒者的紫色面孔，鏗成一桶戀愛遺書，上面不再寫「我的愛」，却寫了「你的

恨」。猛估佇在影片的一個角落裏，一羣天真的嬰兒，安眠於四面木格的短床中，祇少了母愛的無聲微笑。匆匆戀愛，忽忽結婚，輕輕離異，他們的子女，就是這種戀愛的犧牲品，都成了孤兒院裏的常備軍。

我的頭已經昏眩，我的心已經疲困，不能繼續往下演，往下看了。但我急得要看片子的煞尾警句。有了！最末的一

卷末的話

「輔仁文苑」第六輯，由匆忙中努力着，現在總算與讀者見面了。這是唯一可欣慰的事。我們所覺得抱歉的，就是出版過於倉卒，難免有照顧不周到的地方，這是需向讀者請求諒解的，同時因為寒假期考的關係，有些先生及朋友們一時來不及撰稿，以致有些應該續刊的文章不得不暫停一期，如楊丙辰先生的「赫貝爾文藝日記摘譯」等便是一例。可是，雖然我們這一輯的出版恰恰趕上了這樣一個忙碌的時候，但劉佩章先生，杜南星先生，李曼茵先生，秦佩珩先生等，均能於百忙中抽暇來幫忙本刊，來為本刊撰稿，這愛護本刊的熱情，的確是值得我們衷心感激的。本輯我們出了一個新詩特輯，對於詩的分量上，自然較以往要多得多了。下一次我們打算出一個創作特輯，希望校內校外的諸帥友多加援助！

文苑叢書第二種「上元月」詩集，即日出版，希愛護本輯的朋友們注意。

近來有許多遠地的朋友，寫信來詢問訂閱的問題，所以有自本輯起在雜誌的後面附上了訂閱單，以便利願意訂閱的朋友。

關於內容，我們不願自己來批評，但相信是有一些極價值的作品的。

頁寫着：「理智不能逼愛情讓步，愛情不能使理智低頭。」和「盲目的愛情，才教事事皆非；光明的理智，却使樣樣都好。」我隨意又贅上了幾句：「愛情是人生的活力，理智是人生的嚮導，愛情與理智諧和，才能揮發其正大光明的偉力。」

現代化的綜合刊物

輔仁學生活

它是中英文練習的園地
它是校家長同學間的橋樑

輔仁的好的朋友不可不看
同學的家長們不可不看
青年關心者不可不看

所以

歡迎投稿 ◀ ▶ 歡迎訂閱

社址：輔仁大學第四宿舍

■ 本 刊 文 字

不
許
轉
載

輔 仁 文 苑

純 文 藝 集 刊

第 六 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一 月 出 版

經	印	編
售	刷	出
		版

輔 仁 中 大 學 號 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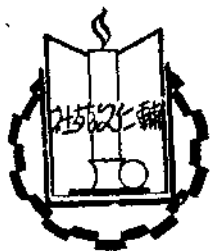
聽 鴻 閣 印 書 局

西 城 定 阜 大 街 輔 仁
 大 學 第 四 宿 舍
 輔 仁 大 學 文 苑 社

角	本
五	輯
分	三

輔仁文苑

第六輯



每册三角五分

FU JEN WEN YUAN

(The Literary Garden)

No. 6

January 1941

Published quarterly by
Fu-Jen Wen Yuan Literary
society, The Catholic univer-
sity of Peking, Peiping, China.
Single Copy, 35 cents, All
rights reserved,
